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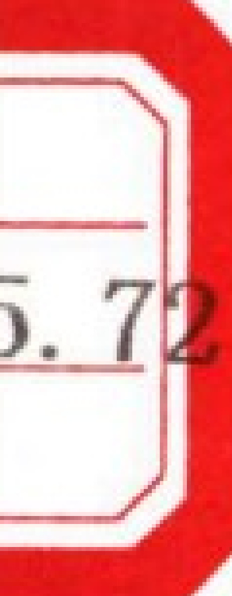
旅环

日本／东山魁夷著　陈德文译













ISBN 7-5407-2434-X/I·1468
定价：20.00元

旅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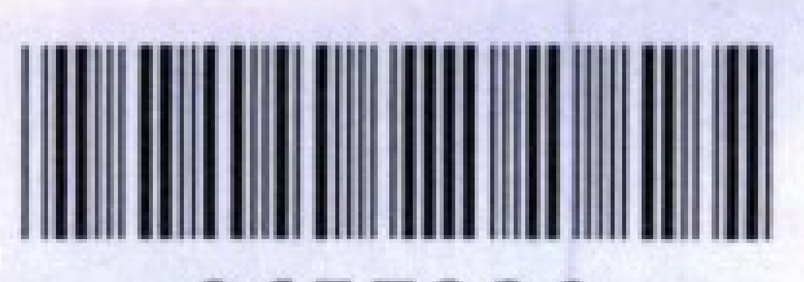
东山魁夷美文

日本/东山魁夷著　陈德文译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98-09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环/(日)东山魁夷著；陈德文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6
(东山魁夷美文)
ISBN 7-5407-000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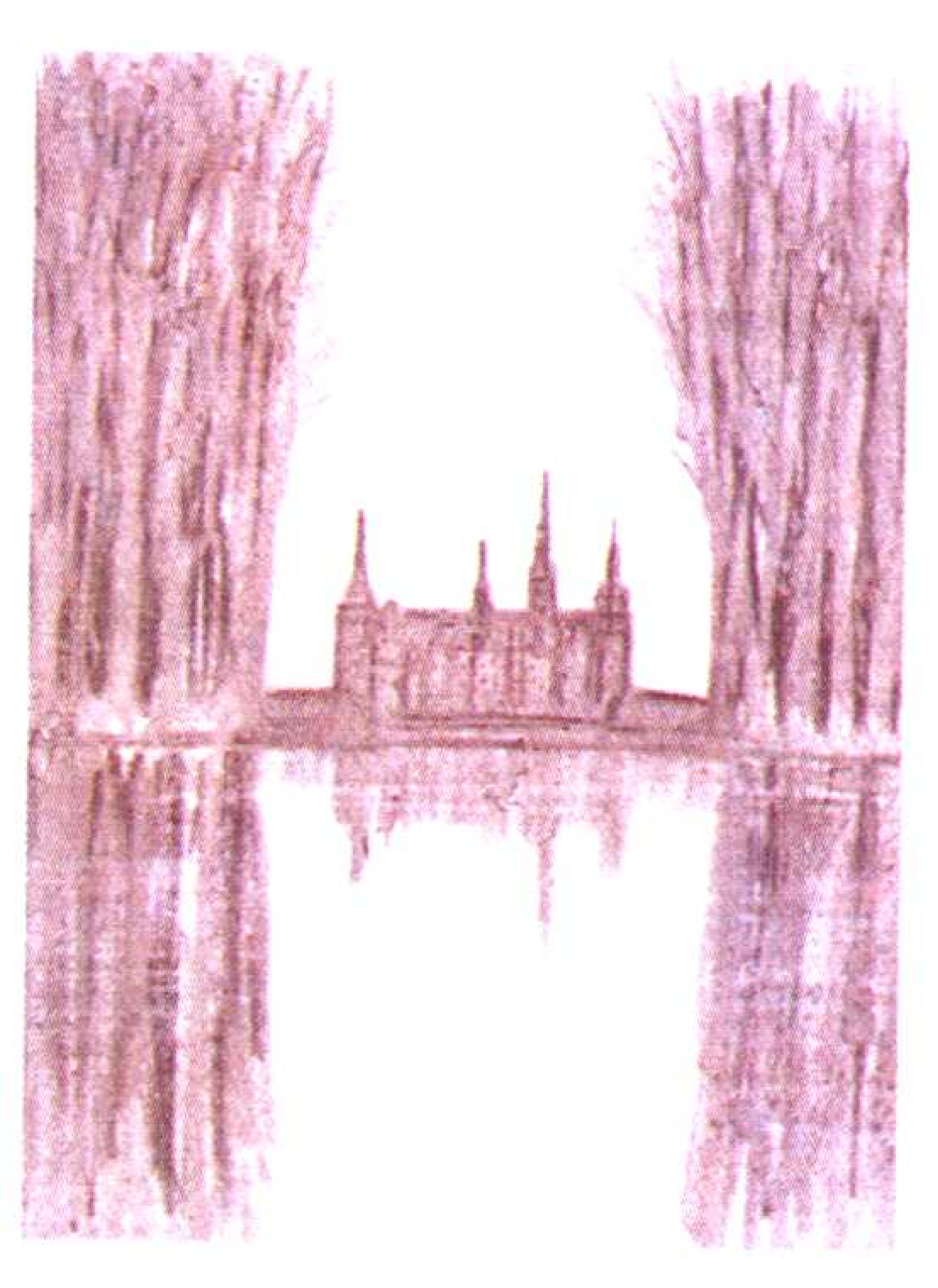
Ⅰ.旅… Ⅱ.①东… ②陈… Ⅲ.东山魁夷(1908～)-自传 Ⅳ.K833.13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9) 第2242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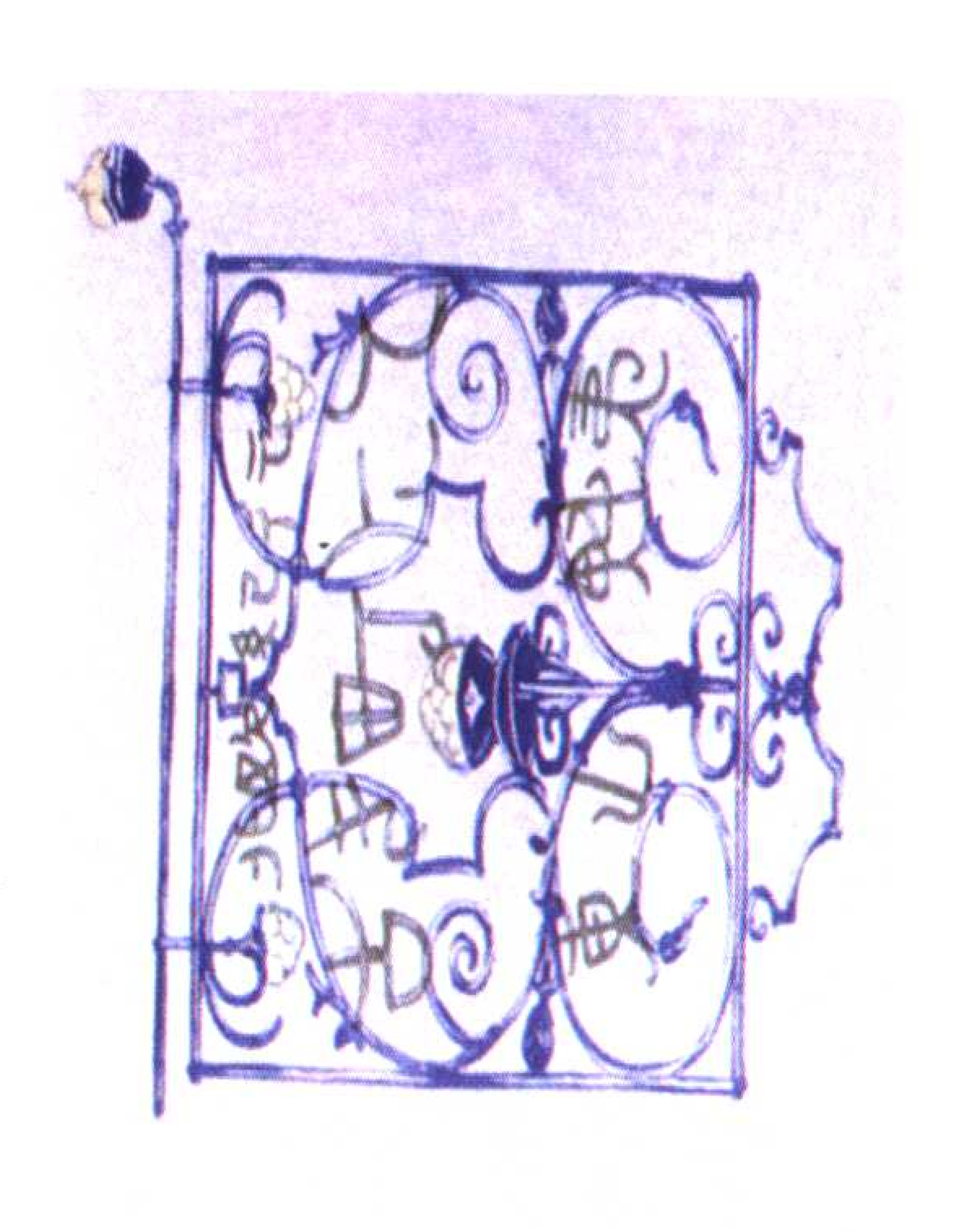
旅 环
lü huan
(日)东山魁夷著 陈德文译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 插页24 字数78千字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000册
ISBN 7-5407-2434-X/I·1468
定价：20.00元



《蔚蓝世界》扉画



《森林与湖泊的国度》扉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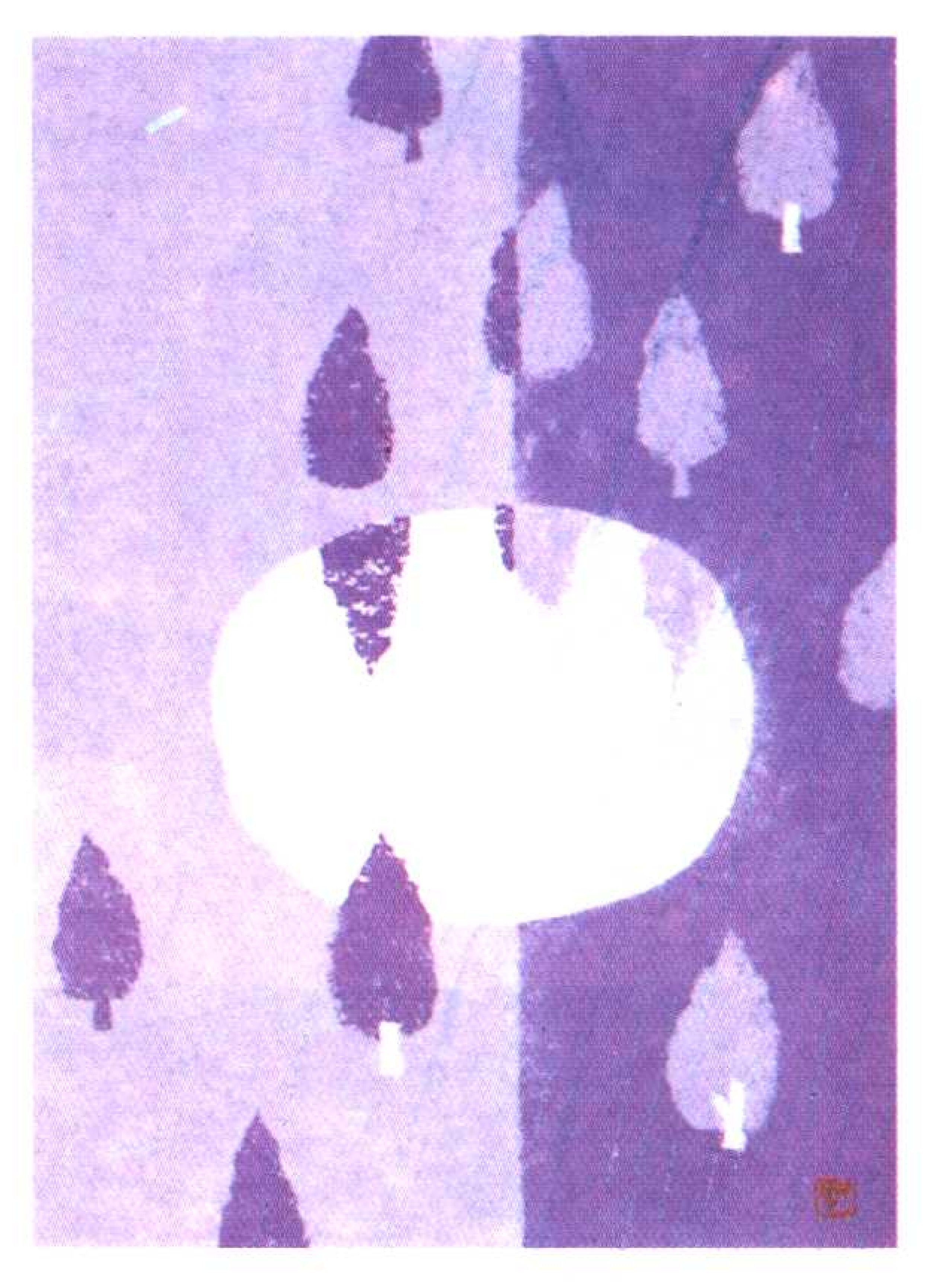
《在古镇》盒装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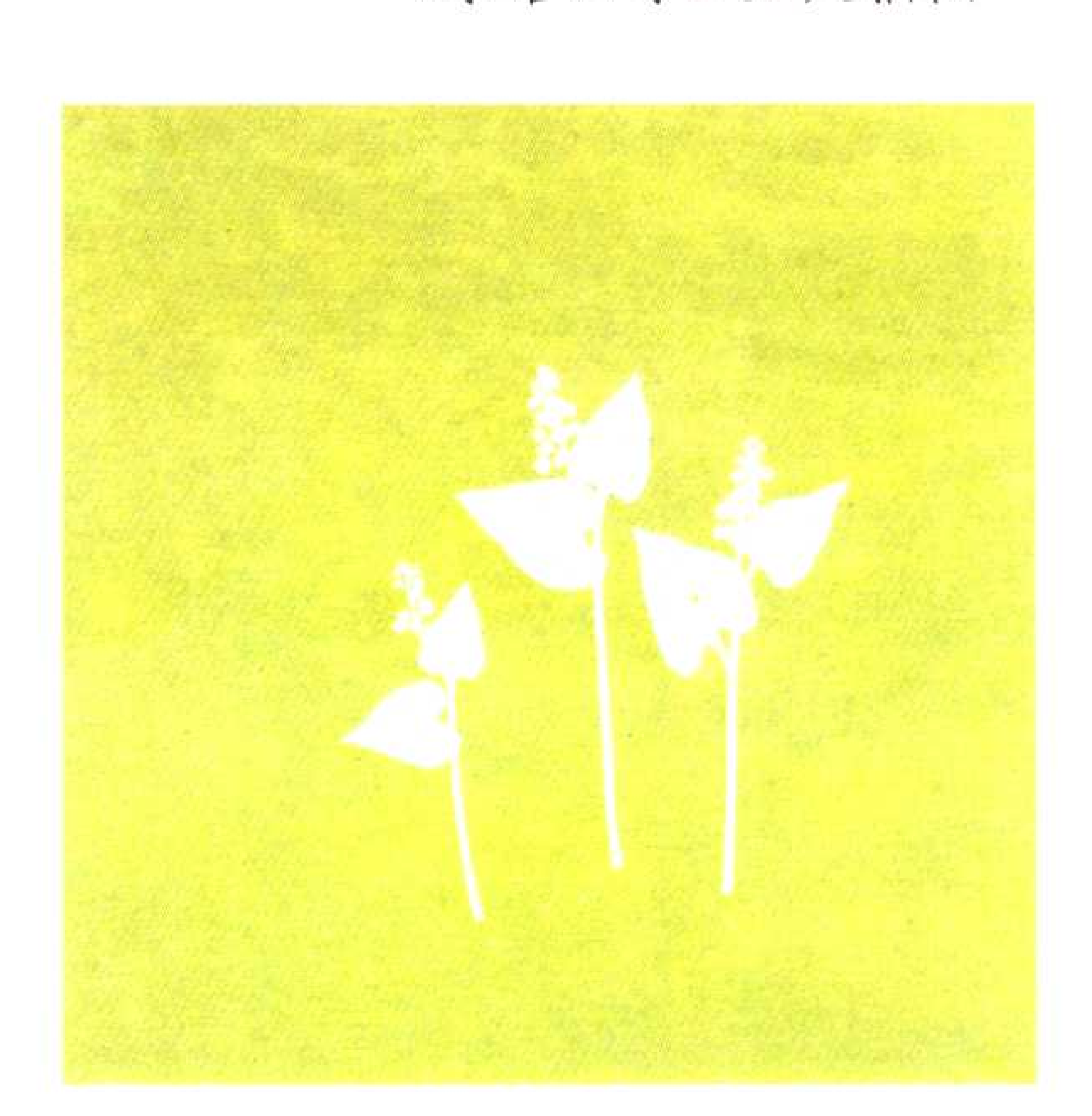
《蔚蓝世界》扉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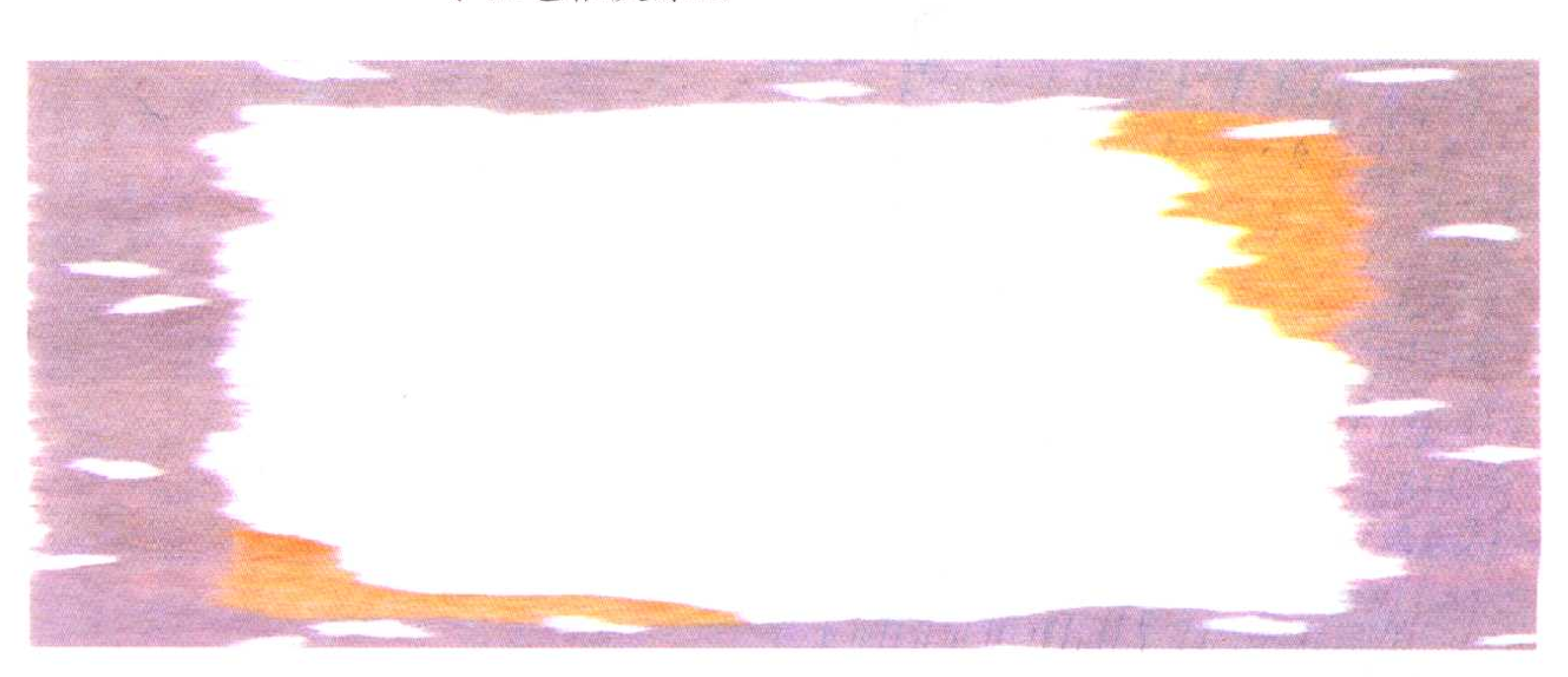
《京洛四季》正文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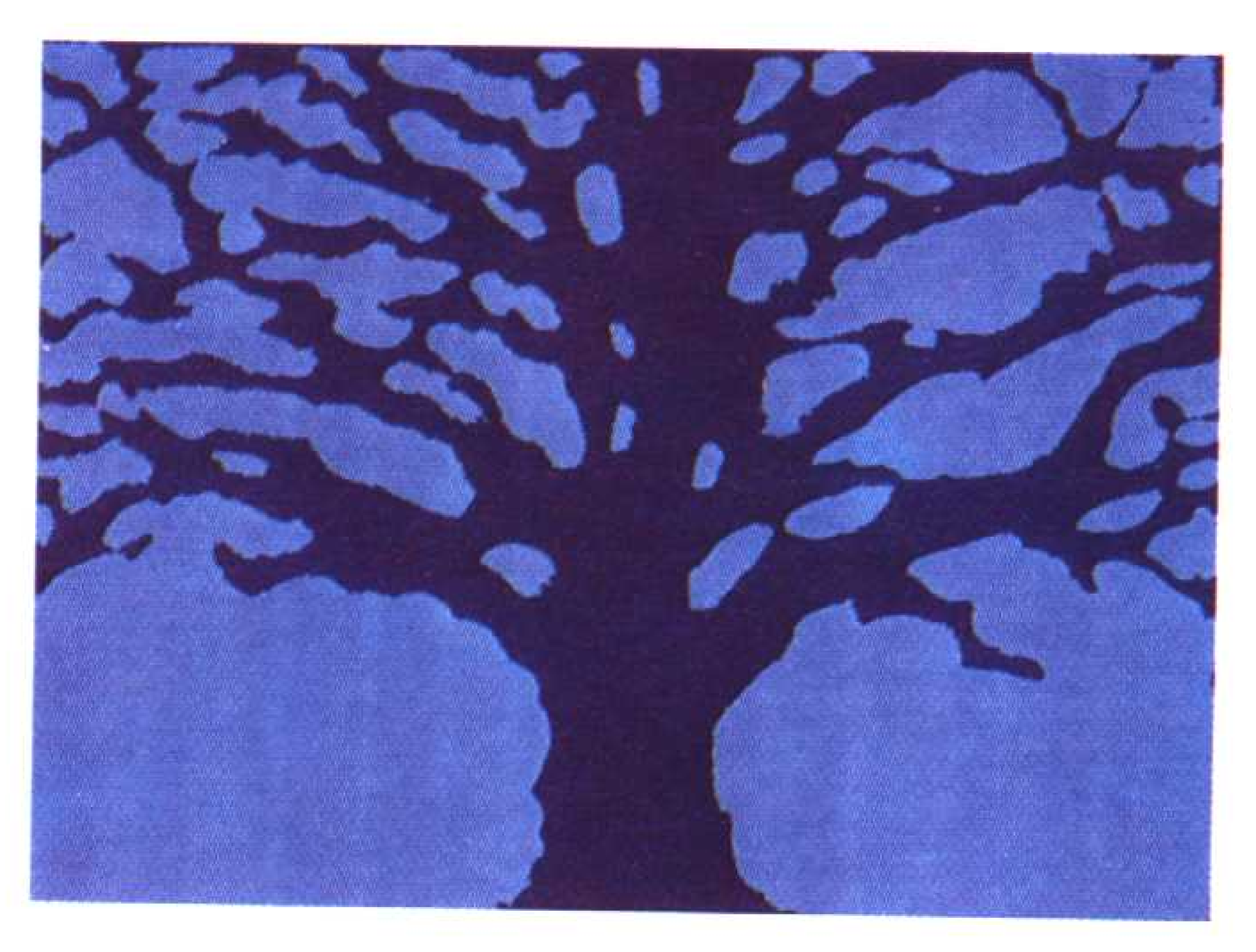
《日展集》封面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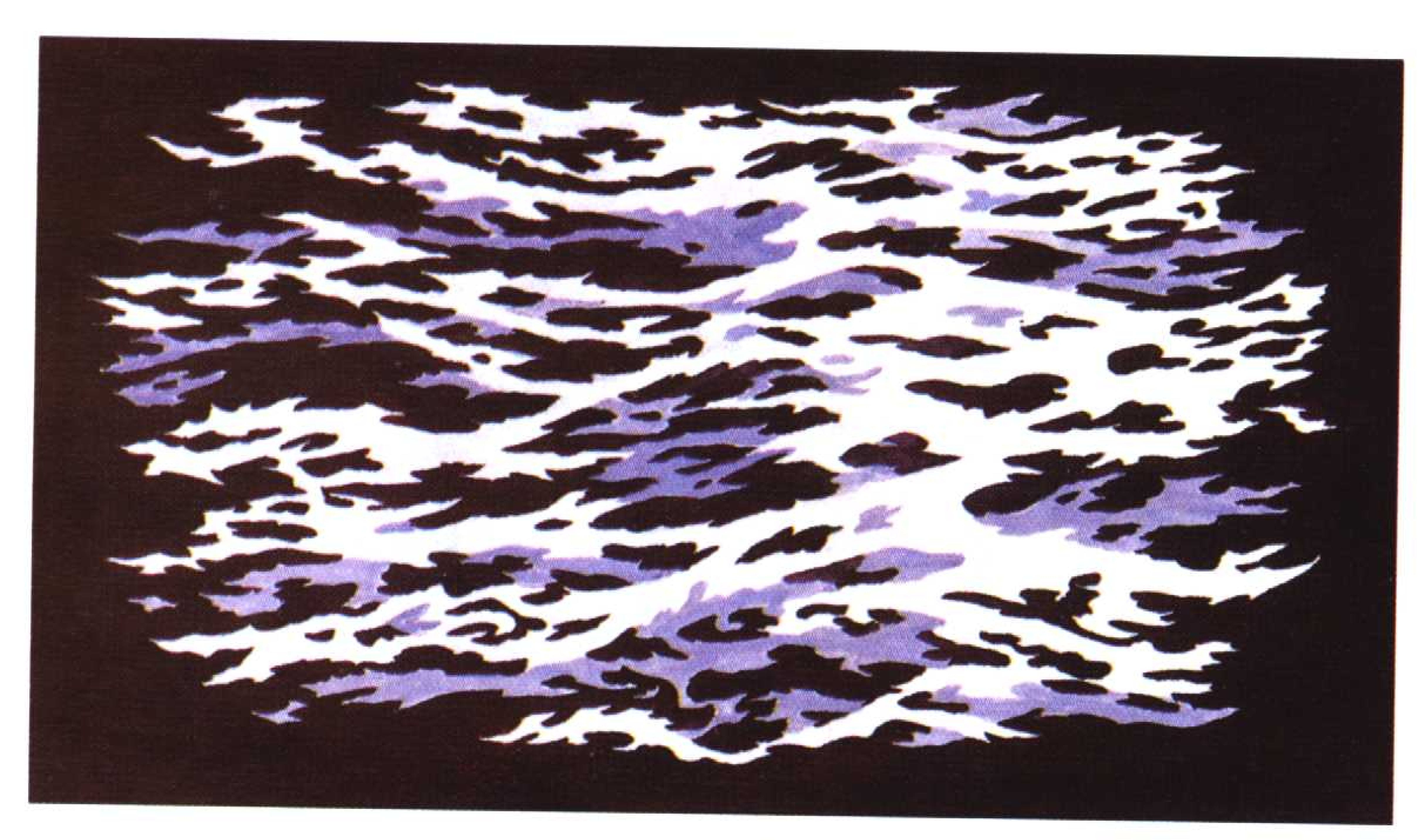
小张包袱皮原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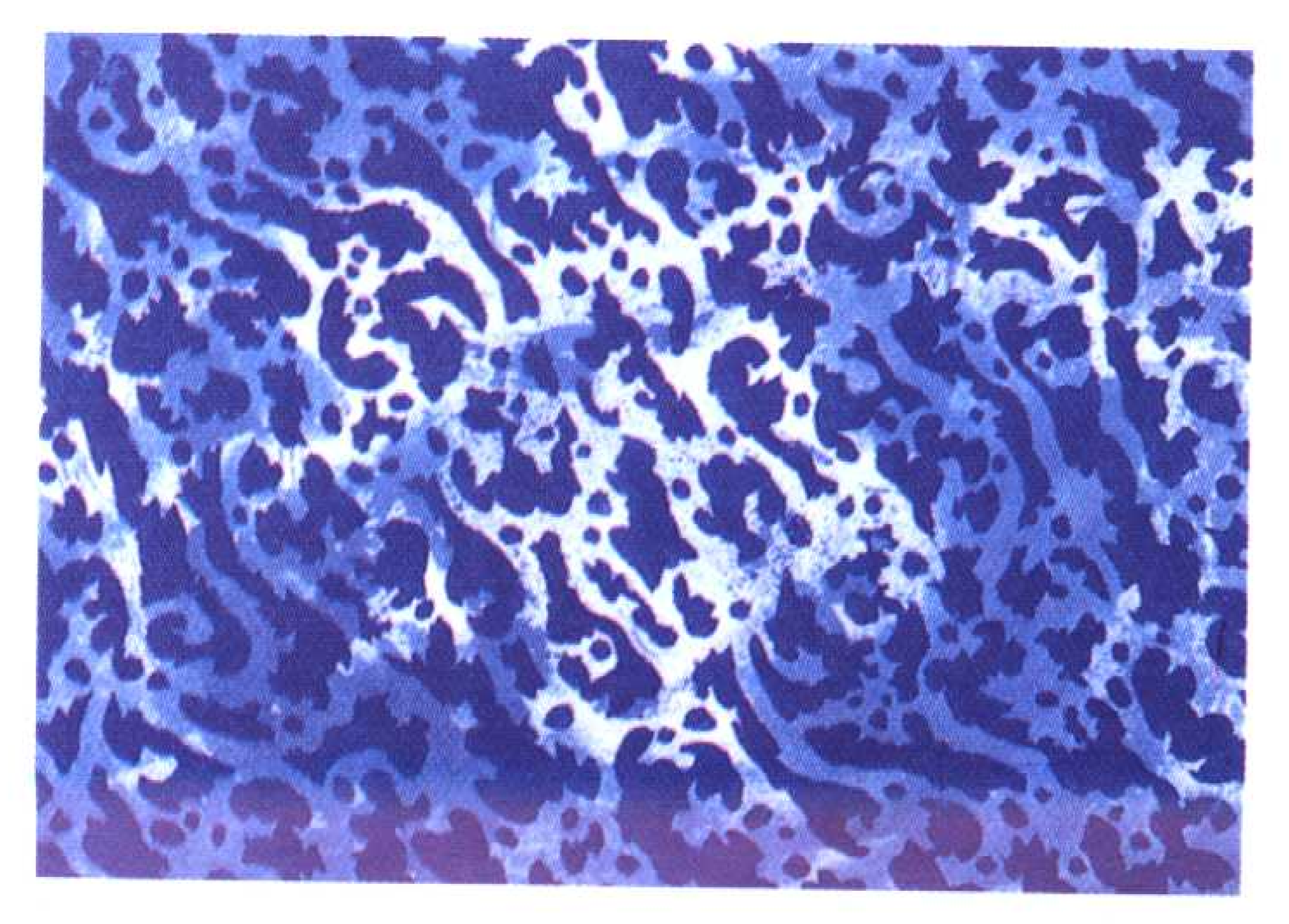
《新潮》川端康成追悼号　目录题图



《东山魁夷代表作十二帧》封面装帧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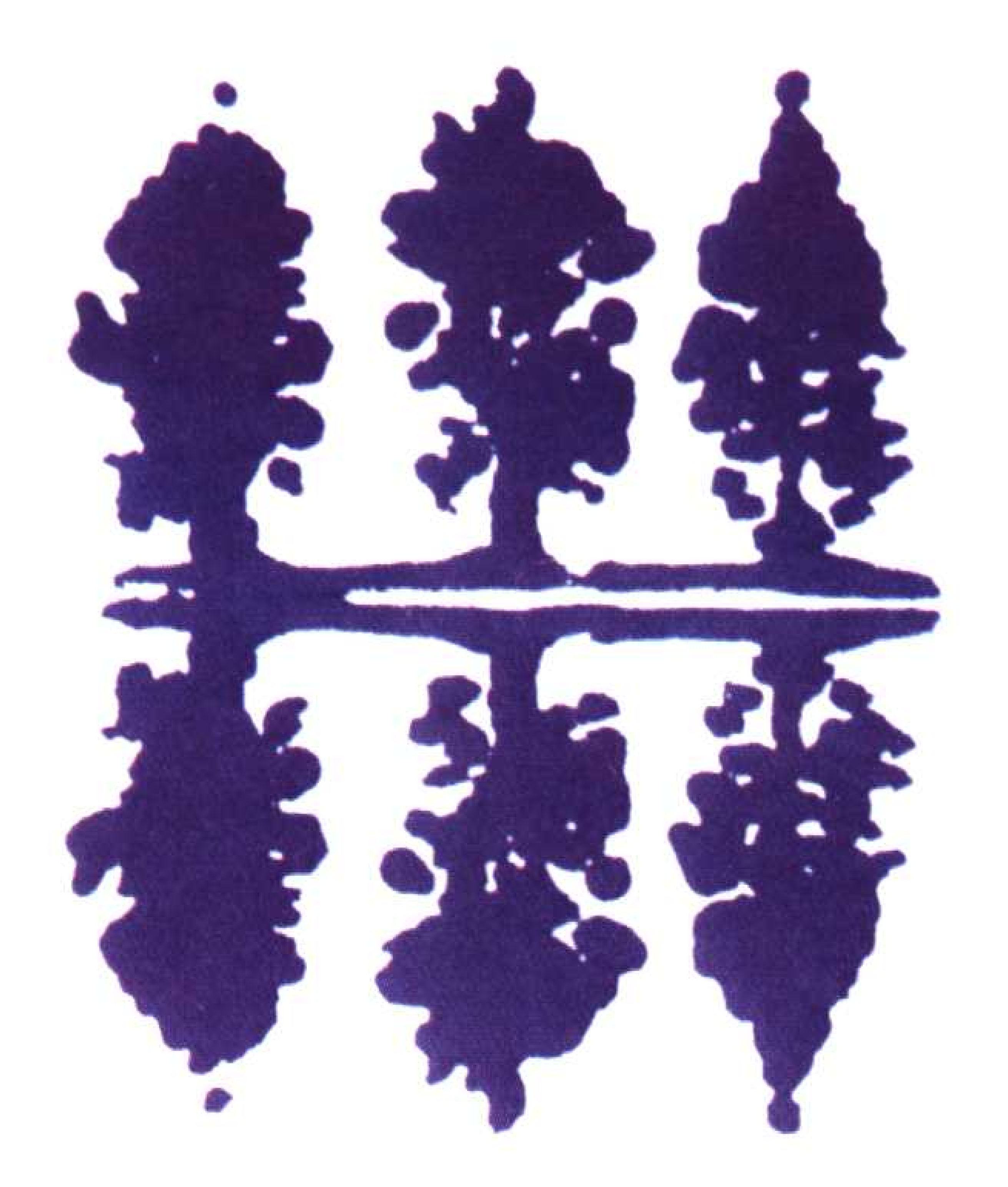


台布原画



《新潮社七十年》环衬装帧画





《蔚蓝世界》正文题图

《蔚蓝世界》正文题图



《蔚蓝世界》正文题图


THE SHINCHO
新潮
十月號

THE SHINCHO
新潮
六月號

新潮
二月號

THE SHINCHO
新潮
十一月號

新潮
七月號

THE SHINCHO
新潮
三月號

THE SHINCHO
新潮
十一月號

新潮
六月號
終戰十年記念

THE SHINCHO
新潮
四月特大號
創刊六百號記念

《新潮》封面画


THE SHINCHO
新潮


十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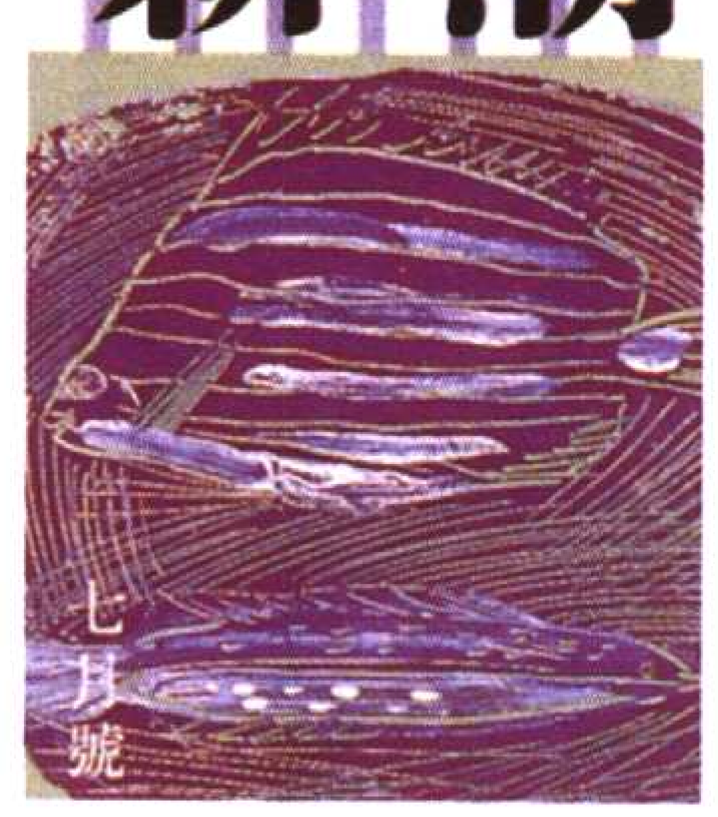

THE SHINCHO
新潮
六月號


THE SHINCHO
新潮
二月號


新潮


十一月號


新潮


七月號


THE SHINCHO
新潮
四月號


十二月號


THE SHINCHO
新潮
九月號


THE SHINCHO
新潮
五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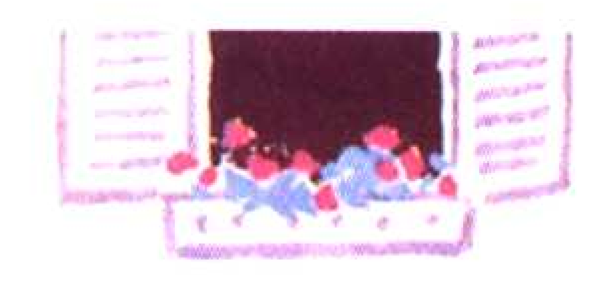
《新潮》封面画



川端康成《天授之子》盒装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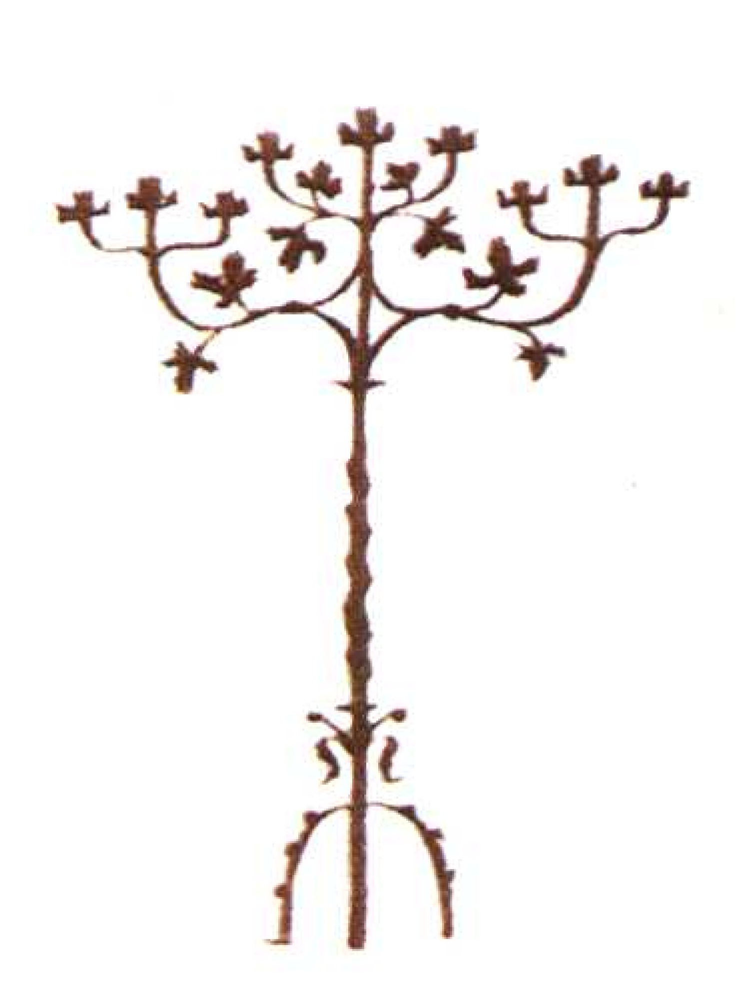
封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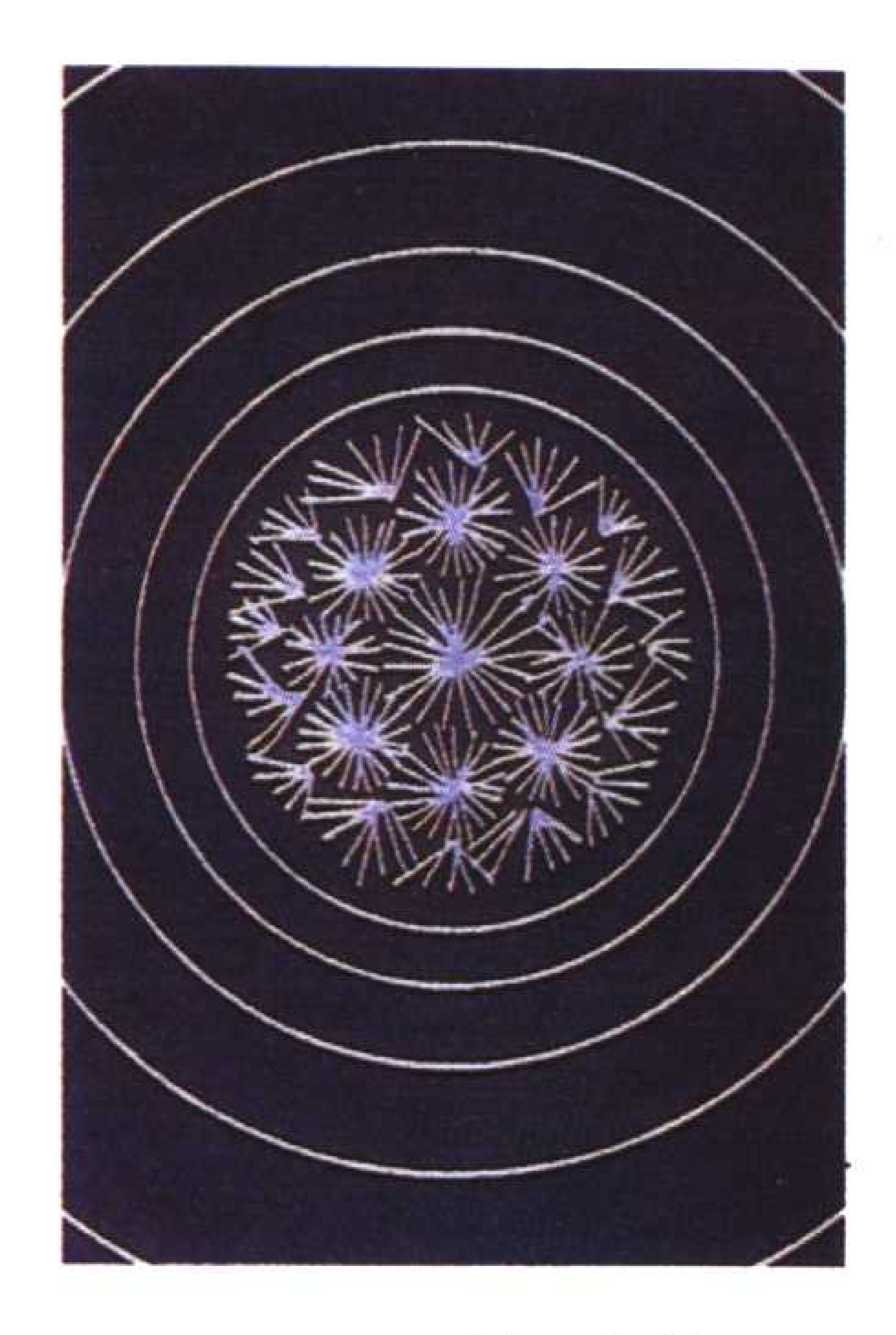
《马车哟你慢些跑》盒装画



封面图



扉页图



封面装帧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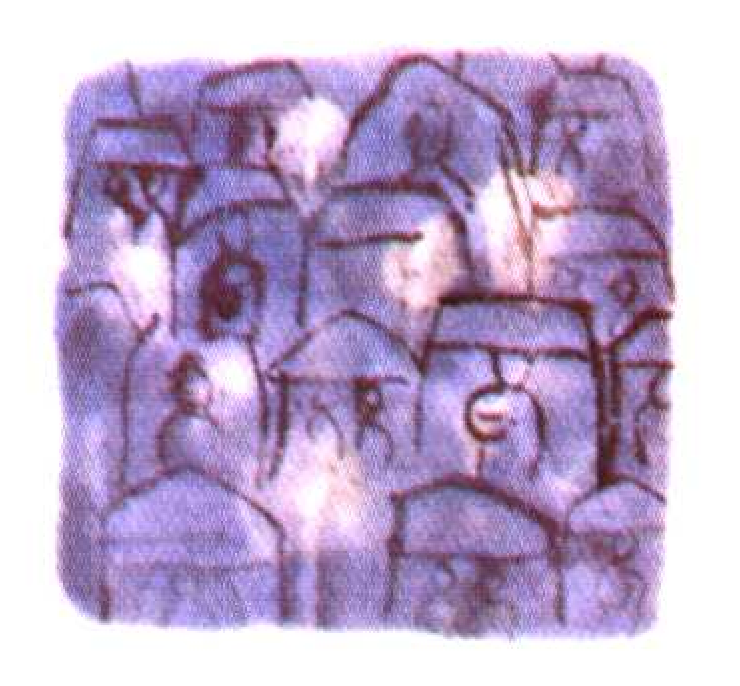
川端康成《蒲公英》盒装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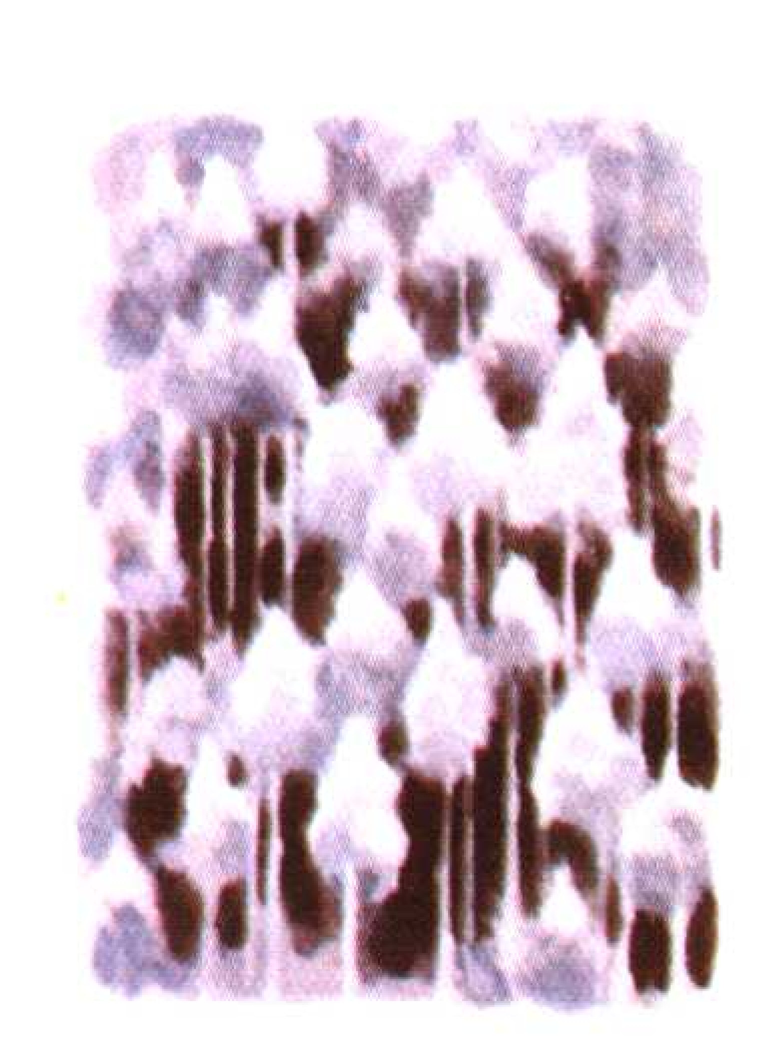




川端康成《古都》封面装帧画









川端康成《古都》插图



井上靖《桃李记》盒装画



川端康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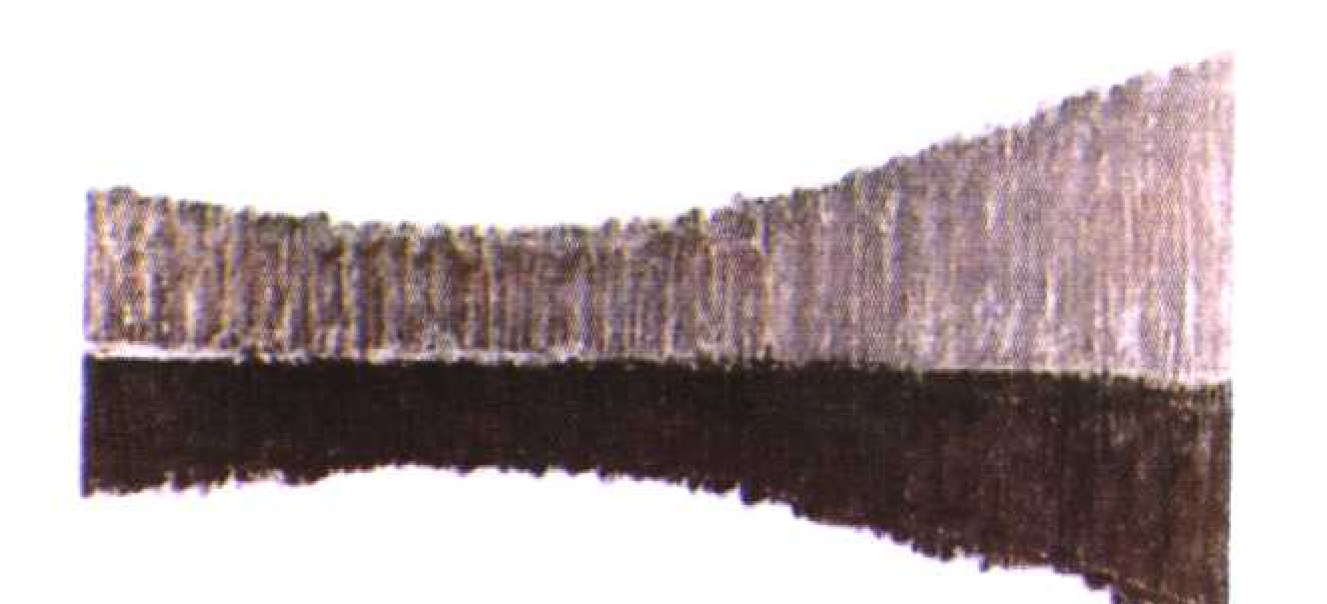
川端康成《玉臂》盒装画



《新潮社七十年》盒装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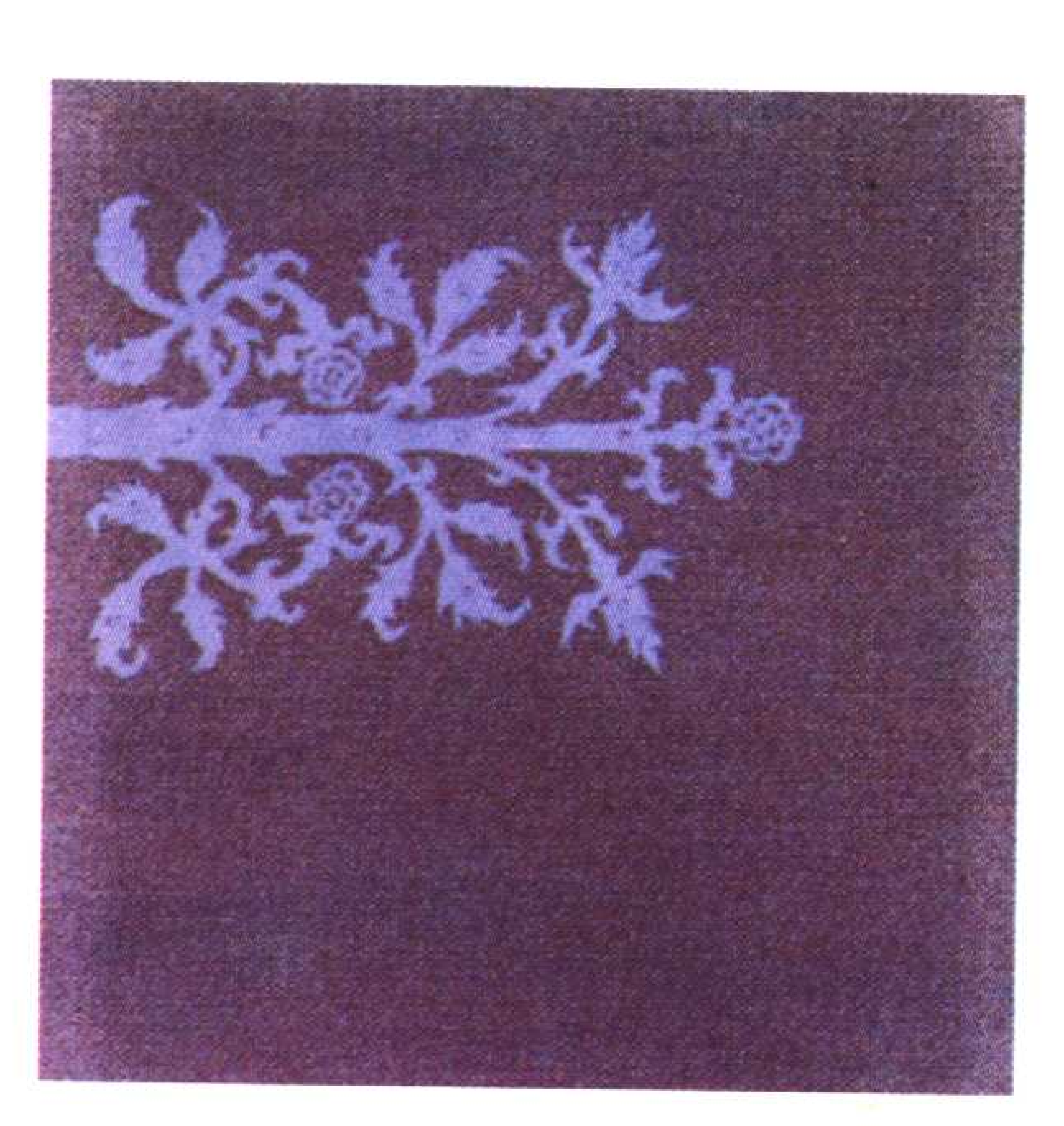
井上靖《海神》盒装画



《森林与湖泊的国度》封面装帧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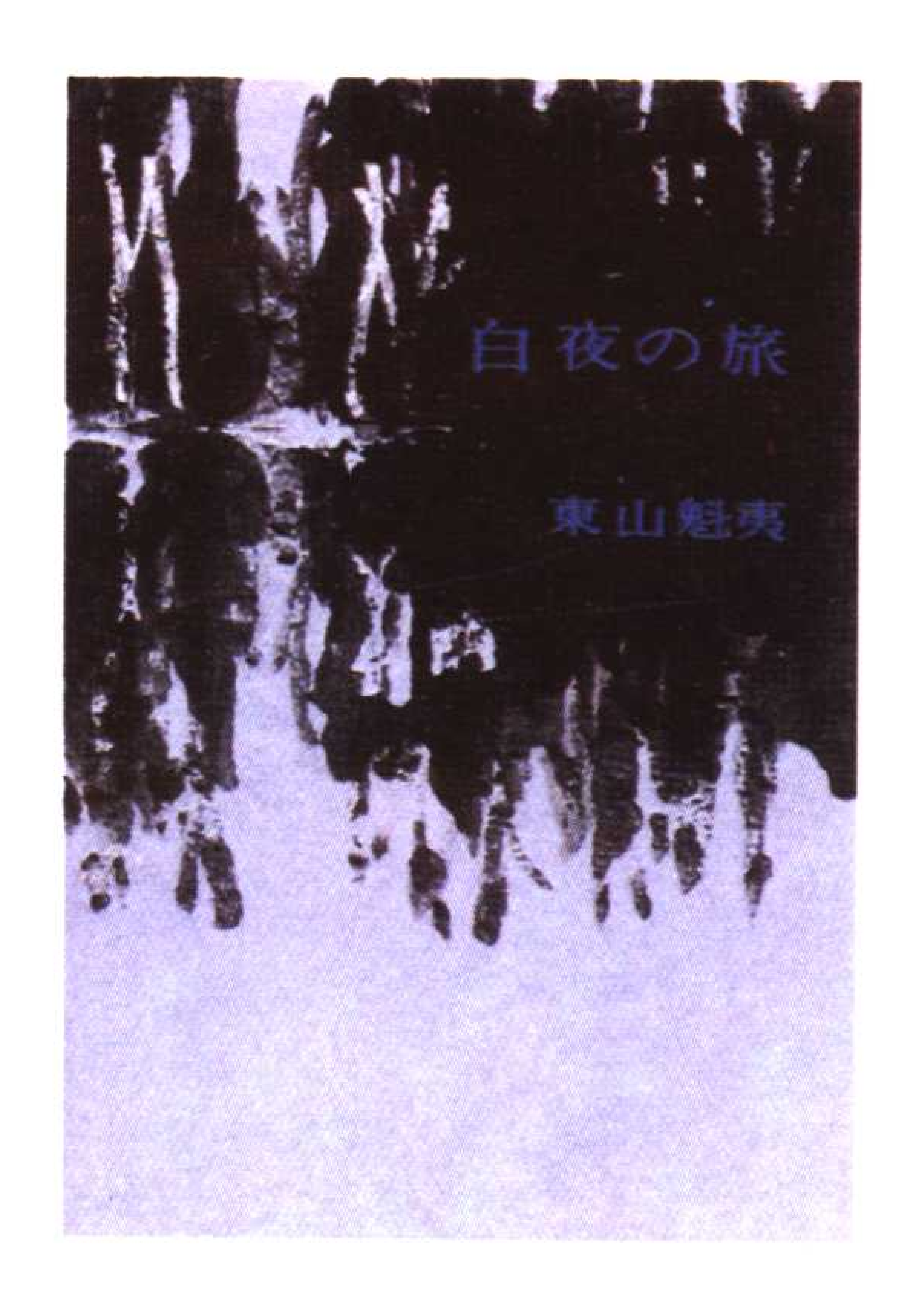
《四季》封面装帧画



《窗》封面装帧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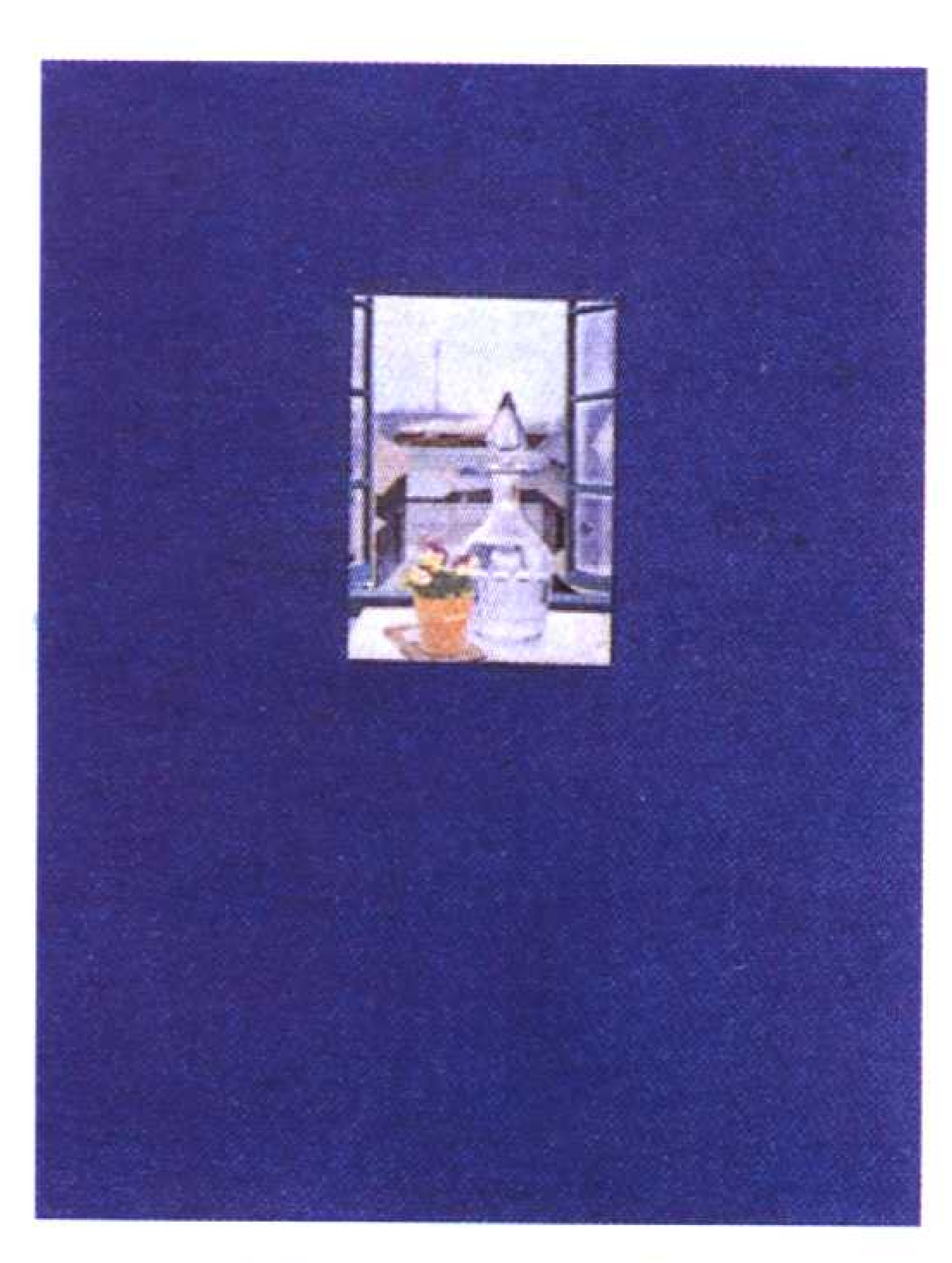
《六支彩色铅笔》封面装帧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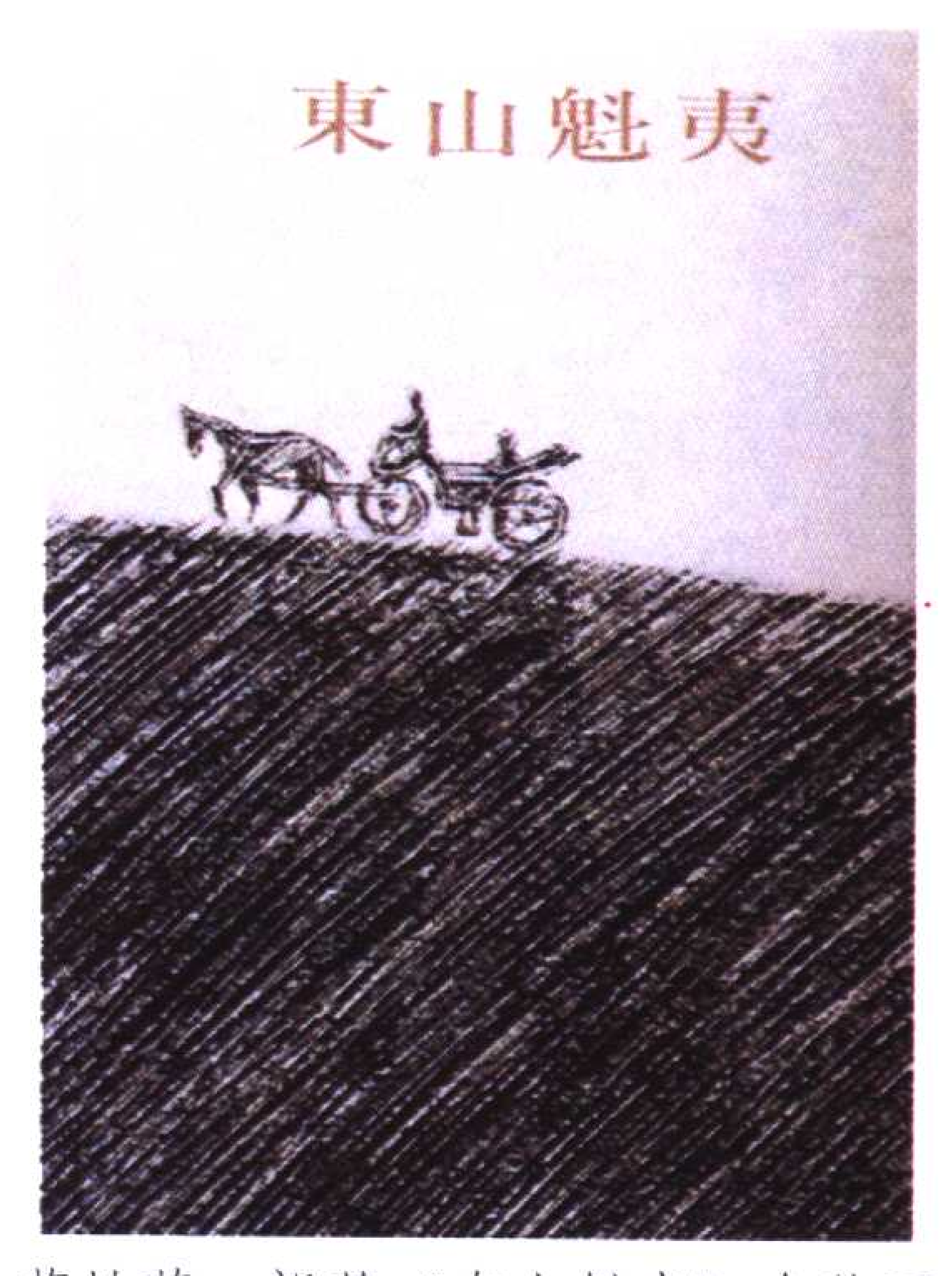
《白夜之旅》封面装帧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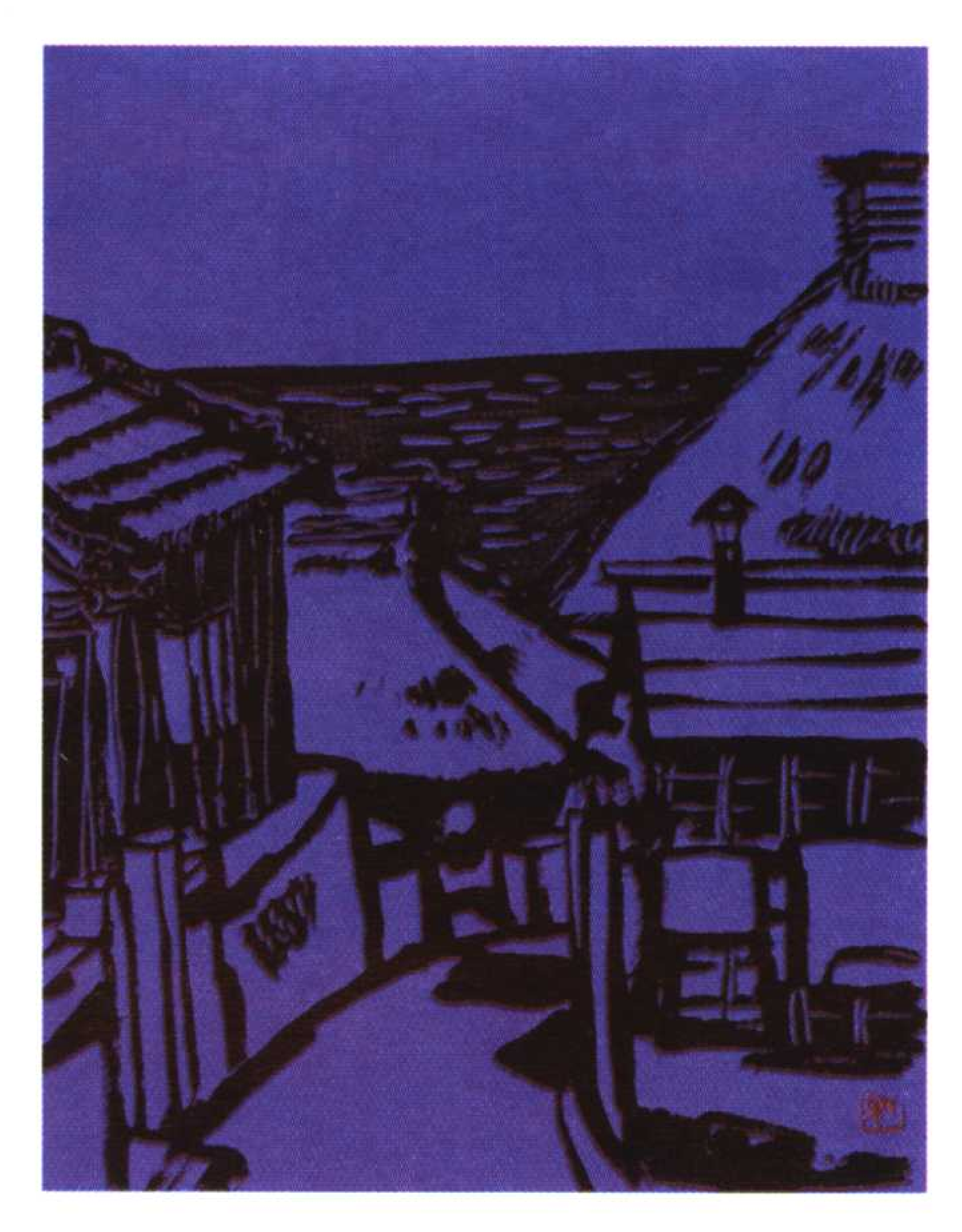
《白夜之旅》封面装帧画



《我的窗》封面装帧画



菊地芳一郎著《东山魁夷》盒装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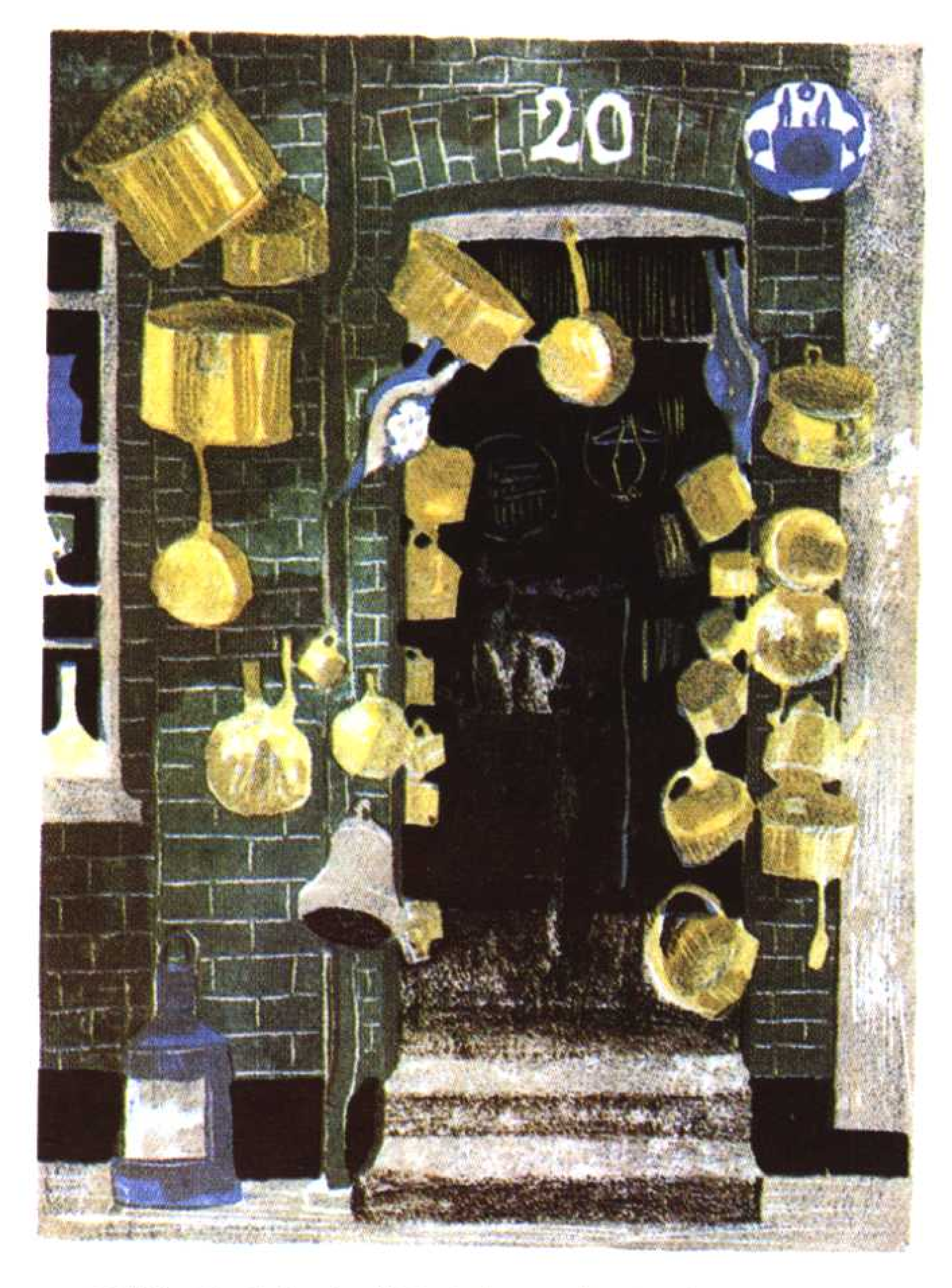
木版画《渔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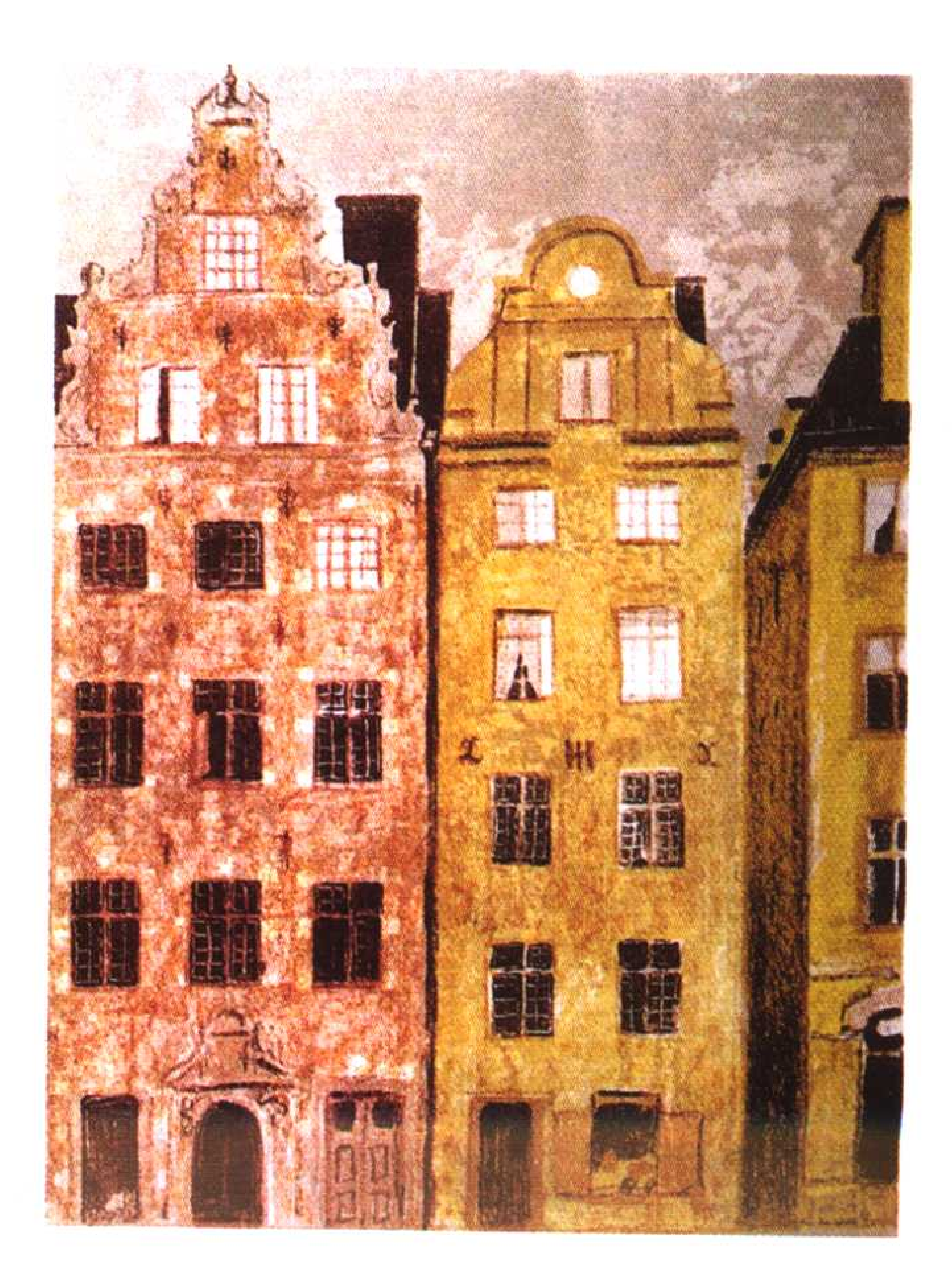
木版画《向晚的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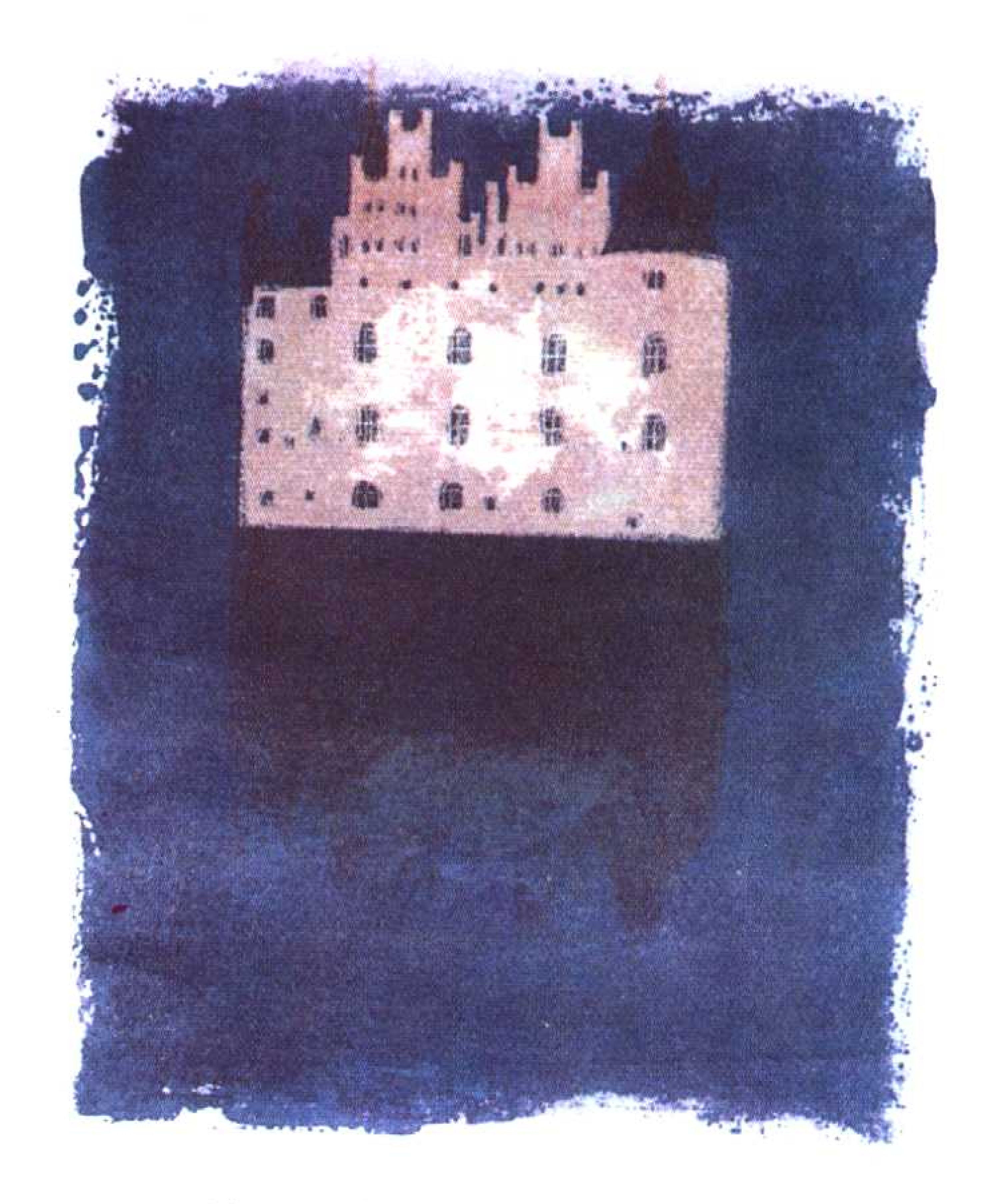
木版画《高原盛秋》



石版画《在古城》(奥汀赛的古道具屋)



石版画《在古城》(在斯德哥尔摩市)



石版画《在古城》(艾格斯科夫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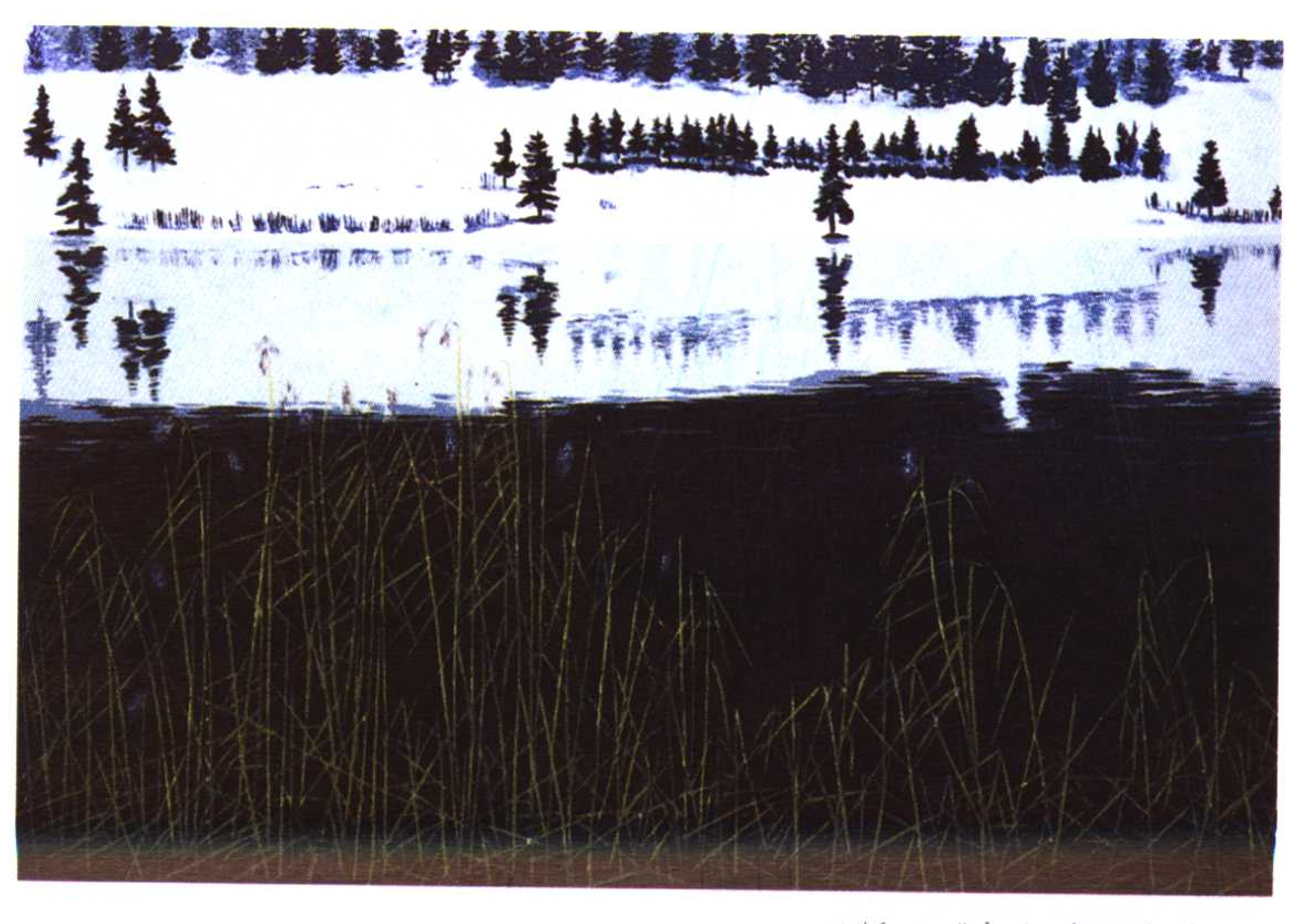
石版画《在古城》(小广场)



石版画《冬之诗》(冬花)



石版画《冬之诗》(树冰)



石版画《冬之诗》(湖岸)



石版画《冬之诗》(枯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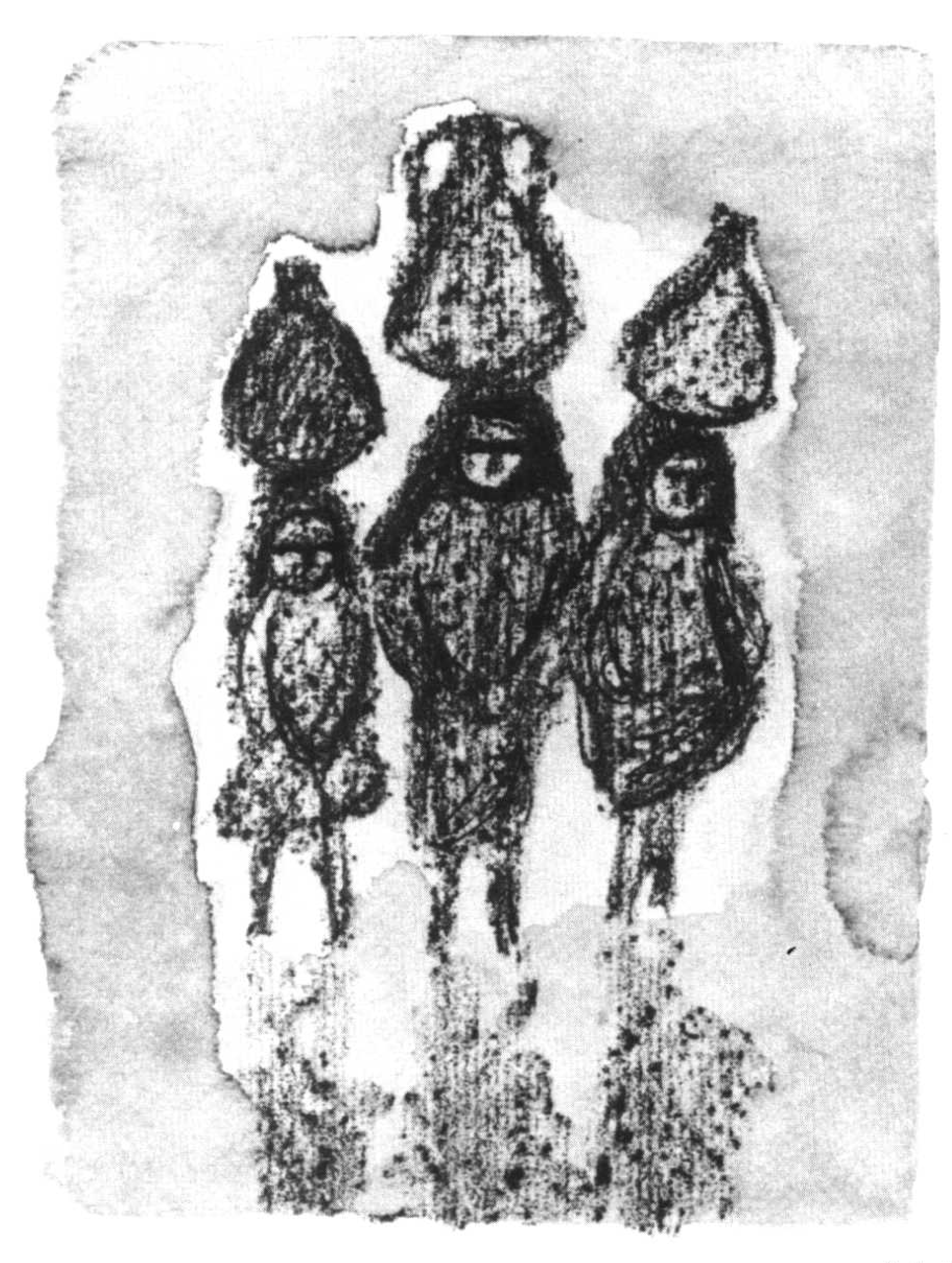


石版画《冬之诗》(冬树)



《协和广场的椅子》蚀刻铜版画(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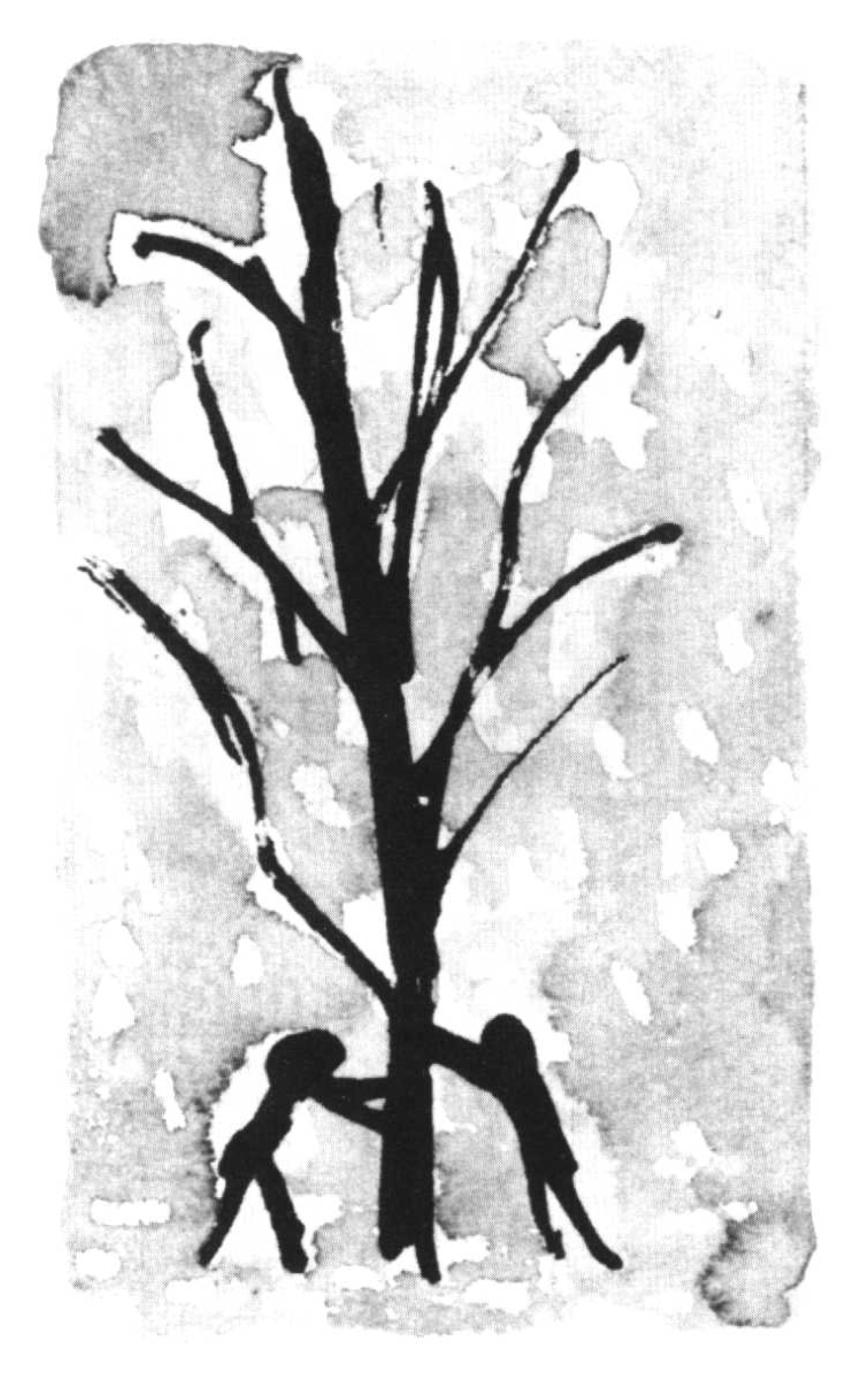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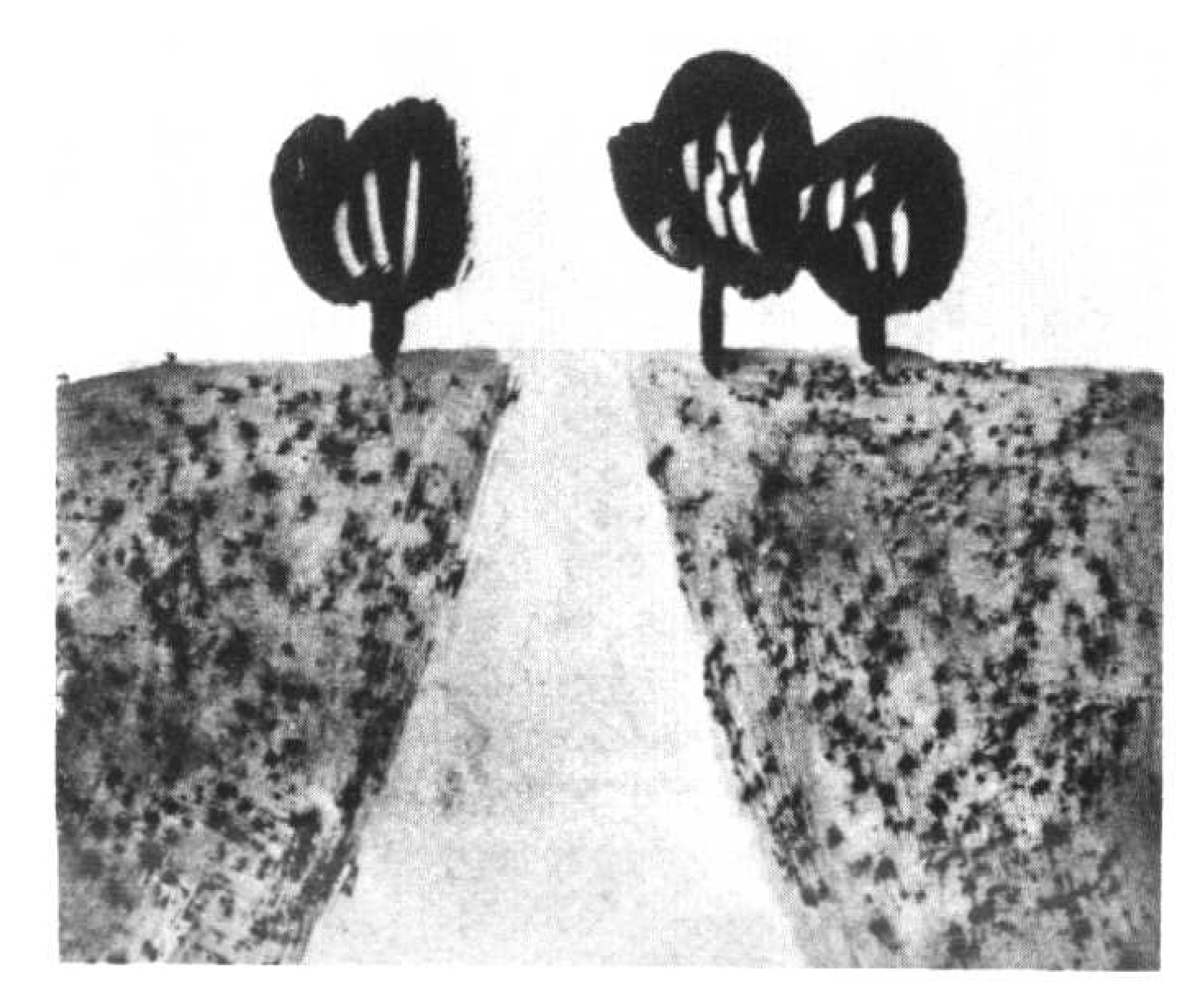
《我的窗》正文题花



《我的窗》正文题花



《我的窗》正文题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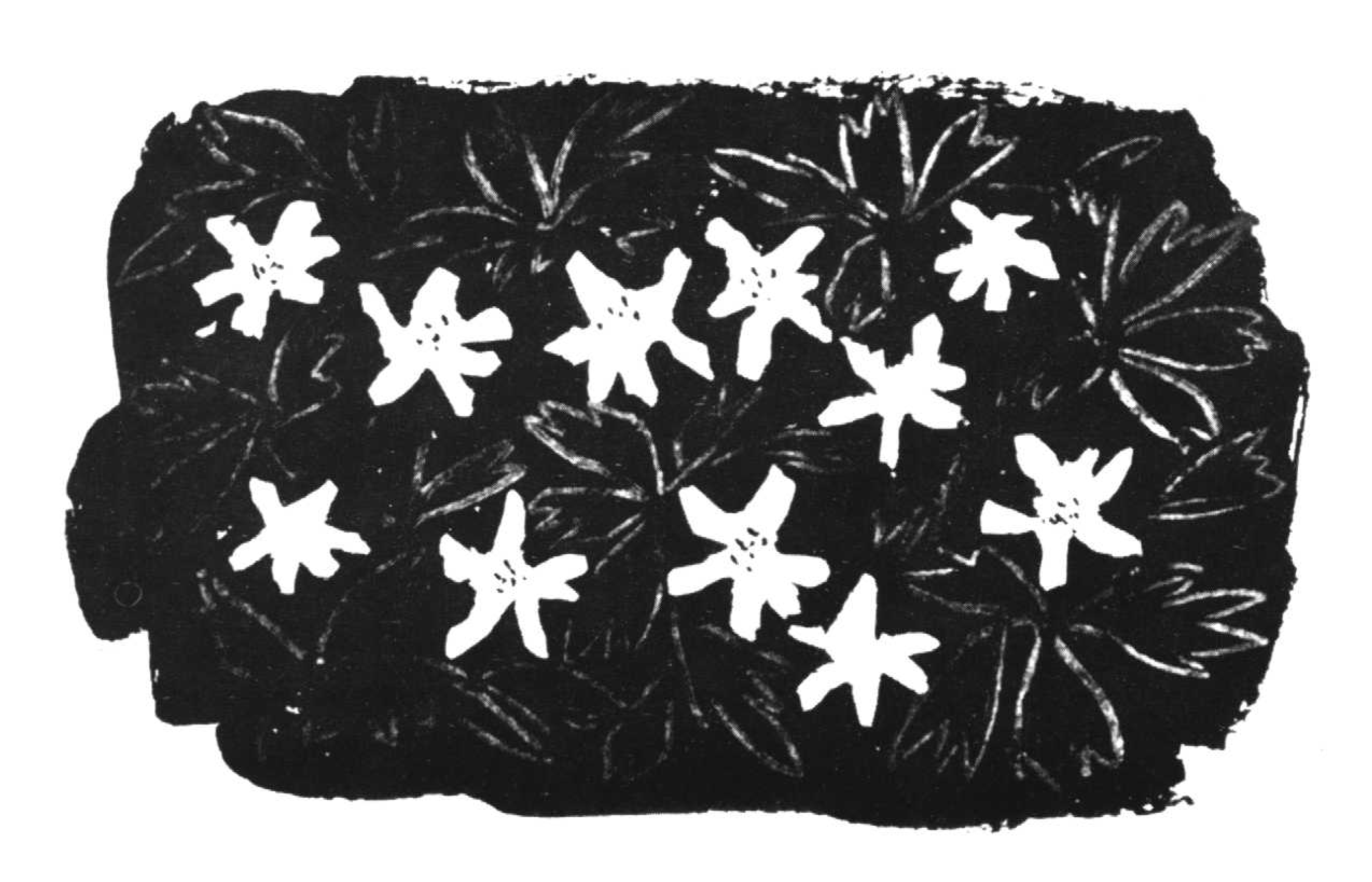
《我的窗》正文题花



《白夜之旅》正文插图



《白夜之旅》正文插图



《森林与湖泊的国度》正文题花



《古都描画》正文题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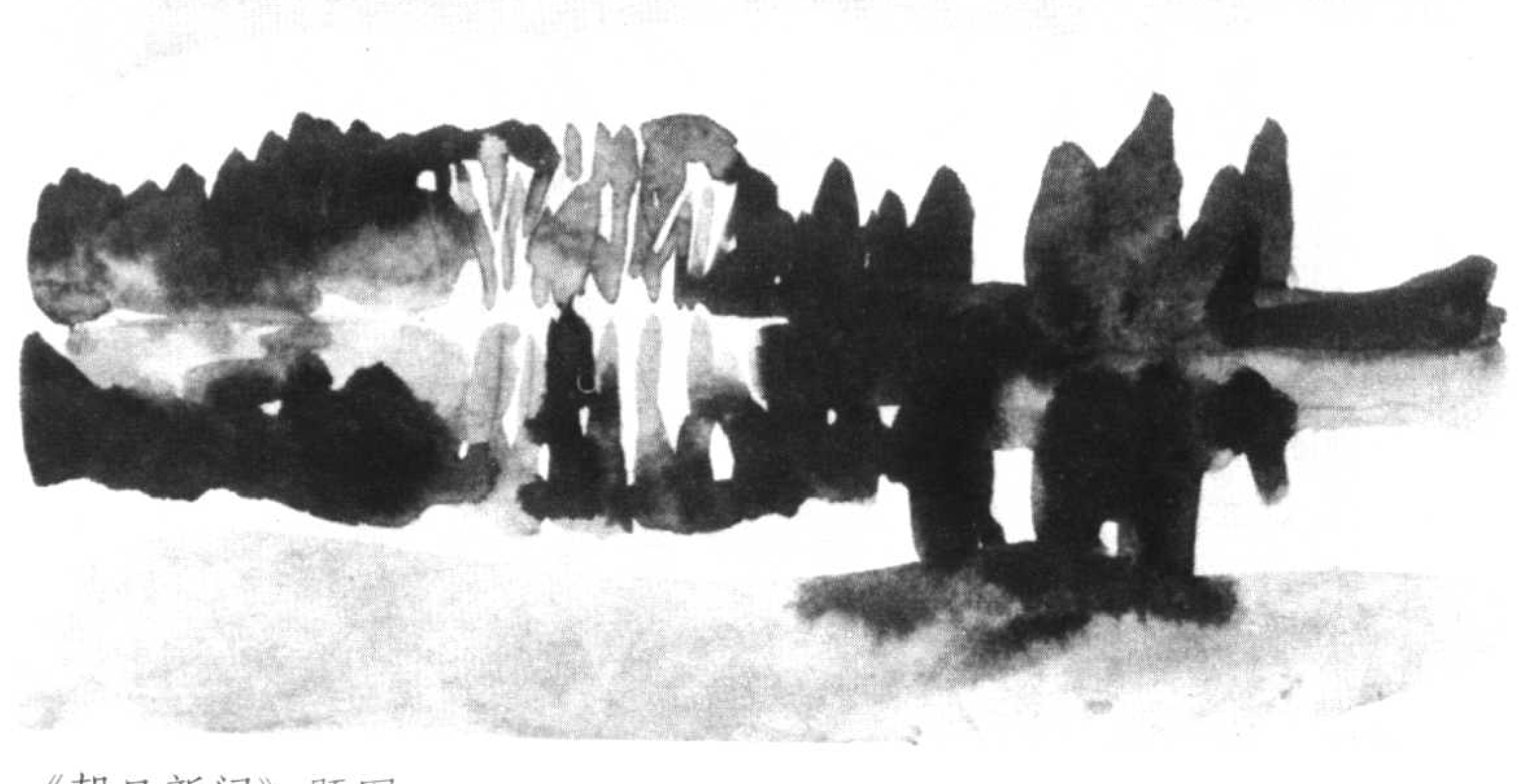
《森林与湖泊的国度》正文题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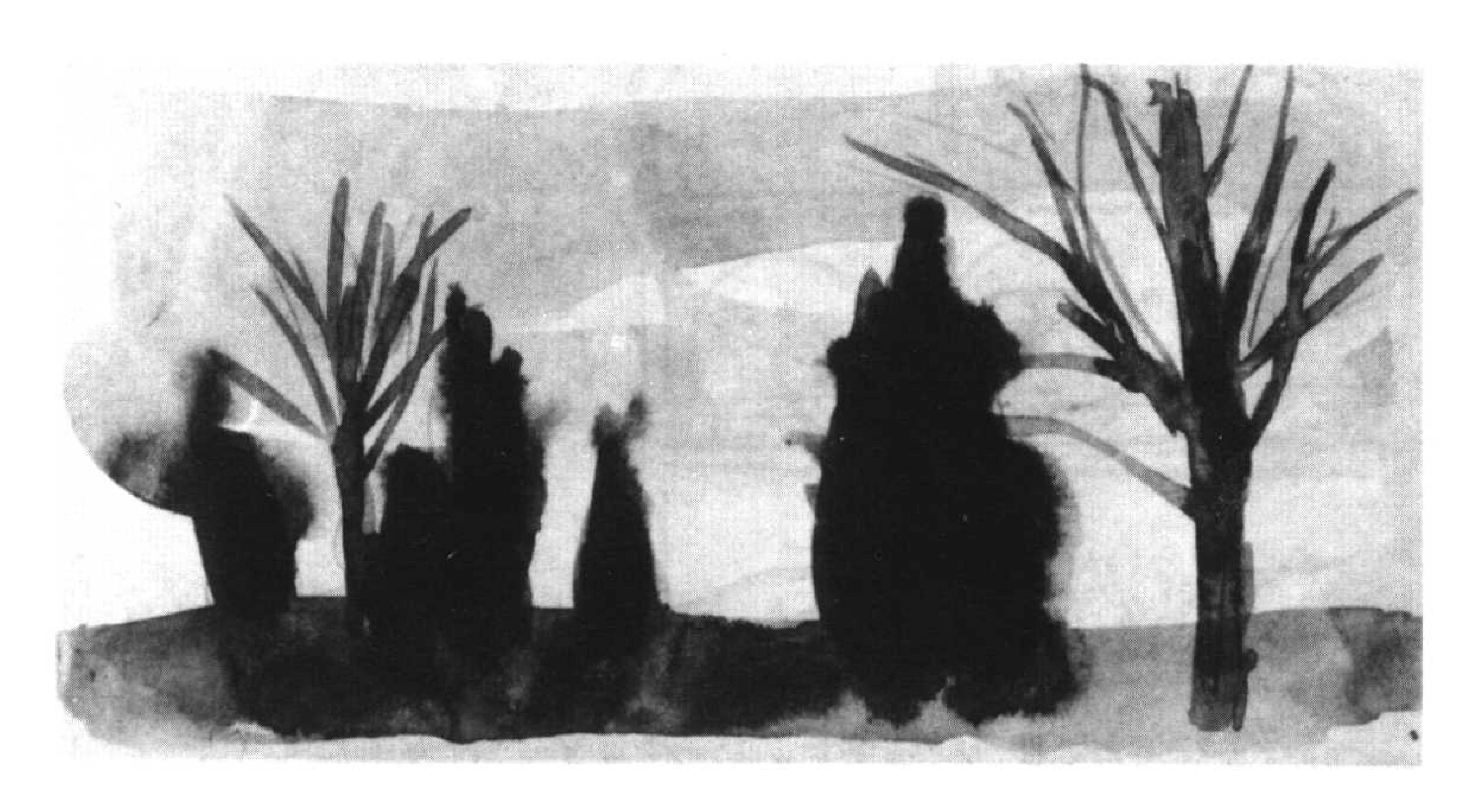
《森林与湖泊的国度》正文题花



《朝日新闻》题图



《朝日新闻》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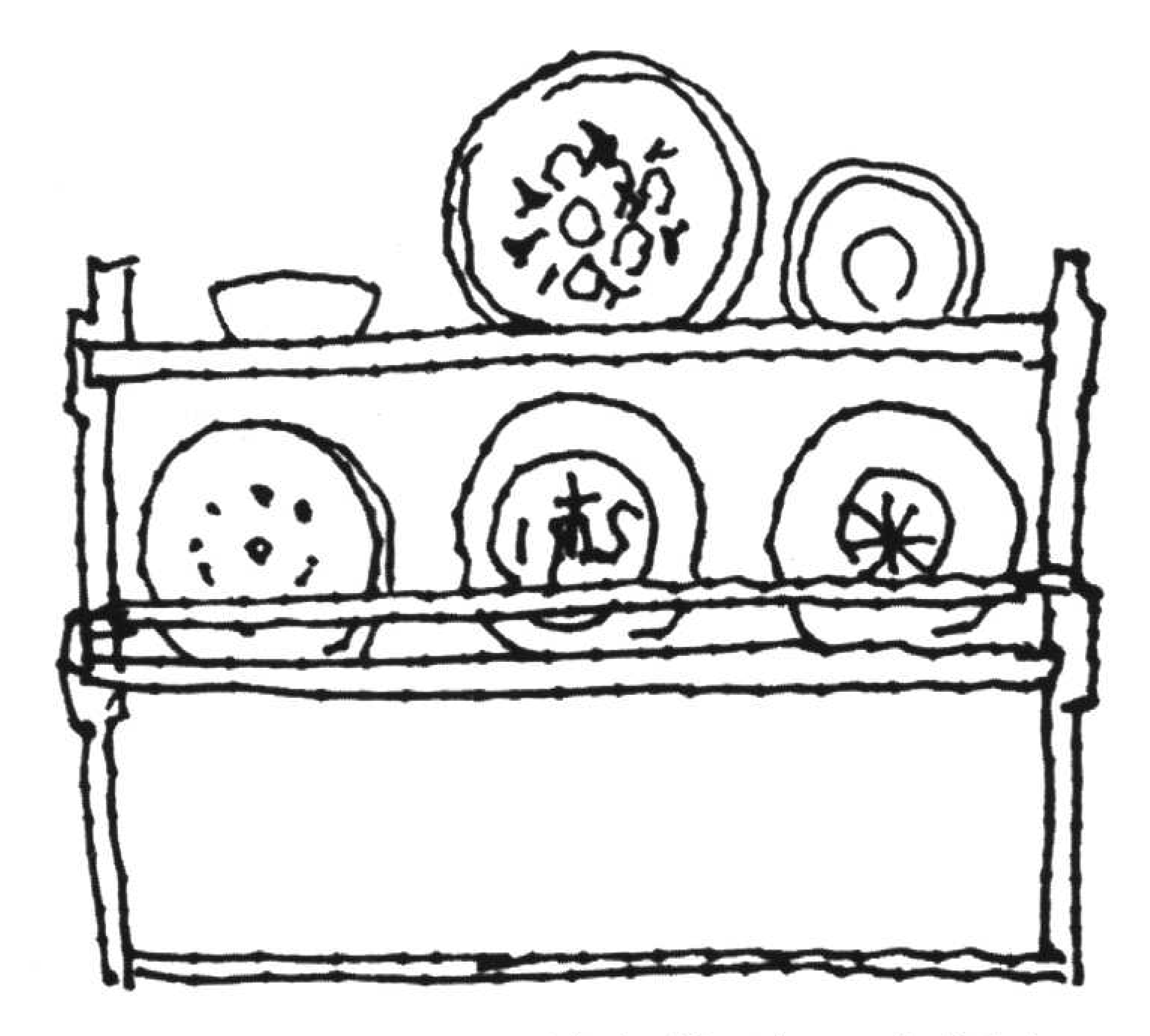
《朝日新闻》题图



《朝日新闻》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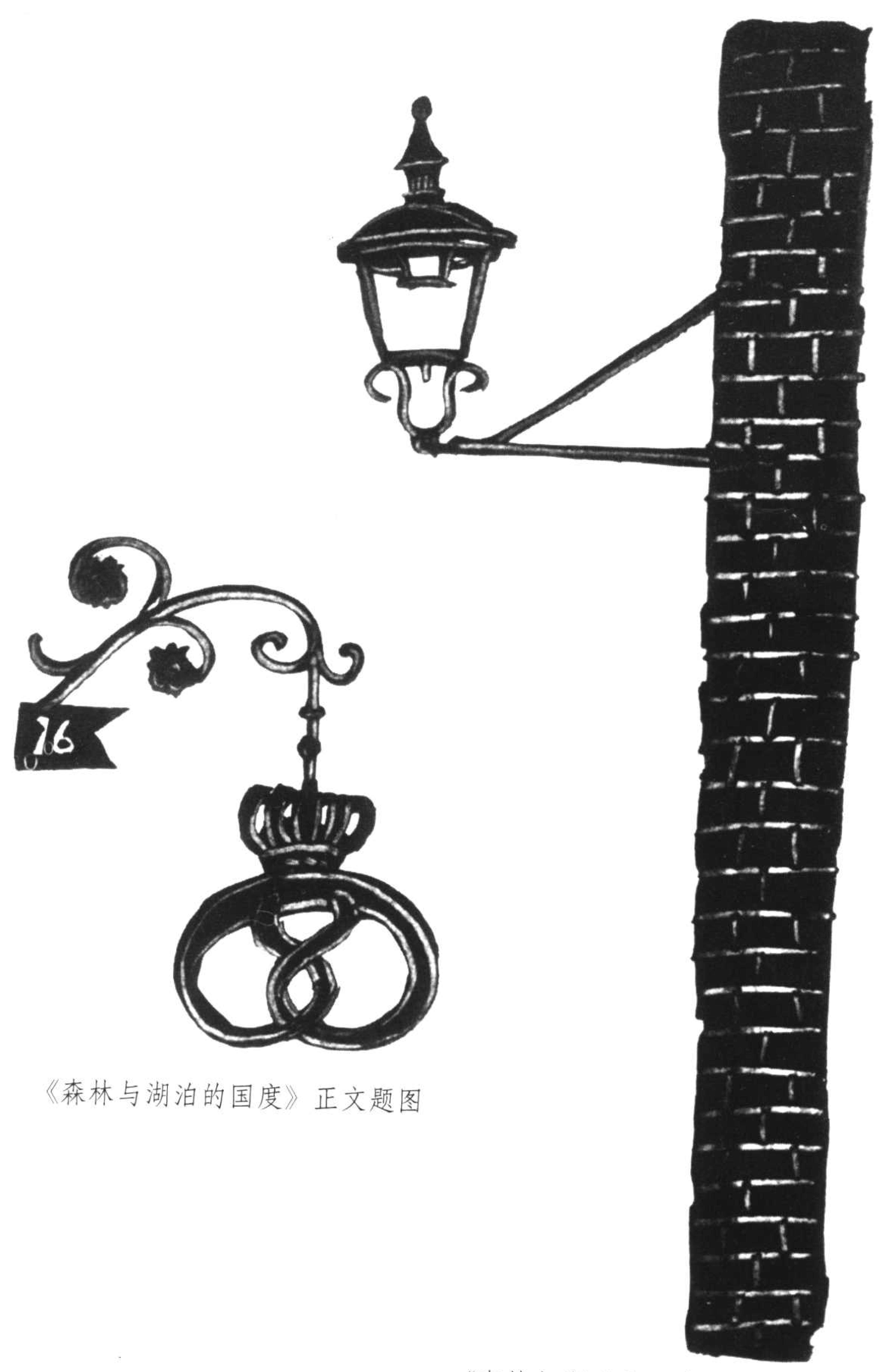


《窗》扉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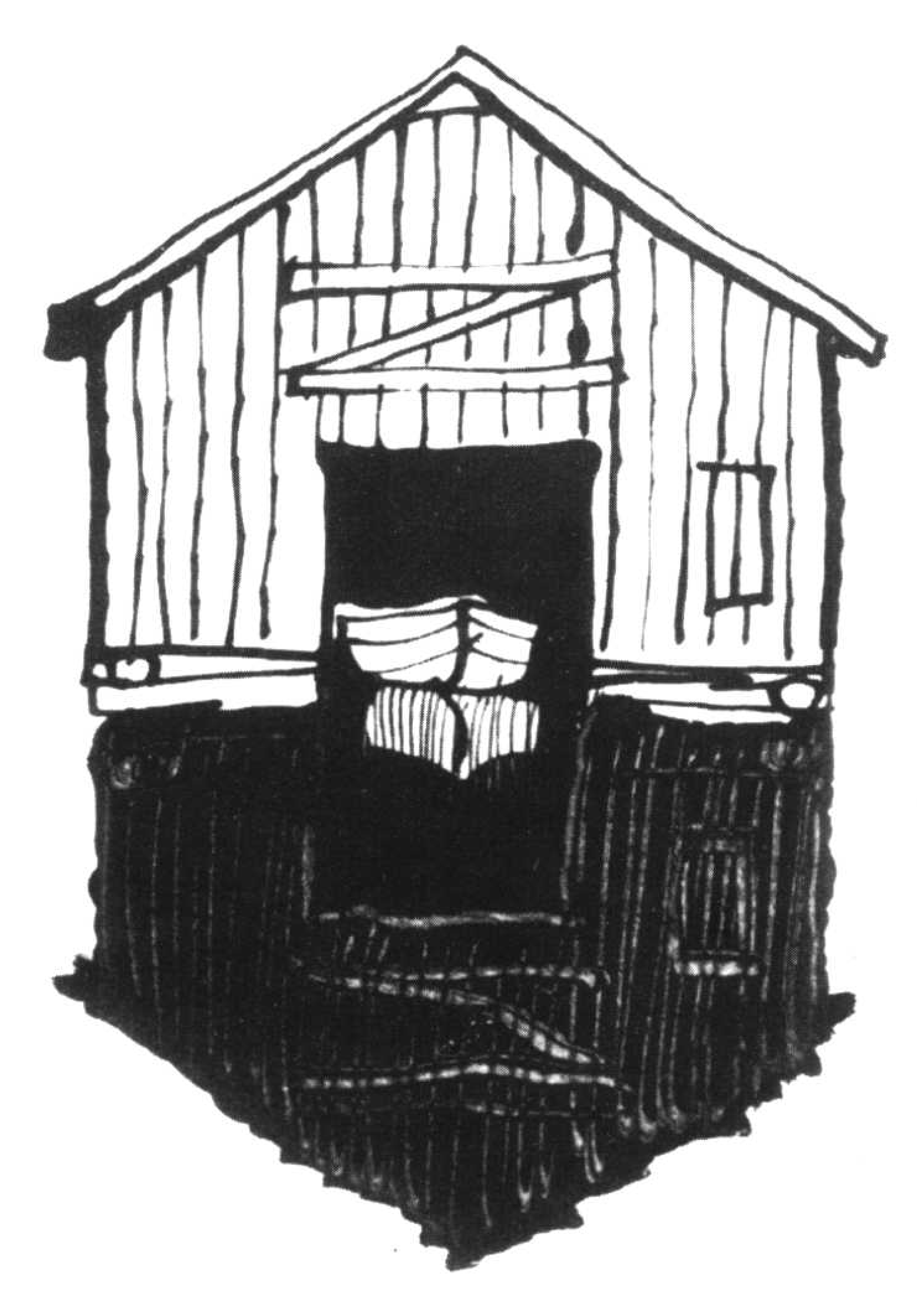
《古都描画》正文题图

《北欧风景画展》目录题花



《森林与湖泊的国度》正文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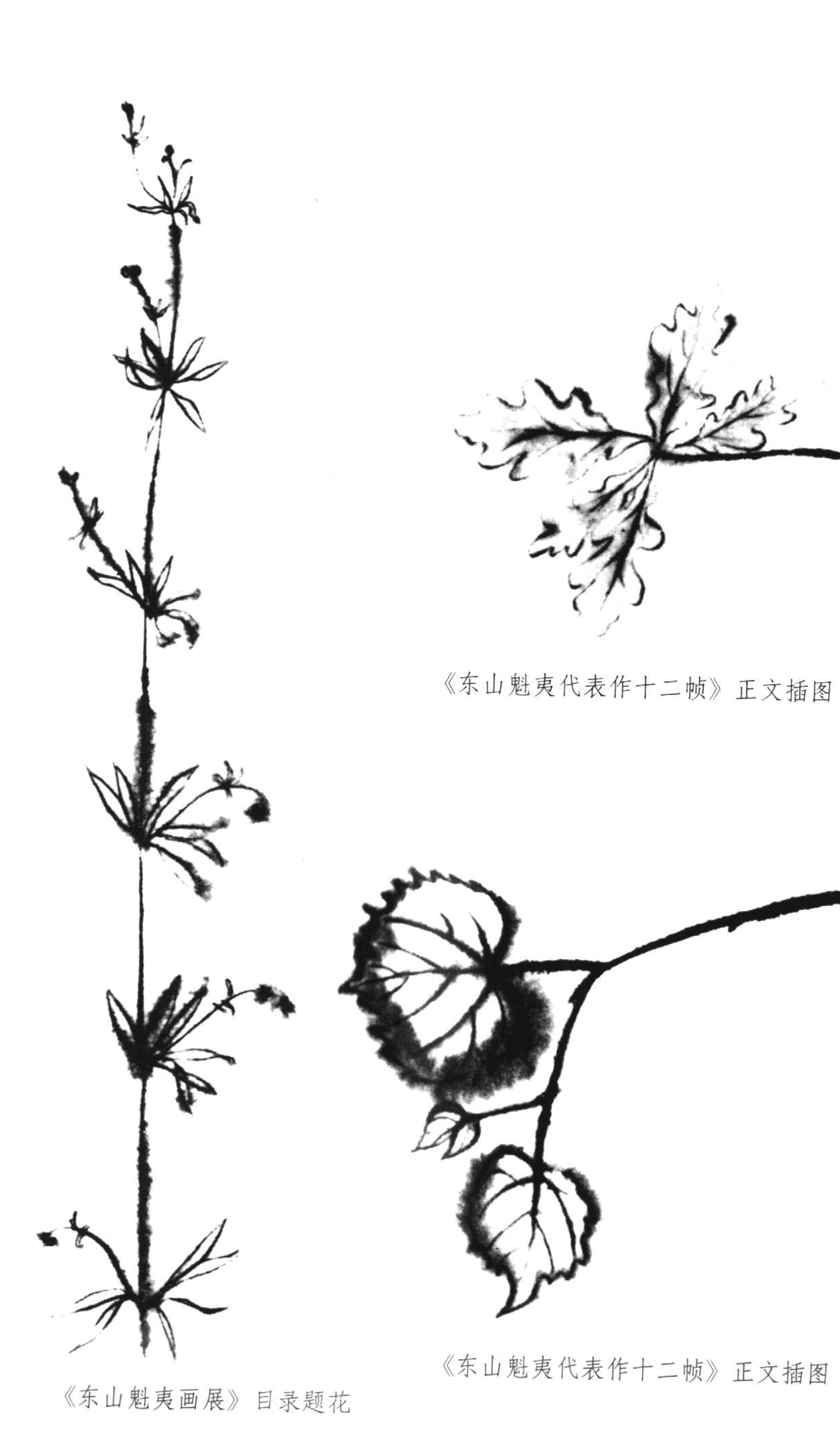
《森林与湖泊的国度》正文题图



《森林与湖泊的国度》正文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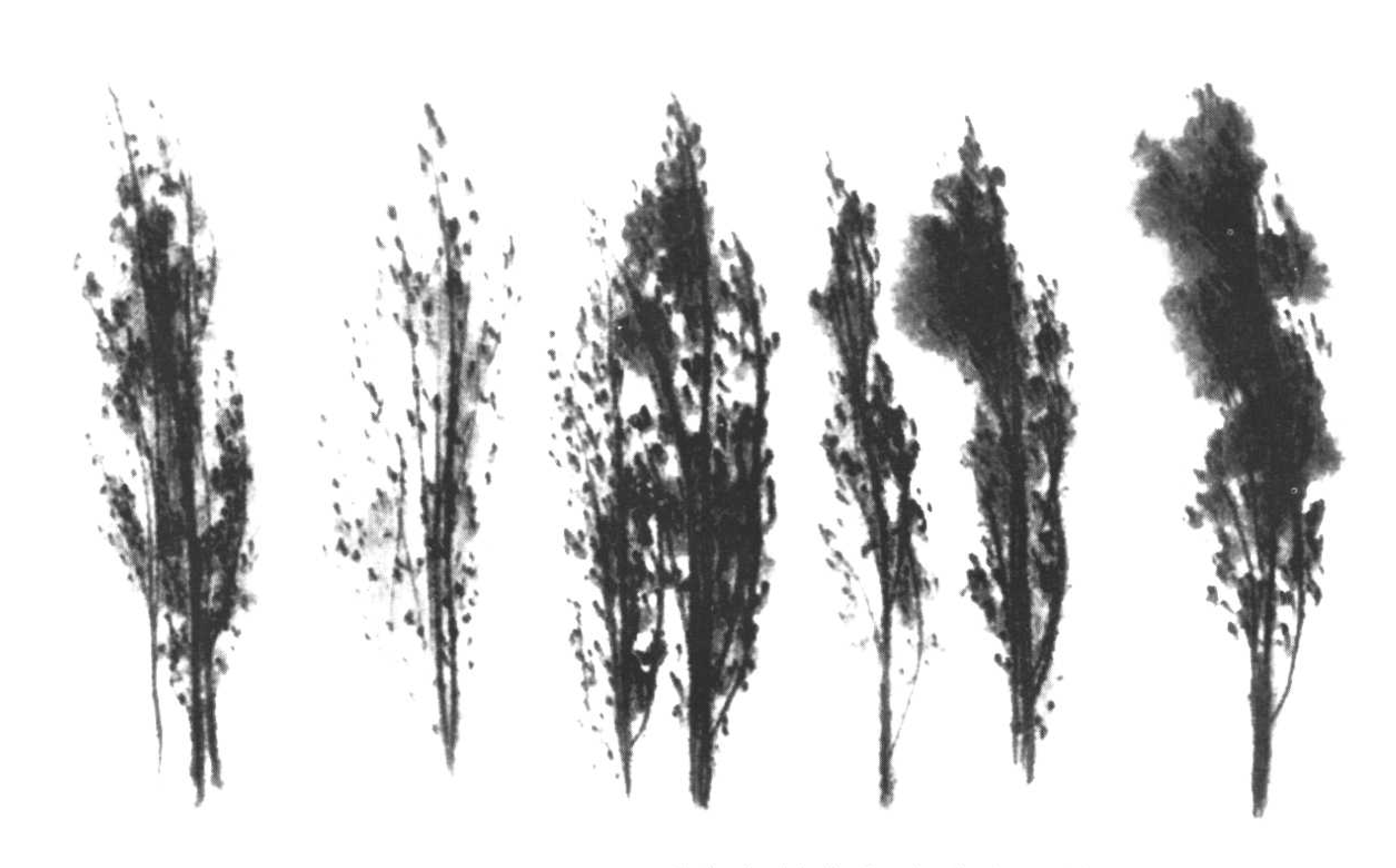
《我的窗》正文题图



《东山魁夷代表作十二帧》正文插图

《东山魁夷代表作十二帧》正文插图

《东山魁夷画展》目录题花



《东山魁夷代表作十二帧》正文插图



《东山魁夷代表作十二帧》正文插图



川端康成《掌篇小说》插图(上、下)





川端康成《掌篇小说》插图(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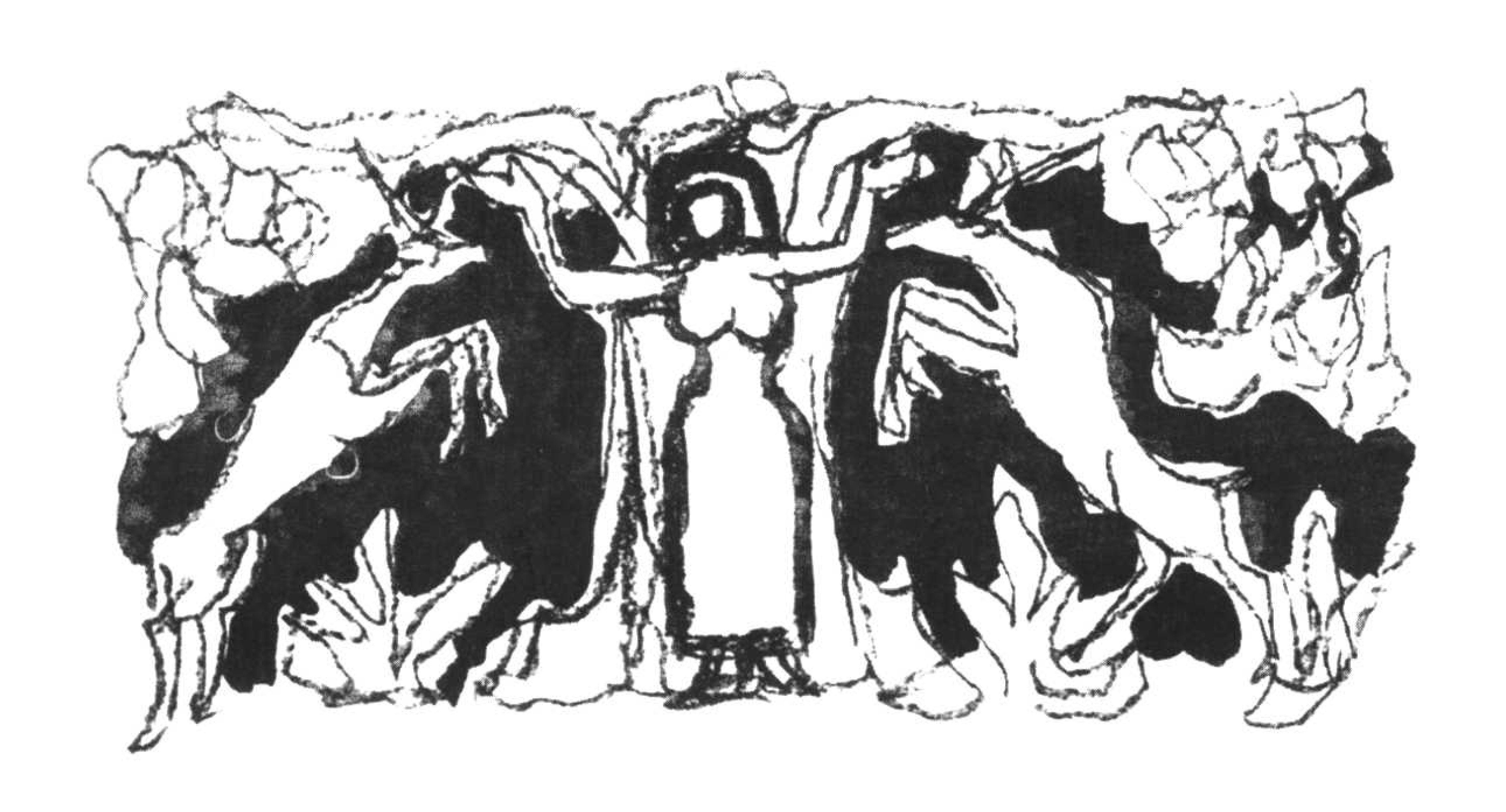




三岛由纪夫《兽戏》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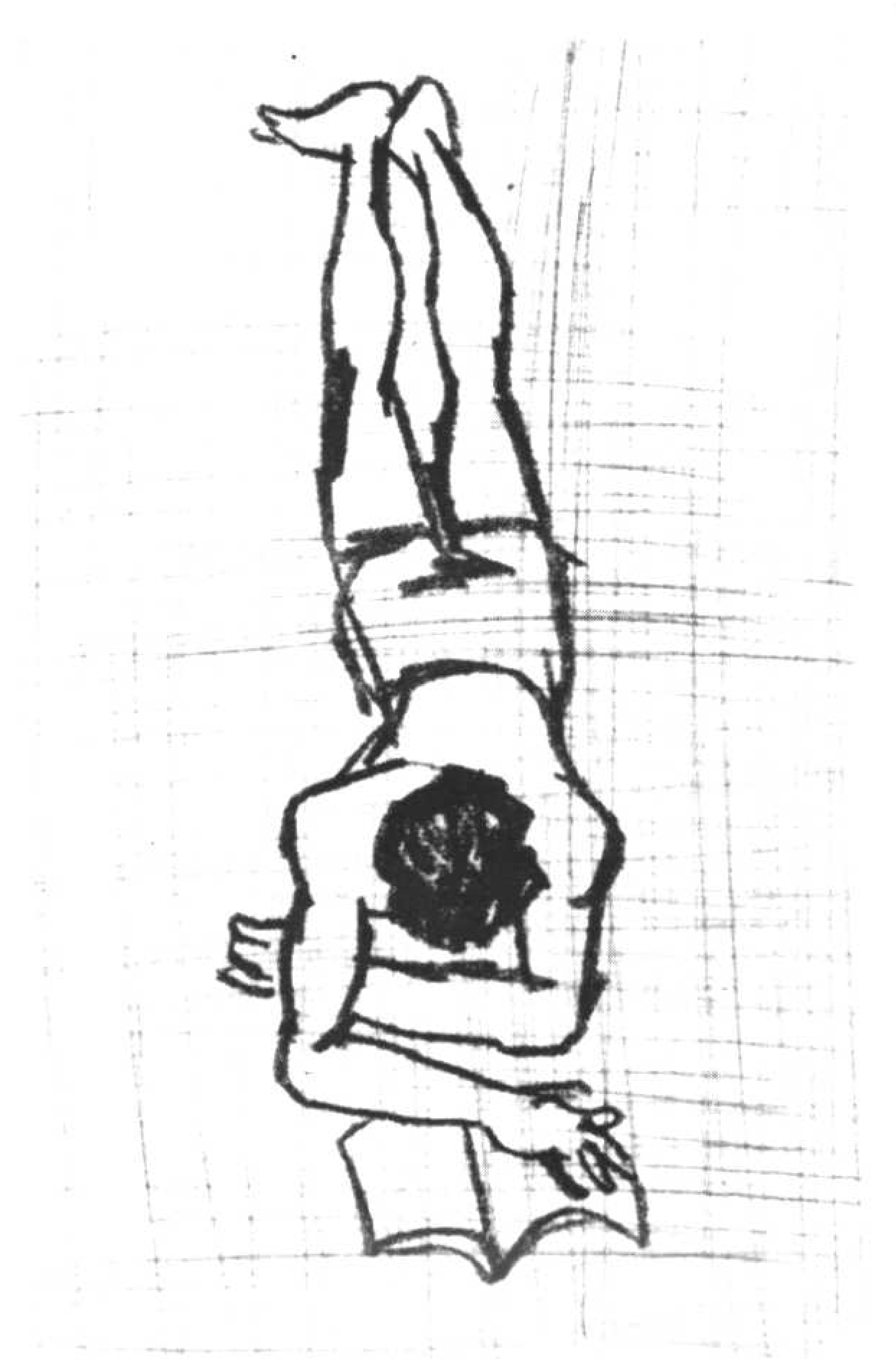


三岛由纪夫《兽戏》插图



三岛由纪夫《兽戏》插图(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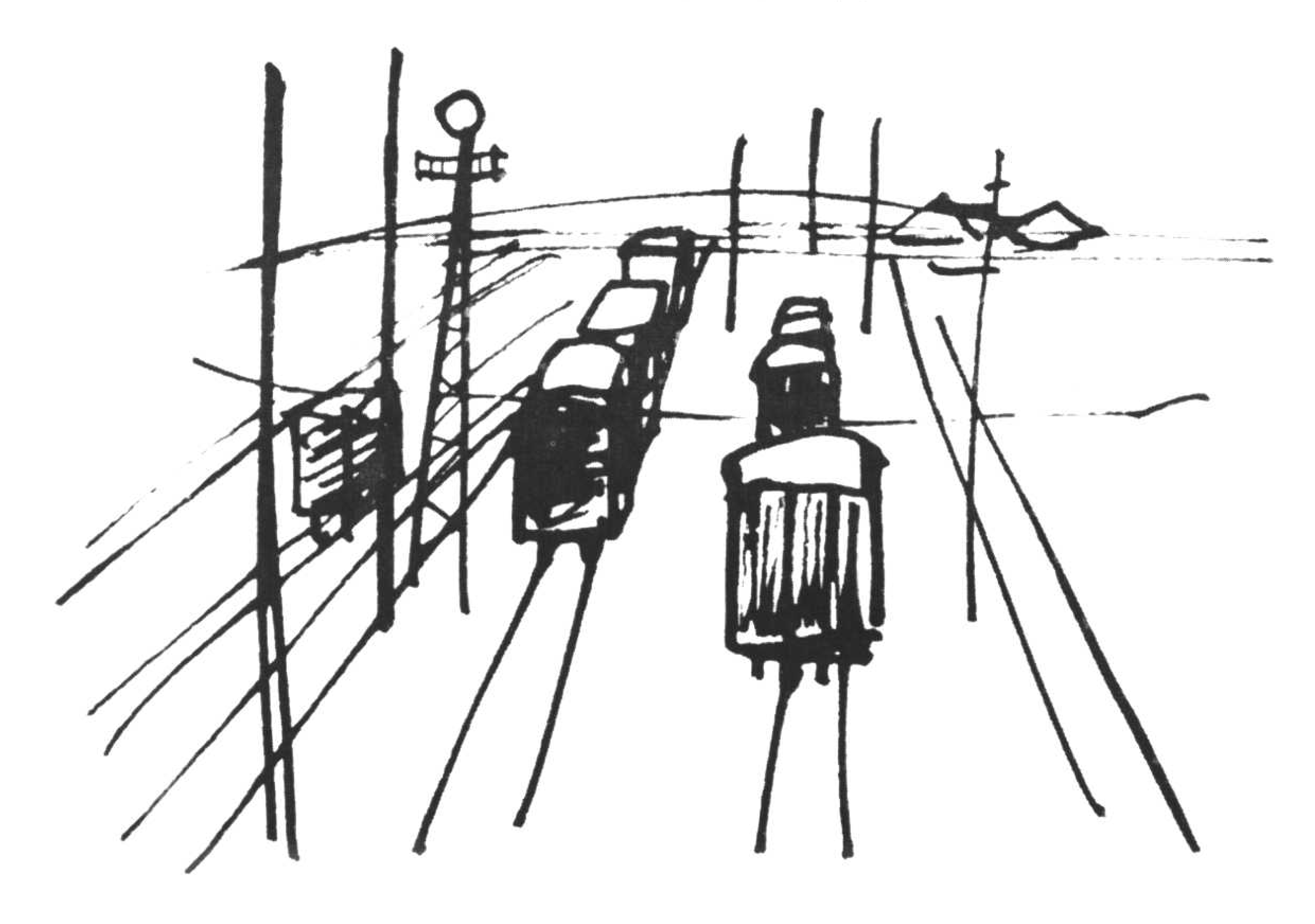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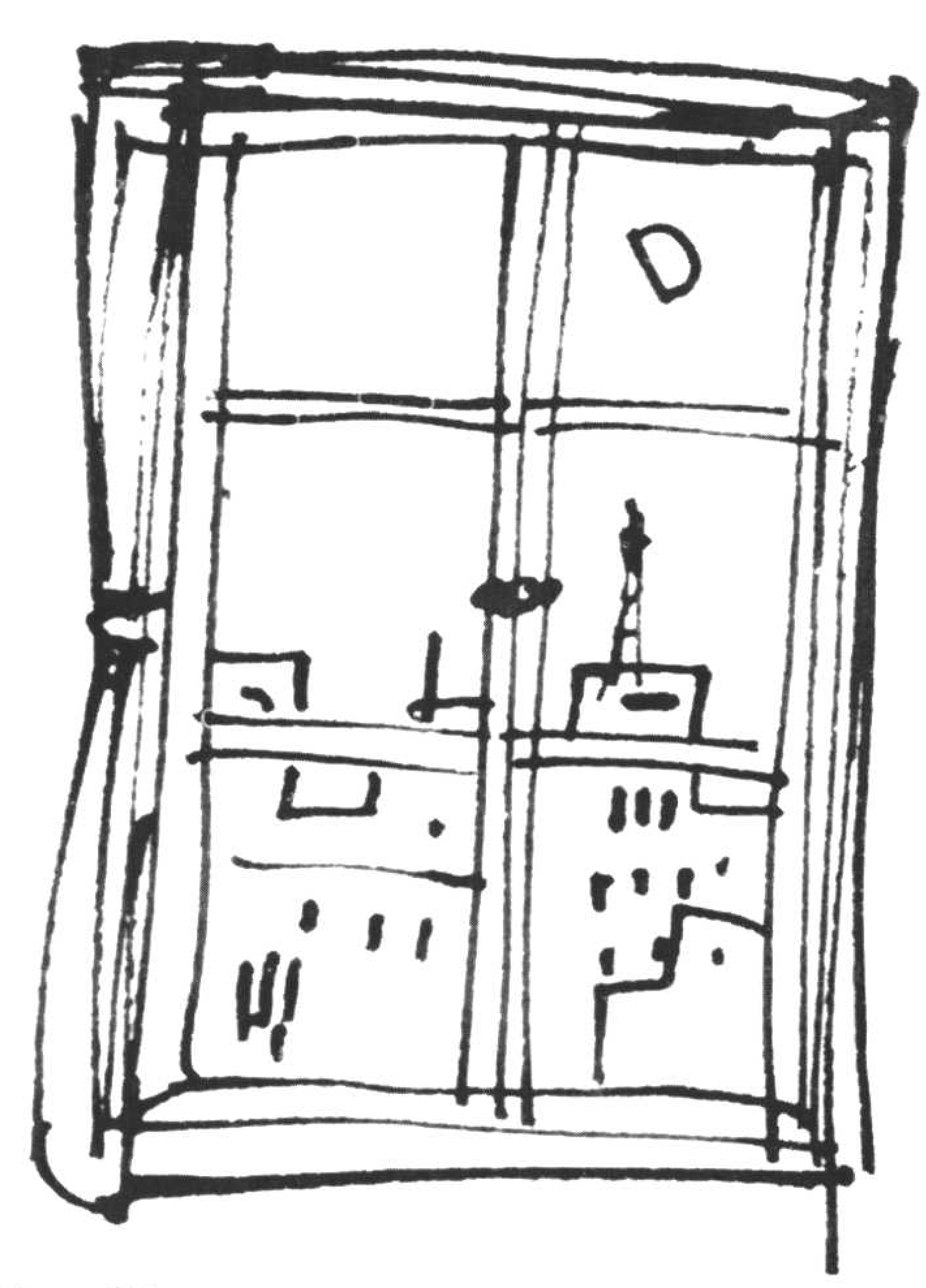


三岛由纪夫《兽戏》插图(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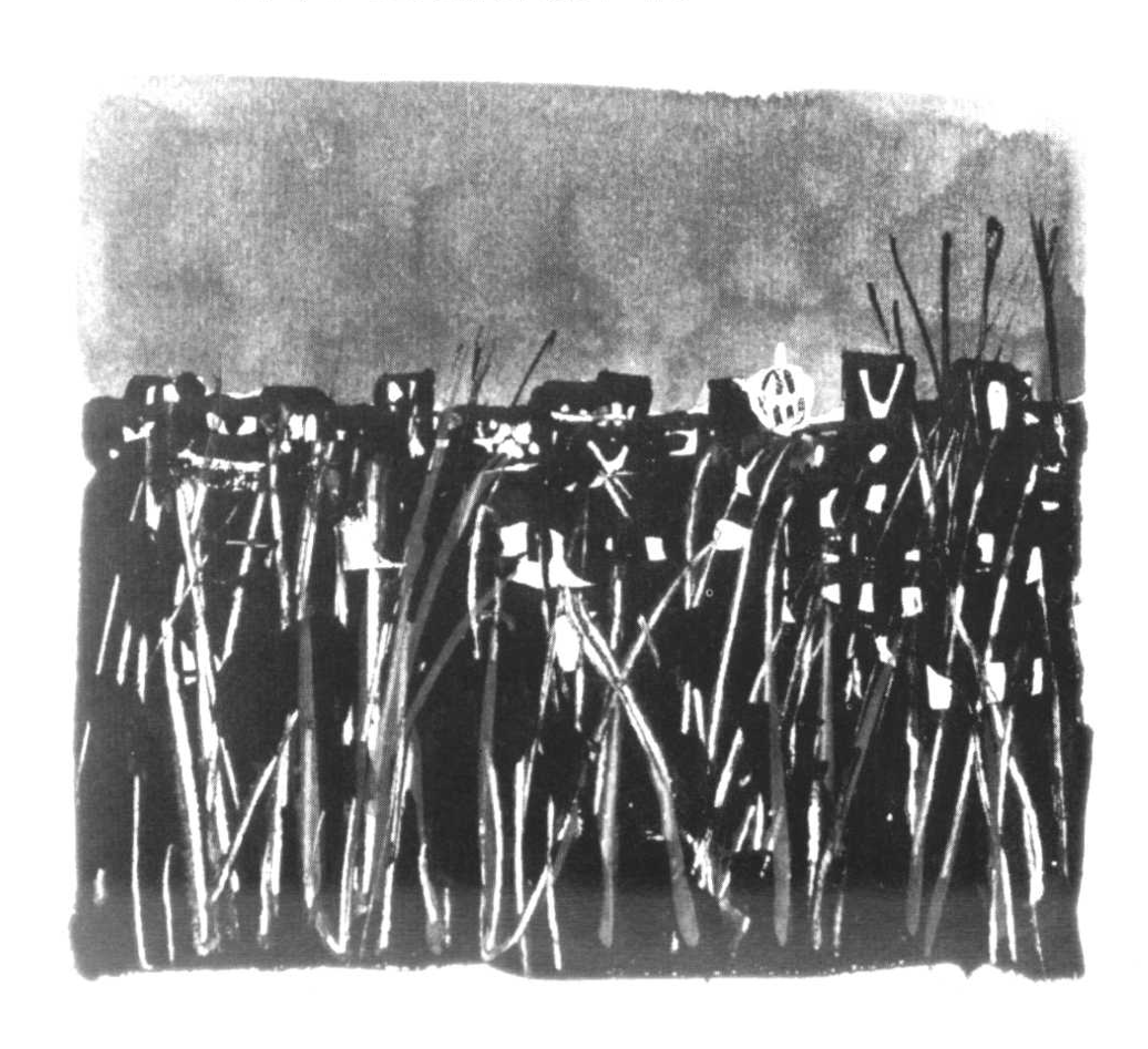


《东京》正文插图(上、下)





《东京》正文插图(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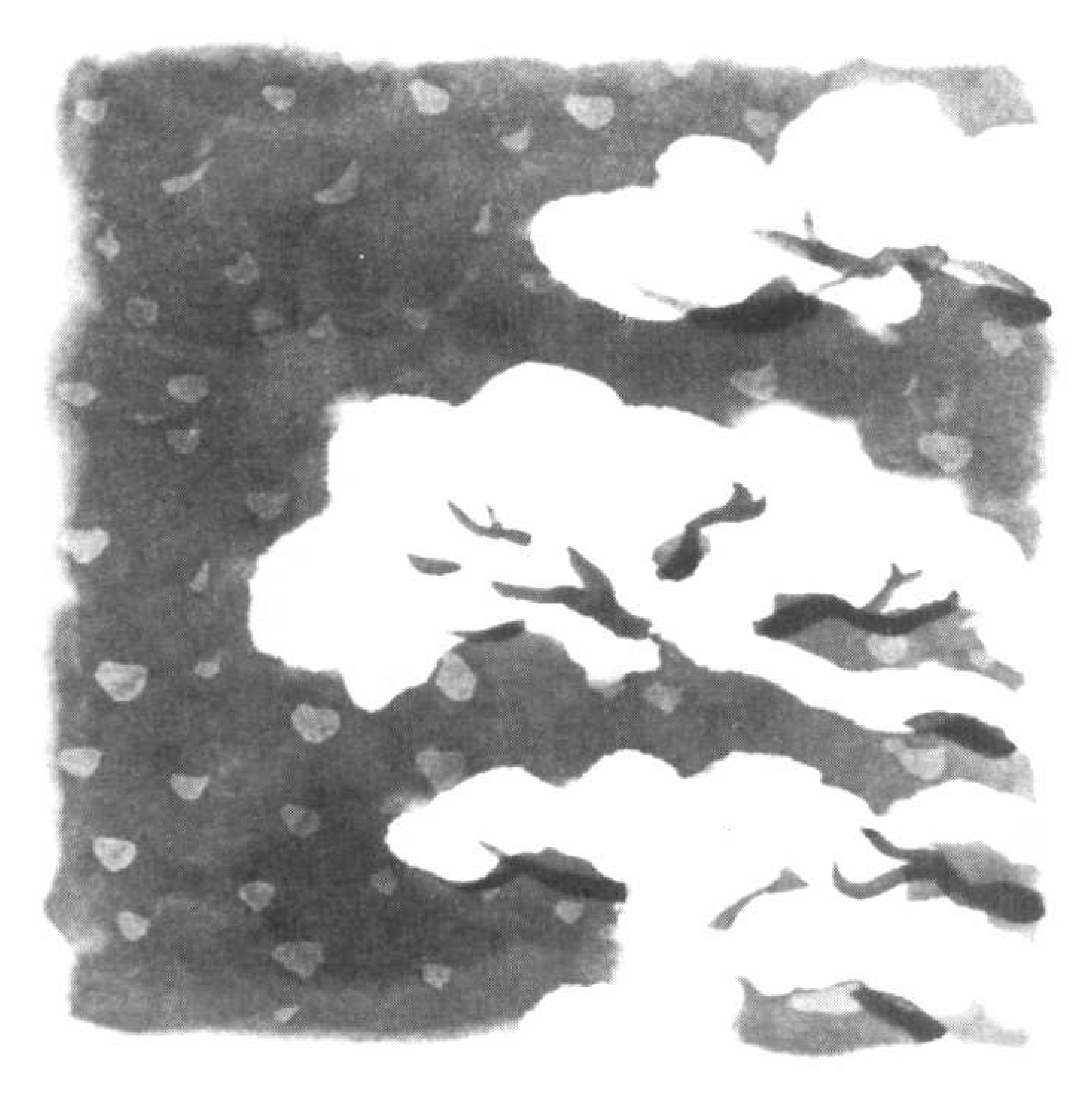


《东京》正文插图(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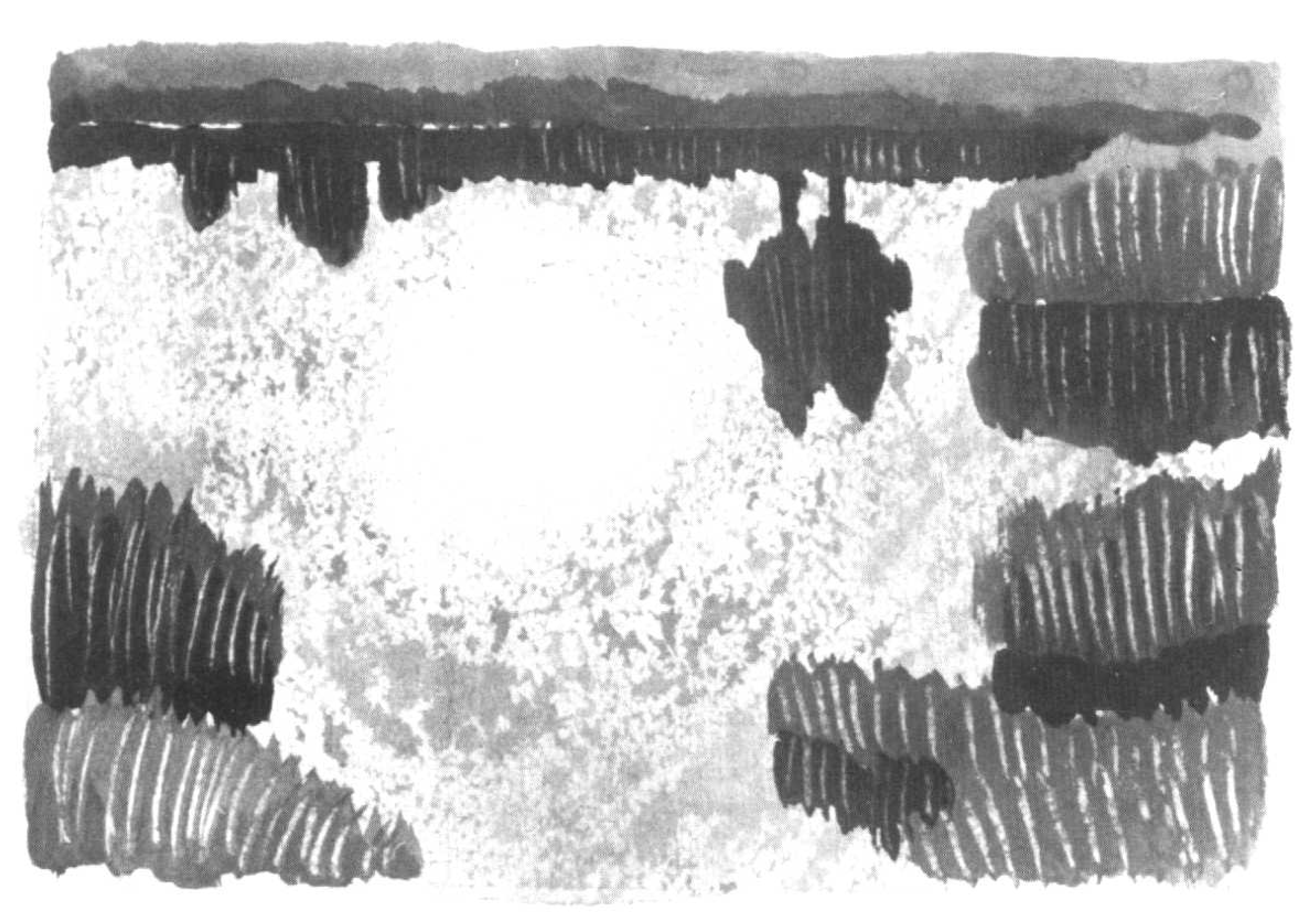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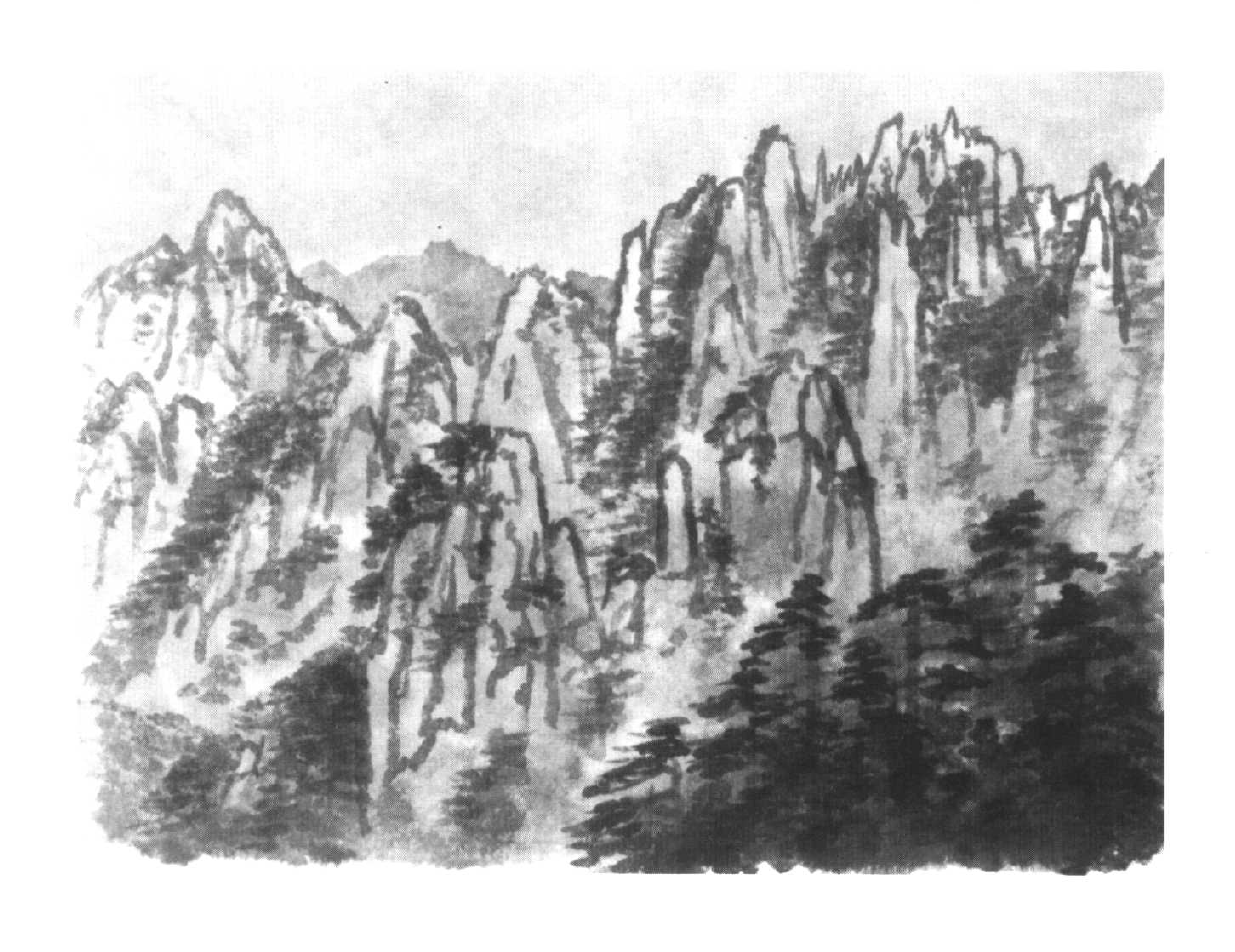
《东京》正文插图(上、下)



《东山魁夷的世界》(秋冬篇)正文插图



《东山魁夷的世界》(春夏篇)正文插图



石 峰 群 立　1978年



柳(A)　1978年



柳(B)　1978年



柳(C)　1978年

目录

第 一 部

响亮的轮船汽笛声。飞舞的海鸥。载着异国的气息进入海港的轮船。驶向遥远国度的轮船。明治时代将近结束的时候,我出生于横滨市海岸大道,是东山浩介的第二个儿子。

父亲生在筑地,长在品川,在横滨经营一家船舶公司。他是所谓风流倜傥的“江户哥儿”,从年轻时代起就耽于玩乐。母亲是丰桥人,到横滨来走亲戚,便和父亲结合了。她是个朴实、敦厚、意志坚强的女子。

我两岁时,每到半夜醒来就哭。母亲驮着我走到衣柜前边,那里挂着绘有各种动物的小人书,母亲一给我讲解,哄哄我,我就好了。有时母亲困了,把顺序讲颠倒了,我就嚷道:“不对!”非叫她改过来不可。

有时她看我好容易睡着了,就把我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这时我就一下子拉住她的手,缠着说:“驮我到仓库那儿去!”母亲没办法,只好又背着我来到宅子后头那座冷清的仓库旁边。我一到那儿就昏昏欲睡了。

父亲也很为难。听说川崎大师那里能针灸治疗小儿夜哭,打算带我去看看。可我白天玩得很好,父亲看我怪可怜的,把我抱上膝头,说:“你白天是好孩子,怎么一到夜里就哭呢?你夜里一哭,爸爸妈妈好为难哩!今后夜里再哭就带你去针灸。乖孩子,不要再哭了,啊?”我当场回答:“不,就

哭!”夜哭持续了一年,可是到底没有带我去针灸。

我的祖籍地是东京品川,横滨出生地的门牌号码直到最近才弄明白。那是在海岸大道的万国桥附近,原高等法院的后面,船具商铃木商店的大院里。这些片断的记忆都是少年时代从母亲那里听说的。但是,房屋后面那成排的仓库,还有我作弄父母的情景,这些都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朦胧的影像。

横滨银行每年都把我的画印在挂历上,因为有了这个关系,去年他们为我勘察了那块地方。毕竟是七十年以前了,经过地震和战火,如今已是面目全非。对于当时的记载、户籍、地图,还有一些古老的故事,他们都进行了仔细的查访,结果,查到的门牌号码也和从前不一样。前往调查的人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不用说,那些房屋已经没有了,周围的环境也完全变了。不过,奇怪的是,从母亲告诉我的那些遥远的故事里,我总感到那一带地方具有我所想象的那条街道的气氛。接近万国桥的海岸大道,白天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很多,可是我们那块地方位于横街之内,而且禁止通行。直到现在,那里也是十分安静的去处。

我父亲担任着铃木商店船具部横滨分店的经理,我们就住在这块和分店一路之隔的地方。在这寂静的夜晚,仓库旁只有我们母子二人,母爱的温暖从她的脊背传到我身上,抚慰了我的过于敏感的神经,所以我才能完全安适地进入梦乡吧。这确实是件异常的事。也许因为生来就是一副病弱的体质,也许因为父母之间蟠踞着的人间的造孽,尤其是母

亲的哀愁传给了我这个神经质的孩子的缘故。

当我站在这座我出生的宅邸上的时候，我对这些才开始有了切实的感觉。渡过万国桥，透过冬日夕暮淡淡的光芒，眺望码头上古老的红砖仓库和碇泊的轮船，我又一次感到，我的生命之旅的圆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3岁时，举家迁居神户。在横滨，父亲虽然混得不错，但他好玩乐，心思不放在工作上，这才辞职到神户去的。起初住在三之宫，因为言语不通，附近一个顽童老是欺负哥哥，我拿起家中晒衣服的竹竿要去打那个孩子，但我无法操纵那根长长的竹竿，只好随手拾起一块石头奋力投去。石头没有打中那个孩子，却砸在旁边看热闹的无辜的孩子头上，立时起了个大包，害得母亲只好低头弯腰给人家赔礼。

父亲在西出町开了一家小小船具店，店后紧挨着建有一排排仓库的海岸，桅杆吱吱咯咯摇晃着，帆船密密匝匝挤在一起。

我和哥哥一块儿外出时，稍有些不顺心的事，就扑通躺倒在道路中央。过路的人把我扶起来，我马上又躺在原处。哥哥回家叫母亲，看到母亲的身影在远方一出现，我立即爬起来，向相反的方向拼命奔跑。母亲和哥哥为了抓住我，总是累得大汗淋漓。

平时，我在家中只一个人玩，喜欢看小人书，画画儿。我家祖上没有一个通晓艺术的人，真不知我为何喜欢起绘画来了，也许我的性格决定我喜欢在封闭的个人世界中寻找安宁，才自然地爱上了画画，抑或正因为喜欢绘画才使我变得更加孤独。

进入幼儿园后，接触外面的世界，渐渐使自己适应起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但回顾一下从前的我，仿佛这才发现自己本来的面目。

我变成一个老实听话、安分守己的人了，但骨子里也许还留有几分顽固自负、绝不服输的脾气，即使在同社会频繁接触的今天，我仍然感到自己在画室里过着幼年时代那种密室里的孤独的精神生活。

我进了西出町市营电车站旁边的信成幼儿园。平时只一个人呆在家里，不同四邻孩子们一块儿玩，这回来到众多陌生的孩子中间，就必须过着没有自由的集体生活，这给我很大的打击。我哭闹着，一心想回家，然而又不得不忍耐下去。

幸好，我班上的阿姨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我至今还记得，她穿着碎花和服，大红裙子，挽着高高的发髻，一张楚楚动人的脸蛋儿。因为有了这位阿姨，我喜欢上幼儿园了。为了讨得她的欢心，我唱歌做游戏都十分卖力。不知是自个儿心情好了，还是阿姨待我很和善的缘故，性格内向的我也能大胆地在小朋友们面前讲故事，画画儿了。大家的鼓掌更增加了我的勇气，一个从未想象到的世界在我眼前展开，是情爱和真诚使我紧闭的心扉同外面的世界紧紧连结起来。我想，尽管那是个小小的世界，浅浅的情爱，然而却对我过去的人格形成留下了久远的影响。

我进入了海湾小学。小学时代的我过得还算安稳。我听老师的话，用功读书，和同学们亲密相处。身个儿虽小，但级

长这个差事干得很出色。每当上课和下课，我都大声喊着口令："起立，敬礼!"

可是每逢放学回家，我的脚步就不像在学校那样规矩了，心情也浮躁起来，仿佛一步步走进了幻想的世界。一到家里，就得预习和温课。从课堂上获得解放到回到家里这段时光，是我暗暗窃喜的时候。要是现在，会担心被汽车撞着，可那个时代，你可以尽情地在马路中间游荡。

凭着感觉生活的乐天派的父亲和隐忍含悲、委曲求全的母亲，他们之间的爱与憎，可以说是人间的宿命。我坦白，我在小学一二年级就深深感到了这一点。说出这个是痛苦的。我也许鉴于父亲的人品，从未抱恨过他。然而我太可怜我的母亲了。我痛下决心，等自己将来成为大人物，一定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所谓大人物只不过是脑海里漠然浮现的一个市民职业的成功者形象，而绝对不是画家。

但是，我依然喜欢绘画，课余时经常画。我也喜欢作文，把远足的印象记下来，插上图，还被载入介绍本校学生作文的小册子里。当时图画课主要是临摹教科书中的画，枯燥无味。我凭着记忆和想象自由作画，或者叫人买来水彩画集，临摹其中我所喜欢的画面。

神户最切实地感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好景及其恶果。小学时代的我，亲身体验了作为船具商的家庭所经历的时代的浮沉。我还记得抢米风潮中动荡不安的城市景象。

但是，那个时代对于艺术的关心逐渐走向高潮，这也表现在小学教学之上。班主任老师虽然不是一个对美术特别感兴趣的人，但他每逢去京都看了"帝展"回来，就在课堂上

大讲展览会上的佳作。有些神经质病态的我，对于家庭内外的环境，由于自己过分敏感而无所适从，可在学校里却丝毫不见忧愁，是个幸福乐观的少年。

六年级了，信成幼儿园二楼为初中升学考试开办了补习班，我课余时间到这里补习。教数学的是年轻的梶谷老师，我考上神户第二中学时，他送我一本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表示祝贺。这是一本可爱的小型版本的书。我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兴奋地阅读了这本书，其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都忘却了。有一年，雪华社寄来了此书的新版本，尽管是用汉文的语体写作的，我至今这方面的知识还很浅薄，但读起来还是激情满怀。虽然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但这本书依然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甚至无意识地被引入芦花所热爱的风景画家凡·高的一生经历之中。

穿着咖啡色棉制服，打着绑腿，我进入了溱川河畔上的一所中学。校舍是简陋的土木建筑，校园里耸立着几棵高大的尤加利树，暗绿的叶子随风摇曳。二中虽说彻底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但即使在这块土壤上，也有培育艺术幼苗的优秀的园丁。

一年级时作文自由选题，我写了一篇《兔子的故事》。生在山里的小兔，被带到城里的少年的家中，得到少年和姐姐的爱护。少年病死，小兔的故乡也遭受火灾，所有的亲人都死了。小兔决心自杀，但它看到少年的父母和姐姐都为少年深深叹息，它明白了并非只有自己一人感到悲伤，它懂得生存的意义就在于给周围的人以慰藉。这是用小兔独白的

形式写的篇幅较长的作文,是利用课余时间一点点完成的。老师把这篇作文拿到每个班上朗读,立即受到好评。

然而到了二年级,我写了一篇题为《希望》的作文。意思是:在一座宁静的古镇上,开一家小书店,娶个漂亮的媳妇,好好孝敬母亲,以读书画画为乐,过着平静的生活。结果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斥责道:"一个少年不可如此胸无大志。"

这篇作文其实是我毫不作假的告白。当时我读了那么多小说和传记,心目中描绘出了一个艺术家的形象,这篇作文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艺术家生存方式的反叛。但是,我想画画的心情仍然十分强烈。我买了整套油画器材,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独自一人照着讲授技法的书本画起来。

自从进入中学以后,不知是友谊还是爱情(当时尽管带有孩子气)常常搅得我心神不宁。本来从小学时起就有这方面的倾向,可我不能左右自己的意志,我感到害怕,以致弄得神经衰弱起来。三年级第一学期读了一半,我就休学了,整个暑假都是在淡路岛的一个朋友家中度过的。

淡路岛,一年级暑假也曾去过,那是叫志筑的海岸上的荒僻的小镇。房子孤零零建在靠近海滩的地方,没有电灯,只是在客厅里放着一盏高脚油灯。这本是长年在我家帮佣的女仆的娘家,只住着一个老妈妈。女仆的妹妹在神户的医院里上班,有时休假回这里来。月光明晃晃照进屋子,她弹着琴,唱着歌:"淡路岛,千鸟来往鸣声里。"她的歌声不算太好,但那涛声、松风声和着琴声,将我完全送入了梦境。

大海一朝一夕宏大的景象,明净的夜空镶嵌着银河和

星星。夜光虫在黑暗的波涛上闪烁着妖艳的光亮，潮涨潮落的沙岸和荒滩上的小动物……我在海岛度过了快乐而美好的日子。

我喜欢到神户的后山和须磨幽深而静谧的池畔去，在那里可以摆脱一切烦恼，求得心境的安宁。我画了一幅绿树映着水面的油画，送到学校的展览会上，画题便是《静寂》。

暑假一结束，也许是在自然之中度过些时日吧，我的神经变得沉静了，我又开始上学了。教语法的植栗老师问我："那幅水池的画画得很好，东山将来要当画家吗？"

"不。"我答道。当一名画家会使我有一种莫名的不安，我不想要求自己过非凡的生活，我只想过平凡而安定的生活。这也是为我的母亲着想。——我作了这样的回答。"是吗？"老师听了只说了这样一句。

这位老师带我到京都看了"帝展"和"院展"①，又邀我去大阪看了"二科会"②和法国展。有一天上语法课时，每人的桌子上发了一张讲义，随便一看，便发现空白处既像诗又像散文的句子。

有个孩子立志于绘画，
只因为了母亲便动摇起来，
这位神户孩子的前途或许能够安宁，

① 日本美术学院主办的展览会。

② 1913年，文部省美术展览会部分新人筹备设置洋画部第二科，未被批准，遂脱退组织二科会。

可我心中却一片黑暗。

每人面前都有这样一份讲义。这位老师经常神经兮兮的，所以谁也没有在意。然而，在那一瞬间，我心中似乎被针刺了一下。这位老师不久就离开了学校。

在我心中，想当画家的希望逐渐强烈起来。到了初中三年级，我觉悟到不管前途多么艰难，这条路我是走定了。仔细想想，只要喜欢绘画，即使不成为画家，培养一种兴趣也好。要决定一生，没有巨大的热情是不行的。认真窥探自己的内心，确实感到有一团火焰在燃烧。我对父亲说我要当画家，父亲极力反对。照父亲的意思，即便当不上大臣和市长，那就按部就班上完高中、大学，将来作为一个普通市民而生活。哥哥升入关西学院商学系学习。父亲丝毫没有让孩子继承自家生意的意思，但他希望哥哥和我都能到一个可靠的公司里干活，建立起一个平和的家庭。他看到并不厌恶读书的我似乎走入歧途，感到实在遗憾。母亲也很了解我的日常行为，在她看来，我这个有些神经质的孩子，虽然当不好实业家，但当画家更叫人不放心。

我遭到父亲强烈的反对，母亲也不赞成，心想只得放弃当画家的希望了。眼看就要决定升学了，我到教英语的班主任阪部老师家里商量此事。这是夏季炎热的一天，谈着谈着，想当一名画家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眼泪不由地滚落到地上。

“我反复考虑，你还是学画画为好。父母先不管，你自己到底作何打算?”老师问。

“我想学画画。”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好，我去跟你父亲说说。孝敬父母不仅限于双亲健在的时候。”老师说罢把我送出门外。

走了一段路，我突然发现老师光着身子拄着一根拐杖。天气酷热，老师光着身子同我聊天，因为只顾说话，他就那么走出来了。

“哎呀！”他吃了一惊，猛转身往回跑。他的背影我至今也没有忘记。

我打算当一名西洋画家。我一点儿没有亲近日本画的机会，我所生长的神户这块土地的环境深深浸染着西洋文化的情韵。那么，我为何又搞起日本画来了呢？这是因为反对我当画家的父亲，听从了班主任老师的劝解，他考虑了我的志愿。“一个体弱的孩子，要上到大学，看来也很困难。那只好放弃了吧。”父亲很不情愿地说。

但是父亲对绘画一窍不通。他听熟人说，要当画家以日本画为宜，于是他就认准非日本画不行。美术学校考试的日子临近了，而我一直画的是木炭素描，一下子转成日本画，真不知如何是好。不管他了，心想只要能报考美校就行。考试第一天画油菜花，第二天画蛤蜊写生。以前我没有练习过这种清晰的线条和明亮的色彩，早有了几分气馁。发榜时却被录取了，真是喜出望外。

我离开父母兄弟，在东京租了私人旅馆，到上野的美术学校走读。我并非盲目进入这所学校，感情上是经历过一番曲折的，所以我心里很是紧张。世上有多少人想当画家啊！

但由于环境不允许，才能得不到磨炼，终于被埋没了。然而，我却幸运地获得了机遇，可以在这条道路上专心致志走下去了。是做普通人，还是做艺术家？这个问题很令我迷惘，如今，不管愿意不愿意，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关头了。我想我必须努力搞好学习。

怀着这番心情，我认真学好美校的功课，直到毕业我连续几年是优等生。一年级夏天，我沿木曾川到天幕旅行，登上了御岳。是第一次攀登这么高的山。少年时代是在神户度过的，我登过那里的六甲和摩耶的群山。我第一次看到7月间雪溪仍未消融的山峦。从神户翻过一座山就是丹波，那里是酷寒黯淡的山国，然而我所接触的是淡路岛和濑户内海温和的自然，处身于神户市民明朗的生活之中。木曾川沿岸十天的行旅，使我对山国雄伟严酷的自然和当地居民素朴的生活深有感触。对于当时刚刚踏入艺术险途的我，尤其具有强大的魅力。打那以后，我常到信浓和甲斐的山国去旅行，观察那里的自然，以此作为绘画的题材。

在神户家里，哥哥终了学业后，损害了健康，患了肺结核。那时候，得了这种病，简直等于被宣判了死刑。在昭和初期不景气的年代，长子得了不治之症，我这个次子又搞起靠不住的绘画来，难怪父亲悲叹不已了。

四年级夏天，我绘制第一幅“帝展”参展作品时，哥哥死了。母亲的头发一下子变白了。

总算完成了一幅参展作品。我和加藤荣三君两人一起去美术馆看评选结果，榜上没有我和加藤君的名字。这下子完啦！再仔细一瞧，这里发表的是西洋画部分。不一会儿，日

本画部分也贴出来了，我们两个都中选了。那时真是高兴得脚不点地了。我跑出上野公园，到邮局给神户家里拍了电报。一直为死了哥哥而悲伤的父母，我仿佛看到他们这时也露出了笑容。那作品题为《山国之秋》，画的是秋日夕阳照射下的八之岳和山坡上的村庄。

第一幅参展作品入选了，登上画坛的道路似乎很顺利地打开了。周围的人都期待我不久的将来有进入“特选”的可能。可我获得这种殊荣，还是受过种种磨炼很久以后的事。

哥哥病势恶化的时候，家里在须磨租了一间小屋，将他送到那里疗养，母亲和护士形影不离地照顾着。即使没有哥哥的病，因为处于萧条时期，我一到四年级，就不要父亲的供给，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了。我应《少年俱乐部》和《儿童园地》两家连环画社之请为他们画插图。鉴于两家的编辑都是出于同情心给我工作的，所以进展不是很顺利。为此，我付出了好多时间，为了不影响学业，我费了很大力气。但我终究能够独立生活了，随着毕业的临近，我感到心中很充实，情绪也从未消沉下去。

我自进入美校，就一味埋头钻研日本画技法和整个艺术方面的学问，初次接触社会，为了实现自立，我不得不放慢在艺术方面的进展速度。我从来就保有这样的信条：不管做什么都量力而行，达不到的决不勉强，只要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作出最大努力就成了。毕业时我师事结城素明先生，取了“魁夷”的雅号。至今还有好多人问起这个雅号的由

来，其实我在离开美校时，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这个称呼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本名新吉，东山是姓，使人联想到京都的山，带有优雅的意味，这回来个相反的名字。日本画家的雅号多半是美好的，带有祝福的意思。我年轻时有一种反抗心理，故意起了个不伦不类的有着怪诞之感的雅号。

毕业之后，我入籍研究生院，和加藤荣三、桥本明治、山田申吾等六位同学组织了六篠社这个团体，每年在资生堂画廊举办一次研究作品展览。在首次展览会上，我参展的是一幅黄色山道风景画和一幅鲜红的煤气罐素描。

当时，我想趁着年轻的时候到西洋看看。不光看西洋美术，也想有一两年时间体验一下西洋的生活。我认为即使是日本画家，为了将来决定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也有必要看看非日本式的生活和艺术，而现在正是时候。父母若是年龄更大，我担心就没法远行了。况且，我自己也没有结婚，轻松而又利落。那么，到哪儿去呢？油画画家去法国，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日本画画家的我，并不想掌握这方面的技术。我讨厌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偷懒想法。北欧的国家如何？没有日本画家的地方既安静又便于学习。我脑海里浮现出了德国。它既不像法国那般优雅，也不像意大利那般明净。这个国家所具有的庄重的晦暗从很早以前就吸引着我。经调查，德国的美术馆有着丰富的资料以供西洋美术的研究，在一般生活上很讲究实际，适宜居住，而且以此为根据地，到欧洲各地旅行也很便利，我看到这里的条件实在不错。

计划一旦决定，我花了两年时间筹措出国经费和学习德语。因为上学时就有了工作，所以即使毕业生活上也能维

持，但是要准备一笔路费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一面画插图，举办团体画展，每年都为“帝展”提供作品，一面到中野学习班学习德语。我当时去找美术学校校长和田英作先生商量。先生问道：“凭这点费用，要是生病怎么办？”“要是生病，在日本也是一样没办法。”听到我的话，先生笑了。

总算筹齐了一年的生活费，读完研究生二年级那年夏天，我就出发到欧洲去。正在我想方设法节约旅费的时候，国际轮船公司经理向我伸出热情的手，让我搭乘该公司的一艘货船。这艘货轮要到大连装载大豆驶往汉堡，船客只有我一个人。船上装满了大豆，经过印度洋时，就像潜水艇一般破浪前进。

船没有走一般的欧洲航线，路过非洲奥兰港，又装载了碎煤，由比斯开湾经英吉利海峡到达汉堡，费时两个月。这次航行给了我一次绝好的机会，使我得以体味雄伟的海洋之美。海天一体，银河壮丽，大洋上的暴风雨，南海火红的落日，跳跃于波浪间的海豚，我为这天空和海洋雄大的变化景象所迷醉。

10月中旬到达柏林。泛白的缺乏光亮的太阳，低低照射着雾气濡湿的柏油路。在日本学会黑田源次先生的关照下，德国大学生为我寻找宿舍，终于在施恩莱特夫人处觅得一间房屋。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丈夫，亲手将独生儿子抚养成人。为我找到这间宿舍的是一位政治大学的学生，他和父母住在同一座楼房里。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德国的那一天。

柏林大学有专为外国人开设的语言课，我一边上学，一

边参观博物馆，熟悉那里的生活。德国在希特勒任首相之后，是狂热的空气渐渐高涨的时期，笼罩着即将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安的浓云。尽管如此，那时还是个和平的时代。到了圣诞节这天，施恩莱特夫人家中也装饰起圣诞树，互赠礼品，互相祝福。大年夜，我和克劳泽以及其他伙伴一同到日德友协负责人肖本家中聚会，尽情地热闹了一番。当时，大家挤在厨房里用流铅占卦玩。将圆心形和各种形状的小铅块盛在汤匙里用火熔化，再"嗤"的一声倒进冷水里。房东老妇手掌上捧着一块奇形怪状的流铅，望着我说："啊，这是一座绿阴茂密的海岛，是具有浪漫气的日本风景。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风景画家。"大家听了一齐鼓掌。不用说，她知道我是学习绘画的学生，才故意这么说的。当时的情景，直到现在依然历历如绘。不一会儿，时钟敲了零时，在除夕的钟声里，大家举杯致意，互道祝福："新年快乐!"

我终于习惯了柏林的生活。3月末，我到欧洲各地旅行。我参观了魏玛、耶拿、纽伦堡，来到了罗滕堡。这座城池被中世纪的城墙包围着，简直是远离现实的童话世界。我很惊奇。尖顶残旧的小型民居鳞次栉比，房檐下突现着古风的招牌，屋顶上有鹳鸟的巢。广场喷泉边汲水的少女，房门前晒太阳的老婆子，这情景使我备感亲切。

在慕尼黑看了丢勒、克拉纳赫等人的作品。我被贝也伦山中的柯尼斯湖深沉的静寂和神秘久久吸引。我不会忘记贝也伦山民虔敬的问候。我住在贝尔希斯花园这个美丽名字的村庄里，背后是高耸的巨大的山岩。传说古代巴茨曼国王受到神的惩罚，和妻子一起化作了山石。我想，能成为一

座美丽的山峰，即使受神的惩罚也很值得。

越过布伦内罗山口进入意大利。这里春意正浓，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从威尼斯、佛罗伦萨、锡耶纳、罗马、那不勒斯，到比萨、米兰，又来到瑞士。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绘画更加强烈地吸引了我。

在佛罗伦萨，我看了文艺复兴极盛时期巨匠们的绘画，他们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我也看了文艺复兴初期一些伟大画家的绘画，他们是乔托、弗拉·安吉利科、弗兰西斯加、波堤切利。面对着众多的作品，我为之振奋，为之倾倒。一种绝望之感袭击着我：我也能成为一名画家吗？

一天，我访问了圣马可修道院。这里有美丽的庭院，中间分布着古老的水井和树林，周围是回廊，楼上楼下屋宇朴素，可以说都是弗拉·安吉利科一人画出来的。圣母母子身边描画着奏乐的天使和基督初代记，二楼的廊下有美丽的《受胎禀告》，每个僧房的壁画其表现都很简素。看到这些，我的浮躁的心胸又沉静下去了，感到一种清纯的安息。这种充满宁静的净福的美，也是和弗兰西斯加的画面相通的。我又想起了在柏林美术馆看到的克拉纳赫《逃亡的圣家族》，也许是那种忧愁中安然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吧。我在圣马克宁静的景色中所看到的可以说是心灵的故乡。

我从意大利进入瑞士后停留于日内瓦，在夏蒙尼眺望勃朗峰的千古白雪。我对着阿尔卑斯山雄伟的风景写生，画下了汝拉山和弗里堡的溪谷。这些全仰仗驻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机关日本代表吉阪先生的关照。

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参观了那里的美术馆。在伦敦得到日本银行支行行长岛居先生的照料。7月末，我回到柏林。这时，友枝高彦先生作为日本学会会长接替黑田先生来到柏林，日德交换留学生制度制定后，我被首批推荐为交换留学生，此后两年的留学费用全由德国政府支付。

作为日本画家的我当然不同于油画家，在外国的三年也许会脱离本行，但我想，即便算是不务正业，我也打算趁着年轻时候学好西洋美术史。

柏林美术学校召开画技方面的课，美术史包含在柏林大学哲学科之中。所幸，我已修完高级德语，自信大学的课程可以听懂一半。柏林大学位于菩提树下大街东端，城之桥旁边，前面是国立歌剧院，和图书馆相邻。渡过桥便是城堡。柏林大教堂和博物馆的广场。这广场围绕着施普雷河，被称为卢斯特公园。

大学校长是欧根·费沙博士，开学典礼分科举行，校长同每个人一一握手，颁发了署有他的名字的证书。美术系主任是布林格曼教授。我主要听了德国和意大利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课程，其中有一位欧洲首屈一指的东方学者丘姆梅尔博士，我对他的日本美术史课也很感兴趣。

喜欢音乐的我，不能经常去听音乐会，逢到有好的歌剧演出，我就买星期天早场的票，站在剧场顶层观看。俯看下方遥远的舞台，也受到很大的感动，尤其是富特文勒担任指挥的时候。

我的留德由于父亲生病提前一年回国了。在这之前我

一直都很顺利，可打这时期起，逐渐滑入了黑暗的山谷。

归国前很令我放心不下的父亲的病，并没有多大的危险，然而父亲的生意却越发艰难了。我过去一直埋头学习，只顾自己奋进，很少考虑父母，这让我内心十分歉疚。

在国外我曾听到松田文相①改组“帝展”的报道，引起了画坊的大动荡，我也感到无所适从。回国后我给“帝展”送去第一幅参展作品。我想，全家正处于命运浮沉之秋，我一定要画出一幅优秀之作，谁知还是落选了。

展览会2月25日开幕，第二天早晨，我怀着惨淡的心情，为了生活，到上野去为孩子们绘制连环画。我从御徒町下了省线②电车，感到空气有些异样。积雪很深，人影稀少，走进商店一看，空荡荡的，店员们呆然而立。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听到了几位大臣被杀的消息。这就是“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当天。

松田文相暴死，平生代替文相，改组后的首届“帝展”再经改组成为文部省美术展览会，于当年秋天开幕。到了第二年又变成了新的“文展”。日中战争爆发，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一切。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情势之中，我的朋友们都逐渐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跃成为画坛的宠儿，而我却一直没有出头之日。“文展”成立后，我每年都有作品入选，作为新人受到注意，但我本人处于在暗中摸索的时代，画风没有固定。我用浅淡的色调画了一些白马什么的。当时有些画商来求画，

---

① “文相”即文部省大臣。

② 即铁道省管辖的线路，后又称“国铁”或“国电”。

还有的要做我的经纪人，但我都谢绝了。因为我想，将那个时代的作品大量放手，对今后没有什么好处。但想到父母，想到自己的生活，心里确实愿意多增加一些收入，不过当时还是忍耐住了。回到家里，听到父亲说生意难做，怀着黯淡的心情相商怎么办。

“再不娶媳妇，这样下去谁还愿上门呢?”母亲担心地说。听到她的话，我的心情也越发沉重起来。

那个时期，我一直在外旅行。在大井町的瑞穗幼儿园租了一间房子，一年里有大半时间是在山野的大自然中度过的。

“尽情观察了自然，把心当作镜子。”结城先生赞扬说。我在自然的怀抱里，和亲切的山川树林对话，在那里获得短暂的安息与慰藉，画了许多四季景色的素描。

东北地方落雪的景象，上越甲信山野的四季，濑户内海的小岛，遥远南方的新岛，尤其是八之岳高原美丽的森林，一年中总要去十几次，以极大的兴趣眺望那些熟悉的一草一木随季节而变化的姿影。独自站在冬日的高原上，周围的景物对我来说，比身居闹市有着更多的亲切之感。在雪深风猛的高原之上，为什么到了春天还残存着干枯的细芒草呢?我感到不解。冬天，大雪越积越深，而芒草却不倒伏，最后仅把梢儿伸出雪表。联想到化雪的时候，它又会从梢头渐渐显露出来，留恋于春色里。看到这柔弱的生命顺从命运而坚韧生存着的样子，我十分感动。

昭和十五年(1937年)，我结婚了。那时32岁，是朋友中最

晚的一个。

一天,朋友突然问我:

"你想结婚吗?"

"想呀。"我回答,"怎么回事?"

对象是当时美术学校的老师川崎小虎先生的长女,听到这个我的心情很复杂。有两种考虑同时涌上我的心头:作为终生伴侣,画家的女儿也许更合适,但目前家中景况或许会成为很大障碍。

"那么,我想直接找川崎先生问问,你能帮忙联系吗?"

朋友看到我性急的态度,很是吃惊。第二天下午,我到川崎家拜访。

那时,我也奇怪为何要急着解决这个人生的大问题。既没有见过女方的面,也不知道性情如何。可我总感到仿佛有什么人要我服从这一命运。

我向对方父母谈了家中将要破产的情况以及自己喜欢放浪的生活方式。川崎先生听后平静地说:

"借债搞绘画倒没有什么,不过眼下这种生活还得持续十年才会干出点名堂来。"

他轻描淡写地说。那姑娘出来献茶,我也没有看清她的面孔。

"好吧,我同神户的父母商量商量。"

我离开了。我怕个人的私事经别人传达,说不定会告吹,必须自己直接去说才行。到神户告诉了父母,他们既像担心,又像放心,表情显得很复杂。

不久,在中野的鹭宫租了合适的房子,开始了我们的婚

后生活。我想总算有了着落，可以安安稳稳埋头工作了。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弟弟毕业就职不久得了结核，住进了近江八幡的疗养院。还有，母亲在我创作参展作品时到东京来为新婚家庭做帮手，可到京的第二天就因脑溢血病倒在床榻上了。

日本的战时体制加浓，我强烈预感到一场大的战争迫近了。12月8日天未明，无线电广播了对美英宣战的布告，随着《军舰进行曲》，又传来了奇袭珍珠港的消息。我觉得我应该着手处理神户家中的事情了。我找熟识的律师商量，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这个阶段的事情，我没有心思详细表述，但我确实深切体味了命运的苛酷和人情的可贵。第二年夏天，事情总算理出了头绪，父亲高兴地说："这下子可好啦！"谁知一个月后，他因肺心病发作猝然而逝了。

离开神户的家，我把弟弟转移到东京的中野疗养院。

昭和十八年(1943年)春天，我在旅居北京的熟人的劝说下，经奉天、热河，在北京住了一阵子，归途中又到京都旅行。在热河省的承德呆的时间最长，站在荒瀚的风景里，眺望那一座座点缀其间的高大的喇嘛庙，尽情感受着梦幻般的景象和边境小城的诗情。这时候，战局越来越不利。一个人单独走在这样的地方是危险的，驻屯的军人这样提醒着我。然而，这悠悠的大陆的风光却使我的心一片安然。城头边离宫的泉水流入热河，白杨和柳树都绽放出了嫩芽。

在北京看了紫禁城、天坛、万寿山，其宏伟的规模，令我震惊。北海公园的湖面上漂浮着小艇，散步的人们步履也很悠闲。

战局眼见着不利起来，物资缺少，统制严酷。画家也必须用适当的形式协助战争了。我在画坛上还没有这样的地位，足以作为引人注目的采访组的成员被派往南方诸岛。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只能成为战争的累赘。

炸弹掉下来了。岳父川崎小虎被疏散到山梨县，我们便住了进去，顺便看守房子，直到有了新的房客为止。我们把行李搬进川崎家不到一星期，原来鹭宫的房子就遭到轰炸而化为灰烬。母亲患中风病行动不便，她不愿躲防空壕，假如那时我们还住在以前的旧居，将会是怎样的结果？一想起来就害怕。

但是在阿佐谷也没有安稳地住下去。考虑到我早晚会被应征入伍，无论如何得把家属疏散出去。妻的妹妹住在高山，打算租住他们家的二楼。我们只有一些手提的行李了，妻背着母亲的被褥，我驮着母亲直奔飞弹的高山而去。我把弟弟从中野的疗养院转移到离我们稍近的富山县千里疗养院。

我们犹如暴风雨中的树叶被吹送到高山上来。这座山间的城镇，显得多么优雅美丽。宫川畔的柳树长出了嫩芽，简直像迷蒙的烟雾。明神社的森林里，樱树已经绽放出花朵。我们一到森下町房子的二楼上，不由互相对望了一阵子。母亲、妻子和我三人，这就是我的全家。家具杂物都没有了，只有睡觉的被子，少量的衣物和画具。尽管如此，心中却充满了感激和幸福，充满了互相安慰和体贴的心情。

高山的生活开始了。过了两天，妻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吊起了棚架，窗户上挂上了窗帘，为母亲设立了佛坛，开始洗

涤衣服。母亲不时从被窝里坐起来，透过窗户高兴地眺望田野和对面的丘陵。我也忘记了一天天迫近的苛酷的现实，到高山镇的街上散步，细细品味着古老的日本文化的情韵，或登上高丘，对着美丽的风景发出感喟之声。

可是，该来的还是无情地来了。以前和我有过关系的东京某家工厂，疏散到了长野县小诸，我到那里商量能否在厚生科里办理个户籍，这时，一封电报送到了。26日入伍，立即返回，并马上给品川区长回电。

阅读电报时，我有一种奇妙的空漠之感。我眼前浮现出妻子打开这封电报时的那副认真的表情。征兵令在哪里，到哪里入伍，电文上没有说。马上赶往车站，打听开往高山的火车，今天已经没了班次，无暇回高山了，只能直接回户籍地品川了。

到达上野，立即赶往品川区役所，在暗淡的电灯光下接受了征兵令。兵种为迫击炮手，入伍时间是26日下午1时，部队为千叶县富势村东部第八十三部队。我拜访了市川市的中村先生，受到大家热情的招待。

我预感入伍期的到来，同母亲和妻子互相商量好了以后的事。但想到病中的母亲和弟弟，还有妻子，想到至今未能好好作画的自己，这无疑是件非常悲惨的事，然而那时候，一种彻底的绝望之感，似乎压抑了一切感情。洗脱掉浮世的尘埃，这样的事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容易实现的。然而这时候，我的心变得最为纯粹了，尽管这是受到巨大的外力才到达的境地。

我穿过柏车站上络绎不绝的人伍和送行的人群，独自一人钻进了营门。第二天只呆了一天，就转向九州，进入熊本市水前寺的连队，成为一名追击炮兵的二等兵。

一到那里，就是连续猛烈的空袭。三日后，穿过熊本市，来到清正公庙内的寺院，分班接受训练。我的任务是敌人一旦在有明湾登陆，我就在那里做好独身掩体，携带炸弹准备去炸战车。

一天，行军到达熊本城时，登上了天守阁遗址。被称为森林之都的熊本城对面，肥后平野一片无尽的绿色，远处绵亘着雄伟的阿苏山。当时，我有一种冲动感，对眼前的景色入迷了。归途中，我一边奔跑，一边回想，那风景为何变得如此美丽而光灿呢？自由旅行的时候，即使看到这样的风景，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稀奇。这是平凡的风景，平生总是一晃而过，而今却显得如此美丽！这就是生命的闪光吧，恰恰被我看到了。也许过去对于生命缺乏紧迫感，于自然的反映中捕捉此种闪光的灵感十分迟钝吧？什么展览会啊，名声啊，不正是这些妨碍了我，使我的眼睛未能发现自然之中真正美丽的东西吗？一定是没有用纯净的心去看待自然。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如今，我已经没有希望长生和没有希望作画了。我混杂在满身汗水和尘土、一边跑一边喘息的人群里，心中时而欢喜，时而悔恨。

呆在熊本的时候，曾清理被焚烧的专卖局的遗址，受到过大空袭，从战争失败到离队，精神上经历了种种空虚，但有一件使我感慨至深，那就是人的伟大之处。我们班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澡堂经理、建筑工、箍桶匠、面铺老板、警

察、僧侣、公司职员等，尽管在社会上有着阶级和贫富之差，但在这里一成为二等兵，就去掉一切现出赤裸的原型。各人掌握的技能在这里都不起作用了，人人都处在平等的立场上，可其中也能看出某些人的伟大之处。给我这一感觉的是东京某寺院的住持。打那以后，我看人完全摒弃了才能、财富和地位等因素，用剩下的东西去衡量，而且以此作为反省自身的尺度。

总之，我又回到了本以为再也不会回来的世界上。在前往高山的途中，路过富山县千里，到医院探望弟弟，这才得知母亲和妻子已经转移到甲州川崎家的疏散地去了。到达甲府，穿过烧成荒野的市街，乘上荆泽的电车，车上偶然遇到复员回乡的川崎家的长子铃彦。

全家又一次团聚，我陶醉于自由作画的一天来到了，又到村庄附近写生了。其间，母亲渐渐衰弱，起先请的医生只说是胃肠障碍，但情况似乎不容乐观。再请别的医生诊察，他斜着脑袋宣告说，已经是病危状态。我坐立不安，心中充满了眷爱和悔恨。妻子和我拼命守护着，母亲日渐衰弱下去。我给弟弟发电报，弟弟从富山艰难地赶来，面色苍白地说：

"幸亏赶上啦。"

弟弟告诉我，他自己的病情也相当严重。三天之后，母亲去世了。

我曾担心，疏散来的人一旦客死异乡会给人家造成多大的麻烦啊。然而，这里的人们很重信仰，他们像对待自己的事一样给予了亲切的照料。一个刮大风的晴朗的日子，我

们拉着灵车到松林中的小火葬场去。新雪辉映的富士山看上去十分美丽，烟雾在透明的天空里消散了。

办完母亲的葬礼，我来到市川市，为翌年2月举办的首届“日展”绘制参展作品。我在丧母的悲痛和弟弟病重的不安中竭尽全力绘制这幅作品。发榜的当天，没有人通知我是否入选，只得亲自到美术馆办公室查阅中选名单。奇怪的是我一眼就发觉没有自己的名字，再一一仔细反复查看，当弄清自己确确实实落选之后，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美术馆。我垂头丧气回到家里，等待着我的是弟弟病危的消息。

在富山疗养院看到弟弟，他面颊潮红，声音沙哑，低得几乎听不到说些什么，但还不是濒死的人。喉头结核相当严重，在当时来说，这病是没办法医治的。我坐在弟弟身边，在随身携带的纸片上画了各种图画，钉在弟弟躺着也可以望见的墙壁上。我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弟弟叫我画玛丽亚的像，我画了一张看似圣母的像。

“像座花园啊!”

弟弟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画看。环境的寂寞，疾病的痛苦，他没有吐一个字。作为一个人，弟弟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这使我非常钦佩。此后不到一周，弟弟也去世了。

刚刚收纳母亲遗骨的墓穴又收纳了弟弟的遗骨。至此，将我的欢喜看成自己最大的欢喜、将我的悲哀当作自己最深的悲哀的亲人一个也没有了。家中只有妻子和我两人，而且至今栖无定所。妻子留在山梨县疏散地，我一个人僦居市川，对于今后的生活设计和自己的艺术前程必须好好考虑

了。东京也成了一片焦土，这时开始出现一些小型的简易住房。这个时期，我沉沦于深渊之中。然而，当我意识到不能再继续沉沦下去的时候，对于我来说，也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既有揪心的悲伤，又充满着恐惧，我好不容易到达这里，虽然有些迟了，但我自己却感到成熟了。

在一位老朋友的介绍下，我到美军红十字会教日本画。我把妻子从疏散点召来，租借市川中村先生事务所的二楼住了下来。起先只打算租住两三个月，再去找房子。可市川很难寻找到合适的住房，就这样，日子很快过去了。

这年秋天，第二届“日展”开幕，我画了一幅题为《水边放牧》的群马，中选了。这是延续战前的作品，真正决定我战后前进路程的，是翌年为第三届“日展”绘制的参展之作。

1946年冬，我登上千叶县鹿野山。站在开阔的山顶瞭望台上，只见夕暮将近的澄明的大气里，重重叠叠的山峦向着远处绵延。褐色的山肌在晚霞里辉映，显现出微妙的变化，由淡红色逐渐变成绛紫色，山峦上面是明丽的无限广阔的天空，不带一丝云彩。

我坐在没有人影的草原上，观看时刻变幻的光与影的色调，忘记了寒冷。我的胸中涌起各种思绪，抑或经过喜悦和悲伤寻求到了心灵的休憩吧。这情景与其说是作为对象的现实的风景，毋宁说是我的内心的真实写照。翌年2月，我走进春天里写生构图，为第三届“日展”画了题为《残照》的作品。这幅画获得特优，被政府买去了。

绘制《残照》以后，我决心当一名风景画家。自古以

来，东方美术中的风景不是客观自然的描写，而是作者心情的一种主观自然的表现。我细密地观察自然，并不是带着分析的眼光看待自然，而是对于自然中生命的发现毫不夸张地准确地把握。我们画家必须将自然中感知的东西生动鲜明地再现出来。

我在画面上所表现的，不是颜料，不是水墨，也不是纸和绢，而是大气、山川、森林、流水，是因季节和天候而千变万化，因纬度、高度和各地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大自然。战前我作过那样一次旅行，是我的眼睛模糊了吗？是观赏的密度不够吗？或者说表现的技术欠佳？然而，今后不同了。就像在战争中眼界大开时一样，我在平凡的自然的一角，能够描绘出自己心中的微妙。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吧！

1950年第六届“日展”，我拿出了《路》这幅作品。这画取材于青森县八户种差海岸的某所牧场。我最初在八户画这条道路的写生，是十多年前的事，画的是灯塔和放牧的马群。我从这幅素描中获得启示，将构图集中在这条道路上，省略其他一切说明性的素材。光用一条道路构图总有些不安，我不能不考虑这是否能成为一幅画。然而，这条道路的影像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我想我可以把一切用心细致入微地注入到这条道路之中。我还想到那里看一看，但是我又担心，十多年前看过的路，经过战争，如今还会保持原状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去看一看。于是，我离开了上野。当时因仙台附近闹水灾东北本线不通，只好乘奥羽本线绕道青森抵达八户。

“还是应该来啊！”我大声地说。十多年前的道路已经荒

芜，但仍保持往昔的样子，向对面丘陵绵延而去。

我想创造一幅在夏天早晨清凉的空气中静静呼吸着的画面。这幅作品所象征的世界，对于我来说，既是遍历的归结，又是新生的道路，它是绝望和希望交织着的绵延无尽的道路。

这年的“日展”，我首次担任审查员，这幅参展作《路》获得众多人的共识，一夜之间为画坛和社会所承认。和数年前相比，该有多大的不同啊！我的工作终于获得成功，受到了欢迎。然而，最会为我感到高兴的父母和兄弟都不在了。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寂寞和怅恨，今后不论命运对我如何微笑，我都会始终抱有谦虚的态度吧。

《路》之后，第二年第七届“日展”，我又拿出了《雾》。这幅画是描绘山中湖畔落叶松林中的雾。

其后，我一如继往到山川海洋去旅行。当我感到自然景物中出现的现象和我心灵息息相应的时候，我就描绘下来。我并不打算以此为素材绘制参展作品，而是自由自在，处于一种无所用心的精神状态之中。每次出外旅行，我的内心总是充满着解放感，精神也活跃起来，即使到同一个场所，但每一次都有新鲜的感受。抑或同一状态的自然，每次看了都不会有相同的感受吧。对于自然的倾倒，同时也是对于日本美的回顾，对于日本美术传统中的自然感受方法及其表现方法的一种深深的共鸣。

我在芝英会第二届画展上画了题为《秋风行画卷》的长幅画卷。那是到山梨县嵯峨盐写生回来的时候。下山来到

乡里，步行时忽觉有秋风吹过。我想，风虽然不可见，但却可以把风力作用的状态画到绘卷上。那是战争结束后不久的事。其后每次出外写生，我都留心各地的情景，看有没有适合于绘卷的内容，并随时画下来。等准备好了，就开始绘制。这表明我对日本的自然的挚爱，对自古日本人自然观的共鸣，还有对于大和绘的深深关注。

1953年，在现在的市川市中山建了简单的住房搬了进去。开始租住中村胜五郎先生事务所楼上，本只打算一两个月，谁知一住就是七年的岁月。对于这座房子，我有着各种回忆。两间木板房，一间六叠，一间四叠半，没有厨房和厕所。窗户很小，制作大的画面时，因为光线不均匀，在调试色调时，很费脑筋。然而，我们很感谢这段生活，专心致志埋头于绘事。在那终战之后的深渊里，我之所以能够走到这一步，多亏许多人好意的帮助。

1953年“日展”参展作《山谷》是在新画室里制作的。白雪覆盖的山间小河化冰了，河水潺潺流淌。严冬过去，春天的气息已经来到，这自然一隅的情景不正是当时我的心境的写照吗?

翌年春，美校时代的同窗、建筑家吉村顺三先生，打算在纽约近代美术馆庭院里搞一座书院风格的日本建筑，他托我在隔扇、壁龛和杉木门上作画。我在隔扇、壁龛上画了水墨山水和松、竹、梅，而在杉木门上用颜料绘制了菖蒲和芥子花。这座建筑在纽约展出后，保存在弗拉德尔菲公园里(现在，这些障壁画因破损而消失了)。

这一年，每日新闻社主办的首届现代美术展开幕，我画

了一幅由千叶县浜金谷望锯山的作品。这与其说是现实的风景，不如说是幻想的世界。从浜金谷眺望锯山，那心情仿佛是站在山石之前，面对着深山里的黑暗的湖泊，湖水的涛声和渔村的喧闹暂时消隐了。夕暮由山坡爬上来，山头仅仅残留一些落日的色调，画面上实景和想象交错，显得更加生动。

然而在绘制过程中，不知因为什么一直彻夜干到展出的前夕，看看实在没办法便想放弃，于是断了参展的念头，刚睡下一个小时又忽然醒来，觉得尚有可取之处。再爬起来，对这幅打算丢弃的作品进行加工。这时候搬运工来了，我又踌躇起来。

“还是拿去参展，这画并非那样坏。”

在妻子的劝说下，我这才下了决心。这幅作品就是在展览会上获奖，成为我的代表作之一的《晚照》。看来，不论做什么事，最要紧的是坚持到底，不可气馁。

1955年，在樱井兼素洞举办了个人画展，陈列了《潮音》、《山湖》、《青峡》、《月明》等七幅作品。在第三届国际展览会上，我展出了描绘室户岬上榕树根的作品《树根》。

增建的画室9月里完成。在这之前，因为房子小得很，很希望有一座宽广的画室。我在生活方面崇尚质朴，然而画室却讲究明朗、宽适。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场所，是神圣的领地，是城堡。

这年，第十一届“日展”上，我绘制了《光昏》，这是在

新建的画室内完成的第一幅作品。

《光昏》表现的是由野尻湖所看到的黑姬山的秋景。起初，我从湖畔的旅馆里看见这种风景的时候，天空和湖水都是蓝的，全然是一幅明信片式的风景，没有想到要绘制成画面。忽然，在暗淡的暮色里感到湖水变黑了，脑海里浮现出一幅梦幻般的构图。接着，金黄的天空，暗紫的山峦，深沉的红叶，这些色调一起涌现于脑际。我想使这幅作品兼有装饰的效果和庄严的实感。在构图上，光有野尻湖畔的树木还显不足，我把在箱根姥子的写生也加添进去。写生时很认真，制作时省略了细部，主要由大块的色彩进行构图。这幅《光昏》获得1955年度艺术院奖，为艺术院会馆所收藏。

1956年，由朝日新闻社策划在银座松屋举办素描系列展，我的素描作为首届展出。展览期间，正巧举行艺术院奖的颁奖典礼。展出这么多的素描画，在当时也许是个特例，获得了相当大的反响。不过，我本人从前经常举办这种小型素描展览会。素描画最能体现作者直接的感受，不管谁的，看了都叫人兴味盎然。展览会最后一天，川端康成先生来了，他长时间地看了一遍。从那时起，和先生一直保持交往，第一次到他府上拜访，看了浦上玉堂的《冻云筛雪》和大雅、芜村合作的《十便十宜帖》，这件事令我难忘。

6月初，获艺术院奖人员幸获宫中陪餐之荣，其后，每人向陛下进一言，要说点什么。我说，日本是葆有美好风景的国家，自古以来，日本人对自然有极强的感受力，我要到日本各地旅行，绘制风景画。

“在日本哪里的风景最好?”陛下垂询道。

“因每人观点而异,我认为尾濑最好。”我回答。

1957年,恩师结城素明先生去世。步入画苑很晚的我,能够让先生看到我获得艺术院奖,这是最大的幸福。这一年,我的半生的自传《我游历的河山》由新潮社出版。在《艺术新潮》上连载的《我游历的时代》也已写完,出版了单行本。我写这本书的意义,与其说供人阅读,不如说是为了反省自己。这本著作写到了战争结束,可以说脱稿于悲痛的深渊。从那时到今日,我一直走着顺利的道路,成为所谓的画坛的幸运儿。

但是,艺术的道路上布满幸福这件事本身不是很可怕吗?我的艺术的立脚点应该基于谦虚、诚实和清纯。如果自己沾沾自喜于世人的掌声和获奖的荣誉,那么我就会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我写作《我游历的河山》,想起那痛苦而悲惨的时代,几次流下了眼泪。这泪水仿佛洗净了我内心的不纯。这样一想,我的作品又像本来那般清静,越来越具有精细的反省自身的特色。

晚秋山阴挂着细细瀑布的《山阴》,冬日树枝交错之处,一条瀑布坠落下来的《木灵》,冬景凋残前夕满山红叶的《秋翳》,这些作品相继诞生于当年到第二年这段时间。1958年,我成为“日展”的评议员。

我很早以前就打算画一组以东京为主题的系列画。然而,提起东京则一片茫然,问题是如何加以概括呢?我所抱的兴趣就在这一点上。当我选取冬这一季节的时候,我要描

绘的形象才开始形成清晰的轮廓。冬日的东京，我在这里可以唱出自己内心对于都市的寂寞之感。

《议事堂远眺》《东大校园》《东大九号馆》《尼古拉教堂》《门》《东云风景》《远方的彩灯》《窗》《树间》《桥》《东京塔》《护城河畔》，这十二件作品于1959年在弥生画廊(东京)展出。同时，将这些画作印制成精美的画集，并收入一组随笔文章，序文请川端康成先生撰写。所有这些画都在绘制“日展”参展作品前完工，“日展”参展作品是一幅《暮潮》。

10月的某日，宫内厅来人商谈为新建中的东宫御所制作壁画的事。这工作既突然又责任重大，因此，我首先详细询问了张挂壁画的房间的用途、画面的大小和制作期限等，然后答应下来。

至于题材，除了风景画这个主题外，再没有提出其他条件。初次到工程现场，在宫内厅高尾主管和设计者谷口吉郎先生的关照下，看了准备张挂壁画的房间以及御所内的各个房间。收容壁画的房屋有大宴会厅，画面将高出地板3米左右。当我抬头仰望的一瞬间，心中立即浮现出现代日月屏风的构想来。人们把这巨大的壁画交给我制作，我想，为了不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一定要接受下来，并负责完成。但是实际问题是，虽说期限是六个月，但正值冬季严寒时节，这项重大工程能否完成，我心中没底。然而高尾先生说了，一切都由我做主，谷口先生也是热情难却，我只好接受下这桩对我来说十分艰难的工程。

壁画大小宽22米，高2米多，面对墙壁，从右向左，缓缓流动着雄大的云朵和烟霞，用象征手法画的春、秋和冬的山岭，代表夏季的虹、早晨和夜晚，季节的推移，作为永恒表象的太阳、月亮……我打算将以上这些都作为壁画的构图要素，并思考如何安排和表现。

利用打底子的时间，我到京都去了一趟，花几天时间看了御所、大宫御所、仙洞御所的庭院、二条城、桂离宫、修学院离宫和智积院、三宝院等，还看了众多寺院如清闲寺、光悦寺、曼殊院等地方的环境。过去曾多次到过的场所，这次再来又有特殊的感受。我觉得古代大和绘中富有装饰性的风景，还有宗达描绘的松树、山峦，都是东山、鹰峰一带实存风景感觉性的表现。我打算在这幅壁画上试着进行装饰性的构图，现在对于这一表现手法更加坚定了信心。我想在绿青、群青、朱土、胡粉这些传统的日本画颜料中，充分搀入金泥和白金泥，大量使用金箔和白金箔，这样就会不失于草率而永远保持画面的高贵品格。

1960年4月27日，东京御所举行落成典礼。壁画题名为《日月四季图》。其后，我和谷口先生一起，在张挂这幅壁画的房子里，由皇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殿下赐晚宴。那时，我感到画画时的劳苦变成了愉快的回忆。这一年，我绘制了歌舞伎座的缎帐彩幕《晓云》。

1961年5月，朝日新闻社在银座松屋举办我的自选画展，展出了1947年以来的六十余幅作品。我初期的代表作都陈列在广场上。有机会让这么多人看到自己工作的成绩，实在幸运。同时，新潮社出版了我的随笔集《我的窗》。

这年，天皇、皇后两陛下的新居吹上御所建成了。宫内厅托我为这所新居绘制风景画是二月的事。我访问建筑中的御所，看了将来张挂壁画的墙面。一进大门，沿大厅的窗际有一段和缓的阶梯，画就装在阶梯的正面，两位陛下几乎每天都可以御览。

我考虑了各种题材，我请宫内厅请示陛下喜欢什么。宫内厅传话说，陛下的意思是从那须、阿苏、翁岛中任选一地即可。

5月中旬，我顺次到那须、阿苏、翁岛旅行写生。结果我画了由翁岛隔猪苗代湖眺望那须连山的风景，在长1.8米和宽1.51米的画面上着手构图。

阿苏和那须都是有名的风景区，而翁岛却不太为人所知。所谓翁岛只是个地名，位于福岛县猪苗代湖畔，同名的小岛漂浮在湖上。起初陛下为何在他所希望的景色中提出这个地方来呢？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才知道，陛下大婚那年曾在那里住过一个月，至今依然念念不忘。

初夏晴明的早晨，远方的连山，对面的山峰，新绿的树木，朝阳即将照射到湖水，我画下这一瞬间清静澄明的晨景。我把这幅画取名为《万绿新》，于11月18日敬献上去，以此祝愿即将迎来"还历"①的陛下青春永驻，健康长寿。27日，吹上御所举行落成典礼。

1962年，罗马建造日本文化会馆，为此，我以伊豆石廊

① 干支计年六十年重复还原，六十一岁为还历之年。

崎的松树为题材，画了一幅《绿冈》。

1960年到翌年两年里，我为展览会绘制了下列作品：青一色的画面上挂着细白瀑布的《青响》，绘着东寻坊海岸夏季太阳的《岩石》，杉林耸翠、一条小河雪花飞舞的《降雪》，幽暗的杉林映着明丽黄叶的《黄耀》等。

就这样，我的道路很顺利，又有个健康的身体，工作一件件干过来了。然而在我心中，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响起一个声音：你每天每天忙忙碌碌，有没有丢掉最要紧的东西？一项工作紧接一项工作，有没有忽略心灵的放松？有一次，我决心放开日常事务，以新鲜的心境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我曾经想到北海道住上两个月，但还是因为有要事不得不立即赶回来了。对啊，到更远的地方去！想到这里，脑里浮现出北欧来。在那以后的一年间，我从德国要来了丹麦、瑞典、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三国以及芬兰的地图和旅行指南，对自己想去的地方研究一番。

1962年4月18日，偕妻离开羽田机场。飞经北极的喷气客机十六个小时之后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耸立众多尖塔的古都的上空分布着棉状的云朵，正是复活节的钟声奏响的时候。这并非偶然。我所选择的旅行季节起始于北欧天地摆脱漫长的冬天、喜迎春季到来的时候，其间经过象征生命燃烧的夏至节，终止于夏季的末尾。在我们看来，尽管北国的阳光不算太强，但也是自然和人类礼赞生命的时节，是森林和湖泊澄静的季节。我甚至想，同北欧风物的相遇不正是我的宿命所定吗？正是在这里，我切实看到了长期以来孕育于心中的亲密的风景。

哥本哈根北部的蒂阿哈文公园。充满野性的鹿群。广大的阔叶树林。腓特烈斯堡离宫。菩提树和枥树之间光闪闪的艾斯卢姆湖。赫尔劳德湖上漂浮的弗莱德里克城。海滨城镇艾格斯科夫。安徒生出生的奥汀塞。令人想起古代生活的奥菲斯古朴的街道。有着鹳鸟巢的里贝城的屋脊。木椽伸出外墙的低矮的房屋。石板小径。小型广场上的喷泉。瓦斯灯。这些都是旅行之初深深印在心中的丹麦的景象。

庄严而蕴含着忧愁的瑞典的风景。报春的野花，青、蓝、紫，楚楚动人。湖水的浮冰日渐消融，已经到了白夜的季节。西里安湖畔的列特维克。寂寞的乌普萨拉荒野。闪耀着静静的白夜之光的波的尼亚海湾。北极圈以北遥远的拉普兰德。神秘的托尔尼托列斯库湖和游牧民族拉普兰人。成群的驯鹿。午夜里的太阳。具有北方的威严和灰暗的水都——首都斯德哥尔摩。还有，瑞典的明珠——萨拉市。

挪威之旅是从新绿的奥斯陆开始的。水上餐厅。纵横交错的游艇。在这晚霞明丽的季节，仿佛一切生命的喜悦都汇聚在这里。西海岸古老的港口城市卑尔根。沿着倾斜的石板路向下走，保存着黑塞时代古风的房屋，一排排呈现出破败的样子。位于郊外宁静的湖畔上的希腊式房舍。哈当厄高原的白雪。海湾壮绝的景观。高耸空中的岩石，向海飞流的瀑布。向相反方向作用着的两股力量，显得激烈而又强韧。狭窄的绝壁间隙里是迷茫的蓝色的海面。

芬兰人把他们的国家称做“斯沃密”(湖之国)。有几万个数也数不清的湖泊。无边无际连绵不断的枞树林。连接湖与

湖的运河。焚烧白桦环湖航行的船只。夏至节映红湖畔的火焰，是礼赞这个国家夏日的充满欢乐的瞬间。从这火焰燃尽时起，天一日日变短，开始向冬季过渡。被称为北方白色首都的赫尔辛基。湖沼地带明丽的城市萨贝林那。古堡城市赫梅林那也令人难忘。

此次旅行的最后，我再度回到丹麦，在蒂阿哈文住了将近一个月。到了7月末尾，空气渐渐澄净，林阴更加变浓了。海上的风吹遍森林，枥树的叶子在风中翻舞。透过树的间隙可以望见天空中飘流着绸缎般的薄云，它告诉森林，秋已经来临了。白夜的季节结束了。到了夜晚，森林南面的游园地点亮起了彩色电灯，林阴浓密的道路上，马车的铃声和马蹄声来来往往地响着。

哥本哈根的繁华街上，大摇大摆走过一只母鸭和它的一群孩子。演出精彩的舒曼马戏团。古雅的提波里乐园。居住在那里的热情的人们……

这里宁静的风景，这里人们安乐的生活。经过遥远的北国之旅，我的心仿佛被洗涤一般，充满了一种清纯的激动。回国后，我为“日展”画了一幅取材瑞典风景的《映象》，根据大量旅行素描创作的二十五件作品，于翌年1963年在高岛屋作为“北欧风景展”而公之于众。同时，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画集《森林与湖泊的国度》，新潮社出版了我的游记《白夜之旅》。

展览会引起的反响超出我的预料，这是因为有许多人被我从杂乱而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吸引到宁静的北欧风光中来了吧？抑或我所获得的感动又诱发人们心灵中早已失却

的对故乡的憧憬吧?

这年,我为“日展”画了一幅挪威风景《雪原谱》,在日本经济新闻社新社屋大厅的缎帐上绘制了《太阳树》。而且,神户新闻社在神户举办了我的代表作品展。

1964年,我为“现代展”制作了表现森林和湖沼的神秘的《森林的静寂》,为“日展”提供了以雪原的雾凇为中心,表现冬日清澄的静寂感的《冬华》。我还为北泽会馆的缎帐画了原作画《清晓》。

花了两年时间制作的石版画北欧纪行《在古镇》终于完成了,由明治书房限定出版一百部。这种石版画是18世纪德国发明的,现在欧洲许多画家都做过试验,然而在日本几乎无人问津。为了作一幅版画,要将几块版重叠印制。为此,作者必须一幅一幅地在版上画底稿。《在古城》收入版画五十幅,因而要画二百几十幅底版。这本书请川端康成先生精心写作了序文。

11月,被日本艺术院内定为会员,1965年1月正式任命。3月成为“日展”的理事,5月受赐宫中陪餐。

写到这里我感到对我来说,以战争为界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前半阶段是遍历和摸索的时代,后半阶段才真正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前进。细弱的小树几乎被严酷的风雪压倒,但终于坚韧地成长到今天,花了漫长的岁月才算成熟,这反而是幸运的。

常言道,年轻时吃点苦有好处,这是从结果上衡量的。我以为,痛苦不是良药,而是毒剂。只不过,对于这种毒剂有

了忍耐力才会产生免疫性，面对痛苦变得坚强起来。不要认为人生就是美好的，只要抱着这样的态度，即便在顺境时也能保持警惕，最后才不至于失掉自我。只有在这时候，才能说年轻时的受苦是一剂良药。

我从幼年时代就喜欢绘画，但对于艺术家这种特殊人物的异常生活却抱着怀疑。不过，我还是成了画家，就像我少年时代所担心的那样，父母在我尚未取得任何艺术成果的时候就死了。亲眼看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亲人一个也没有了。除了妻子之外，我身旁最亲密的人全部没有了，也许打这时起，我才彻底过着艺术的生活吧。生长于神户小商人之家的我，一方面对于单纯、诚实、平凡、安谧等温暖的人情和市民的健康明朗的生活充满共鸣；一方面又是严守心灵的秘密，带着众多的幻想而陶醉其中的与众不同的少年。

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带着自己的特点持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锲而不舍的生活方式，需要过着非人的生活。战后的我，确实度过了这样的日月。但是，我并不想制造出异样的、夸张的、大声叫喊的作品，也不对所谓新的形式那般动心。我只希冀把心静时所感觉到的东西如实地表现出来。我想，我的内心如果纯净，我的画也会纯净，我的心如果深沉，我的作品也会深沉。

我现在56岁了。我的艺术世界里没有所谓最后的终点，因此也没有年龄，将来也不会有快乐的时候。我必须循着这条道路孜孜不倦地走下去。正如我的命运不可预测一样，将来的事也不可预测，但我始终不忘初志。而且，我也不想失去人身上本能的素朴的温良。

第二部

邂逅，在许多时候并非起自偶然，而是和缘分联系在一起。循着缘分的线回顾过去，最后可以上溯到无限遥远的往昔，这条线也同时通向未来。为什么呢？因为未来的每一秒钟都会一点点变成过去。

因此，假如能从过去无数回忆中抽出一根维系现在的细丝，尽管对于未来所走的道路依然模糊不清，还是有可能作出某种预测的。

然而，实际上，要客观地看待自己颇难，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构成自己的人生行程。现在我想谈谈我一生中某些时期的事。从1965年到1975年约十年时间，我绘制了新宫殿壁画《黎明潮》、组画《京洛四季图》、德国和奥地利旅行题材的系列画《描绘古都》以及组画《窗》，接着我又绘制了组画《出现白马的风景》和唐招提寺障壁画《山云》、《涛声》。在这些绘画中，只有组画《京洛四季图》是数年之前就想画的，而其他作品的制作，对我来说都是未曾意料到的。

新宫殿和古寺院的大幅壁画，日本和欧洲古都的组画，对于绝不在画面中绘制点景的我来说，是很少为之的，就像一匹白马在风景中出现一般，作品的种类和题材是多种多样的。

皇宫新宫殿的壁画，唐招提寺御影堂的障壁画，题材固然由我本人选取，但本来事情的缘起并非出自本人的意志，我是受委托而制作的。几乎和新宫殿壁画同时，我画了《京洛四季图》，其后，去德国和奥地利旅行所画的众多的作品，有人也感到意外吧。另外，我在着手绘制唐招提寺障壁画之前的一年间，画了组画《出现白马的风景》，这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作品乍看起来似乎相互毫无关联，与其说是凭着自己的意志，不如说是靠着外力的作用而产生的。还有，像“白马”那样，有很多场合是突然出现的幻觉促成的。

但后来再想想，这并非全属偶然，我感到总有一条缘分的细丝连接着。沿着“旅之环”这种环状运动的方向，也是由某种必然性所决定的结果。

应日本经济新闻社之邀，在报上连载《我的履历书》是1965年，我56岁的时候。在这个栏目里出现的都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从岁数上讲，我还嫌太早。因此开始时我有些踌躇，但他们说姑且到这里作为一个阶段的总结也好，于是我改变主意，拿起了笔。

《我的履历书》中没有写到，实际上，我当时正应约为建造中的皇宫新宫殿绘制壁画，正在构思之中呢。听说被战火焚烧的旧宫殿，是明治时代的出色建筑。战后，日本这个文化之国屡次考虑重新建造新宫殿的计划，终于在1964年动工了，我在报上也读到了这个消息，以前我曾为1960年竣工的东宫御所绘制壁画《日月四季图》，翌年又为新建的吹上御所奉制《万绿新》，但紧接着又受托为新宫殿制作

大壁画，这倒是未曾想到的。

接受邀请时，新宫殿建筑宏伟，壁画将张挂在玄关的正面宽15米、高5米的壁面之上。我的责任重大，首先必须慎重考虑有没有这种可能。要是我没有为东宫御所绘制壁画的经验，一下子就开始绘制新宫殿壁画，我肯定难以下定决心。所幸，这回制作时间非常充裕，而且题材和东京御所一样，除了风景以外，再没有提出其他要求。只是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当外国宾客访问宫殿时，给予他们最初的印象是：到底是来到日本了。

这种一生中难得一次的巧遇，即便力不从心，也要不负重望，勇于承担责任。我渐渐增强了信心。

1965年秋的“日展”上，我以《白夜之光》参展。这是在芬兰的写生画基础上画成的。尽管北欧之旅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作为北欧的回忆之作，我还是为春季的“弥生会”画了《呼唤春天的森林》，其后又为“和光美术展”画了《夏天的道路》。《白夜之光》的画面是一片葱茏茂盛的针叶林，一条平行线分开两个湖。我之所以要画这幅巨作，是想使我对于北欧之旅绵绵不绝的回忆打上休止符。

1961年北欧之旅开始之前，川端康成先生劝我：“要画京都，眼下正是时候。”先生当时正在写作长篇小说《古都》。我年轻时对京都抱着亲切之感，打算有时间以京都为题材绘制组画。先生给我说这话时，我的一颗心正向往着北欧。旅行结束后，发表了北欧的风景画，这回决心要把京都画下来。

这年“未更会”展上我展出了《月出》。这幅画取材于长野县志贺高原，“青羊会”展上的《林泉》，画的是九州竹田用作公园的池子，两幅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日本情味和表现方法。也许自然体现了我对京都偏爱的心情吧。

1963年举办了北欧风景展，自那以后，我屡访京都，将亲眼所见的风物按照个人的理解作了素描。只是这些作品都没有在当时的展览会上露面，我计划绘制系统的组画再发表。

对于京都的热心就是对于日本美的倾倒，正和当时我所担任的重大工程紧密关联。建筑中的皇居新宫殿预定于1968年竣工，我受托绘制壁画是从北欧回来不久的事，因此在制作上有着充裕的时间。

最初我反复考虑要画什么。从宫殿整个建筑规模上说，首要条件是宏大的构思。我拜见了设计师，看了预示着竣工后样子的模型，了解到这是一座充分代表日本传统的建筑，因此壁画为了与此相协调，不用说也必须立足于日本传统美的基石之上。

当时，我的心境正处于由对京都的一往情深发展到对于日本美的回归，值得庆幸的是，壁画的风格也同我的兴趣相一致。只是从规模上说，在这种场合光凭日本传统美还不能够解决问题。

还有，同以前绘制的东宫御所的壁画不同，我以为在主题上应该具有宏伟的动感，这时我忽然想到了大海。我心中蓦然产生了这样一幅简洁的构图：狂涛充满整个画面，中

间加进两三座岩石。只有大海的题材才适合于新宫殿的壁画，它象征海国日本，波涛拍岸，声震天地，这正是永恒的生命的体现。

翌年1966年1月起，我拒绝一切邀约，首先花一年时间作波浪和岩石的写生。从山口县到石川县沿岸各地，以及男鹿半岛等日本海一侧，其他还走访了北海道、房总半岛、纪伊半岛几乎日本全国所有的海岸线。另外，京都寺院的石庭也拿来作为构图上的参考。

于是，1966年末，我从十六幅小底稿中选择一幅认为最适合的作为正式的构图。接着以此为基础绘制了草稿，又使用了和实际绘制时一样的材料进行试作。同时，在自家院中搭建了专用的临时工作室，准备好了纸张和颜料。在临时工作室里安装了滑车和电动升降机，以便于将画面树立起来或置于任意的高度自由操作。作了两幅相同尺寸的大草图，于1967年1月开始，着手绘制正式壁画。

在本纸上作画，由于技术上的需要，有时须将画面置于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然而制作大幅绘画时，对于这样一幅大型画板作如上的处置是困难的，而且运往皇宫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决定将画板分割为六幅，分组进行绘制。

颜料主要使用了绿青、群青等天然矿物。由于混合的比例或分子不同，可以获得由青到绿的多种多样的色调。岩石的黑色依然是用绿青和群青烧焦制成的；表现波浪的飞沫和波纹，使用的不是胡粉和银，而是白金箔，这是为了防止变色。

我希望生命感和装饰的要素不要背道而驰，而是浑然

一体。我翻阅了众多古代以来表现波涛及其水纹的画，我要绘出不同于任何人的属于自己的波涛。

幸好，制作的进展颇为顺利，也许因为我先有了为东宫御所制作大壁画、处理大幅画面的体验吧。1968年4月画如期完成，5月平安地搬入新宫殿。11月，这座宫殿的落成典礼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举行。建筑本身不用说了，室内的装饰及调配等，也是集中了众人的力量，共同完成了这座新宫殿的建设。我的壁画因了《万叶集》的和歌，题作《黎明潮》。此外，长和殿南沿放置这幅壁画的房间命名为"波涛厅"。

落成典礼那天，万里无云，蓝天一碧，以宏伟的长和殿建筑为背景，舞台上演出了古典音乐舞，令人感慨至深。管弦乐绵长的音色，细碎敲打的鼓声，庄严的火焰纹大鼓的震响，舞人优雅的身姿，一闭上眼，心中就浮现出波涛汹涌的海岸，其中弥漫着悠久的音响。

话再说回来，1967年春，新潮社打算出版一套《新潮选书》，委托我就日本美的考察也写作一本。当时再三考虑，没有这样充裕的时间，但是"日本美"这个题目却是那时我所最关心的事。因此我又想，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将日常的想法整理一下。而且在战后，对我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的轨迹加以回顾和思考，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利用准备壁画和到京都取材这段时间，完成了书稿的大半部，以一个日本画家最富个性的心路历程的形式，触及了"日本美"这个问题。结果，题为《与风景对话》一书出

版了。此后，令我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是，这本书在很长时间内一版再版。

壁画完成后，我马不停蹄又进入京都组画的绘制之中。在全身心投入的大幅壁画完成之后，这件事是摆脱疲劳和虚脱感的良方。

前面已经提到，1963年以来，我不断到京都取材，直到1966年专致于新宫殿壁画的制作之前，我画了相当数量的素描。将这些素描排列起来，我认为足以表现京都一年四季的推移变化。现在我更加感到，京都的风物建筑在和四季的关系之上，这也是日本美的一个特质。

我决定选取能纤细表达四季变化的京都的自然和庭园风景进行构图，运用直接的素描手法再现古都风物的韵味。1966年，我一边到各地海岸写生，一边绘制了几幅京都的风景画。

1967年起，由于开始大幅壁画的本体制作，京都方面暂时中止。然而，每天从早到晚埋头于壁画的制作，因为疲劳夜里不能持续到很晚。起初，晚饭后打算休息，当整天面对大壁画时，却又想画上几幅小型的画页了。因此，晚饭后的时间就用来画京都的组画。奇怪得很，画到半夜也不感到疲倦。但是，随着工作的进展，当然要把全部力量用在完成壁画之上。不管哪幅作品，都要一件一件精心制作。绘制这幅新宫殿壁画，我所承担的责任是重大的，它超过了我个人的一切。我切实感到，只要这幅壁画能够顺利完成，哪怕立即就死也毫无关系。

1968年11月，新宫殿落成典礼之后，在银座松屋举办了

展览会，一并展出了《黎明潮》的大小草图、波浪和岩石的写生稿，还有《京洛四季图》的组画以及素描。而且，三彩社出版了画集《黎明潮》，我也被任命为文化遗产保护审议会的专门委员。

另外，在壁画进行期间的"日展"上，我还制作了1966年取材于山口县小浜附近的《潮音》，1967年表现京都嵯峨野竹林的《月篁》，还有1968年描绘洛北芹生岭秋景的《溪谷红叶》，这些都是比较小型的画作。这些画都是为绘制大型壁画的试作，或者作为进入京都组画的预选作品。

1969年1月，针对壁画《黎明潮》和《京洛四季图》展，每日新闻社为我颁发了"每日艺术大奖"。2月，该社举办了我的八十幅回顾作品展，展出地点是大阪大丸。也是在这时候，三彩社出版了《东山魁夷画集》。

《黎明潮》的草稿、素描以及《京洛四季图》，在东京展出后，接着又在名古屋、神户、福冈举办了展览会。

前一年在松屋举办展览会的晚宴上，国立博物馆馆长浅野长武先生提议："我想把《黎明潮》的草图和素描之类全部保存起来，这件事由我去向近代美术馆说说。你看怎样？"我当场应允了。

浅野先生其后不久就溘然长逝了，由于他给近代美术馆打了招呼，在各地的展览一结束，我打算全部寄赠过去。

我很早以前就有心将自己的代表作归拢起来，并把这种想法和当时近代美术馆次长河北伦明先生商量了。《路》为该馆所购置，有关《黎明潮》的画作也一并由该馆保存，利用这次机会，我又同时寄赠了以下的作品：

《秋风行画卷》、《山谷》、《晚照》、《山阴》、《木灵》、《秋翳》、《暮潮》、《日月四季图〈试作〉》、《青响》、《降雪》、《黄耀》、《映象》、《白夜之光》、《冬华》和《月篁》等。

这年“日展”改组，我担任了常务理事。

各项工作告一段落，我又想到阔别已久的国外去旅行，我制订了计划，4月末和妻一同出发了。这回到德国和奥地利旅行。从前到北欧去，是因为想斩断日常一切牵挂，用一颗新鲜的心投身于大自然之中，而到德国旅行，是出于一种颇为复杂的心情。

战前，我曾以《在古城》为题绘制过日本和德国古老城镇的组画。这个题目和我北欧旅行归来出版的石版画集的标题相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治末年，我出生于横滨海岸大道，在神户度过少年时代，这和父亲经营船具买卖有关。然而，红砖瓦的古老西洋建筑和出入海港的外国轮船，总是下意识地印在脑海之中。

美术学校毕业不久就到德国留学，对于一个日本画家来说倒是个奇妙的经历，但也是出自我自己必然的欲求。我没有选择法国和意大利，而是走向德国，这是因为我的易于倾向感觉世界的性格中，耸立着一根坚实的支柱。年轻时保有深沉记忆的德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与风景对话》一书中写到我作为日本画家走过的道路，我的第一故乡，以及存在于我心灵深处的风景，这是绮丽的山清水秀的风景，这些当然是和京都相关联的。出

生的城镇和度过的少年时代是横滨和神户，我认为这些都和第二故乡德国紧密连结着。

战前绘制的《在古城》将日本和德国的古城加以对照，在这套组画中一半是日本古都，其后经过三十年又绘制成了《京洛四季图》。剩下的一半当然是存留于心中的德国的古都，我只有通过对这些古都的描绘来完成战后一直进行的《在古都》的制作任务。

旅行者在遍历和乡愁两种相反方向的精神作用下，将不断进行着圆周运动。事实上，我也同样在意志和反意志的精神作用之下，时常走着这样的路径。对我来说，这种不同性质的对峙，具有保持平衡的倾向。奇怪的是，可以说古代很多日本人都曾走过这样的道路。

这次也和北欧旅行时一样，先绕道经由哥本哈根，再到达汉堡。北德的春天依然是一派荒寒的风景。港口城市卢卑克和汉堡，使我想起古代汉萨光荣的历史，我还到了霍尔希坦湖沼地带，访问了飘荡忧愁的森林和湖泊等静寂之地。被称为留内布尔格·海德的荒野一片枯寂。哈尔茨山麓的古都哥斯拉。我曾度过青春时代的柏林也大为改观！隔绝东与西的墙壁令人不安！

但是，莱茵河依然悠悠流淌。科隆的大伽蓝。波恩的贝多芬旧居。麦茨山的缆车。葡萄园和古城。Lorelei的巨岩①。维尔姆斯大教堂所显现的德国神奇的面影。法兰克福魏玛

---

① 德国传说：莱茵河岸巨石，常有一女神往来其上，用歌声引诱船夫触礁。

的歌德之家。林堡的古寺。

奈卡河畔的海德堡可说是德国的京都，是一座山明水秀的古都。我还看到了温普菲、米海尔歇泰特、米尔特堡等亲切的古城。

同法国接壤的国境都市弗赖堡，有着美丽的哥特式尖塔的大伽蓝，耸立于夕阳之中。我在法国境内的科尔马拜谒了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格吕内瓦尔德的祭坛，受到强烈的震动。到达莱茵河的发源地博登湖畔的林达瓦，我们从科隆出发，已经沿莱茵河来到南方了。接着探访为数众多的历史古都，这是此次德国旅行的核心任务。在纽伦堡看了丢勒的家。汉堡的大教堂和德国中世纪的雕刻。古代被称为黄金之都的奥古斯堡。城壁环绕之中如今依然是红瓦古房的罗登堡。丁凯斯勃尔、奈特林根。

石板小径，广场喷泉，窗边鲜花。看到这些古老的城镇，仿佛感到时光的河水停止了流动，使人真实地看到了中世纪的面影。它们给来访者的心里注入了现代都市已经失掉的温馨与安谧。

拜恩伦州的首府慕尼黑和战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如今依然是文化之都。兰兹福特也是个寂静的古城。在拜恩伦山中，我还走访了卡谬·巴鲁丁克尔黑以及制造小提琴的村庄米特维尔特，有名的宗教剧发祥地欧巴·阿梅格以及幻想中的诺因·施维施坦城和林达霍夫城。

值得庆幸的是，我又看到了三十多年前旅德时丝毫没有损害自然美的柯尼斯湖、欧巴湖和亨塔湖。贝尔希斯花园也成了热闹的观光地，我看到那里的居民没有失掉朴素，很

是高兴。

进入奥地利，在维也纳感受到古老欧洲的优雅韵味。美术馆里齐全的勃鲁盖尔的代表作令我惊奇。参观了布尔盖兰特的阿兹·希塔特和鲁斯特，还有多瑙河畔的葡萄城库来姆和西坦因、维哈等美丽的村庄，瞻仰了麦尔克壮丽的寺院。

来到蒂罗尔地方，对于山城因斯堡有了极好的印象。在菲伦岭的神秘的山间湖泊，在扎哥特·安顿和艾茨山谷清洁的山村，我品味着清澄的大气和牧歌式的风物。

由茨拉湖畔的茨安姆则去看库里姆尔大瀑布的情景令我难忘。

有个叫做扎尔茨加马古特的有山有水的地方，我们在扎古特贝尔夫冈古湖畔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在旅行的终点萨尔茨堡，参观了莫扎特的故居、巴罗克的寺院、山上的古城，流经城中的萨尔茨哈河的清冽的流水令我向往。在夏夜盛大的音乐节里，我们有幸欣赏了莫扎特的许多乐章。

旅行期间画了许多素描，巡视了留在美术史上的建筑、绘画和雕刻。我有两大感受，神奇和素朴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深深刻在心中。贝多芬、莫扎特、瓦格纳、歌德、尼采、格吕内瓦尔德、丢勒……一方面具有着在音乐、文学、美术上产生非凡艺术家的国土和民族特质；另一方面又到处表现出保护自然、珍视乡土生活方式的素朴的人性。格林的童话世界正是这种神奇和素朴相结合的产物，其故乡就是幽深的森林。

9月归国，我打算为“日展”绘制一幅拜恩伦山中欧巴湖的风景画。湖周围垂直的岩壁之下，几棵枞树临水而立，将倒影静静地印在湖水中。

画这幅作品的时候，10月17日接到文化厅的电话，说已经决定授予我文化勋章，问我想不想接受。我有些难以置信，就回答说，如果真有这个决定，我很乐意接受。21日正式公布，新闻记者络绎不绝来访，这第一次受勋使我感动不已。

被授予文化勋章对我来说实在受之有愧，令我诚惶诚恐。与其说喜悦，不如说感到沉重。因为从事绘画，使我获此殊荣，心中觉得应当倍加珍惜。

我被推上画坛是战后数年之后的事，获得“日展”特优也是在第一次入选即1929年之后又经历了十八个年头。战后，我是从零出发，其后在老师、前辈等的爱护与鞭策之下，可以说极其异常地走上了幸运之路，不，是人们促使我走上了这样的路。

我对这些人们感戴不尽，同时对于国家我也感到责任重大，今后我要不断进取，兢兢业业。我认为，艺术这东西应该为更广大的人群服务，我希望有这样的艺术。同时我必须自戒，要避免由于幸运使得一个画家精神上放松下来。

11月3日，在皇居宫殿举行了庄严的文化勋章授勋典礼，天皇陛下亲自出席。新宫殿建成之后首次举行这样的典礼。准时从南沿进来，经过张挂《黎明潮》的“波涛厅”，汇聚于“千草千鸟厅”。当年的受勋者是岩田丰雄、落合英二、

正田建次郎诸先生和我四人。每人一一来到正殿中央的“松厅”，走到天皇陛下面前，从佐藤首相手里领取装饰着橘花的勋章。

回到“千草千鸟厅”，佩戴上勋章，每人偕妻再度进入“松厅”，落合先生代表大家致感谢辞后，陛下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次日，文化功臣表彰仪式在国立教育会馆举行。文化勋章受勋的同时也就成为文化功臣。坂田文部大臣颁发了奖状和奖金证书。

接着，应召到皇居宫殿“梅厅”，在陛下面前就每人各自的工作发表感想。我陈述了我要把自然与人生关系中产生的美认真描画出来。陛下问道：

“以往的作品哪一件是你的快意之作？”

“就自己的作品发表意见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但很多人说这回画的新宫殿的《黎明潮》该是我的代表作。”我回答。

陛下微笑着点点头说：

“请当心身体，多画些好画。”

那天，我变得紧张而又局促。

我为“日展”画了题为《湖》的作品。这是在受勋之后烦乱的工作中完成的。这年是改组后的首届“日展”，我第一次担任评审主任，特别繁忙。

这年秋天，川端康成夫妇和我们夫妇一起出席了在京都举行的光悦会，光悦寺鲜丽的红叶令人难以忘怀。

新潮社从前年起筹措的画集《京洛四季图》终于出版了。川端康成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后繁忙的日子里，为该书撰写了题为《古都的姿影》这篇美妙动人的长序。由于出版很迟，颇有些过意不去，先生的好意使我既感动又高兴。

1970年，我为山种美术馆绘制了壁画《涨潮》。新宫殿壁画刚完成之后，山崎种二先生再三请求说：

“人们一致认为那幅壁画是东山君的代表作，但实际上却张挂在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宫殿里。我希望您务必再画一幅和那壁画相像的作品，挂在人人都容易看到的地方。”《涨潮》就是应该馆之约绘制的。

这年，我成为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评议员。我在“未更会”上展出了《胡安·萨尔茨堡》，在“青羊会”上展出了《走向黎明的山湖》，在“无穷会”上展出了《深绿的湖》，在“创风会”上展出了《石板小道》，在“芝英会”上展出了《泉》……这些都是取材于德国旅行的作品。

在“日展”上的参展作品是从积雪的林间眺望萨尔茨堡古城的《雪城》。访问萨尔茨堡虽然是夏天，但我描绘了这座我幻想中的为清净的白雪所覆盖的城池。

1971年，在弥生画廊举办了巴黎出版的钢版画集《京洛小景》的发行纪念展，分别为“五山会”和“青羊会”画了《水边的城》和《旷野》，为“日展”制作了《窗》。这些都是德国旅行时的收获。

取材于德国、奥地利之旅的《描绘古都》以及有

关《窗》这一题材的习作和素描系列作品，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主持，在日本桥三越本店举办了展览会。这是由吉田五十八先生担任会场设计的大型展览。

同时由同一家主办者在东京中央美术馆举办了“东山魁夷展”，展出战后代表作六十七件。这个展览会接着由神户新闻社主办，在兵库县立近代美术馆开幕。翌年，《描绘古都》和《窗》这一主题的组画，又接连在神户、大阪、京都和名古屋等地进行了巡回展览。

画集和著述相继出版。新潮社出版了随笔集《马车呀，慢些跑》和画集《窗》。集英社出版了豪华版画集《东山魁夷代表画集》。这册《代表画集》也和钢版画集《京洛小景》一样，我的大型限定版作品集开始问世，以后出版的也越来越多了。

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6月初奈良唐招提寺开山忌时，我拜访了这座寺院，谒见了御影堂鉴真和尚的尊像，并决心承诺为该寺制作障壁画。自那以后，我有九年时间都埋头于这项工作，而那一年正是我踏入此种命运之门的第一步。这是一次重大的邂逅，表面看来是偶然的，但却是由某种缘分引起的。

细想想，1967年我在绘制皇居宫殿壁画和以京都为题材的组画时，秋天里曾经去过奈良。在电车上得知当晚唐招提寺举行赏月会。我一到奈良饭店马上给市川的自家挂电话，劝妻也来奈良一趟。4时许，妻高高兴兴来到饭店。正巧下了一场小雨，吃过晚饭，依然是细雨淅沥，但云间却露出了月亮。

一到唐招提寺，雨就完全停止了，好一个一碧如洗的月夜。境内的灯火都熄灭了，金堂三扇大门洞开，每个门洞里，以本尊卢舍那佛为中心，左右是千手观音和药师如来。三尊巨大的佛像在内部的照明之下浮现出来。这梦幻般的光景庄严肃穆，令我敬畏。

后来想想，那时就打算画完京都，接着就画奈良、大和，心中辄向往之的缘故吧。不过，当晚的赏月会上，我被那意想不到的美景所感动，这说明我和唐招提寺之间早已缔结了不解之缘。

我找日本经济新闻社的圆城寺会长(当时任社长)商量是在1970年岁末。他本是我的德、奥旅行作品展和代表作回顾展的主办人。当时他告诉我，唐招提寺森本长老希望我为安置鉴真和尚像的御影堂制作障壁画。我心中浮现着精神崇高的和尚像和那屹立于月夜中的清净的唐招提寺。我正打算描绘一幅以大和路为主题的作品，这次突如其来的谈话给予我深刻的启示。但我又想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我请他转告长老，我要好好考虑以后作出回答。半年后，在一年只有三天的开山忌上，我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参观了开放的御影堂，拜谒了和尚像。看到他那因渡日的辛劳而失明的两眼紧闭着，端然而坐的姿影，仿佛经过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依然能感觉到他微微的呼吸，给我以强烈的感动。我亲身感受了和尚博大精深的慈悲情怀和稳健而温和的涵养力量。

我认为我来到这里是我旅行中必经的路程，我被邀请

制作障壁画是我的宿命。不论如何困难的工作，我都必须遵命坚决完成。

我前边已经说过，我的画家的旅程，常常描画出一个圆周。

京都下面，道路自然应当通向大和路。因为由京都到大和，只需越过一段和缓的坡路。但是，我并没有马上转向大和，1969年春，我到德国和奥地利旅行去了。当我完成此次旅行中许多幅作品的制作后，我才服从命运而绘制唐招提寺障壁画，开始奈良和大和路之旅。

很久以前，我从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科毕业，迈出画家的第一步，留学德国，战后完成东宫御所壁画，之后又到北欧旅行，就这样，我往返于东与西的世界，描画着旅行的圆环。我想这也是我的宿命。在意识和无意识、熟虑和偶然、自力和他力的交混之中，我也许是自然而然地走着这样的道路吧。

1971年7月，在圆城寺先生的运筹下，我在东京和森本长老初会，正式表明承诺之意，并进行各方面的磋商。

御影堂有五间重要房间，首先于1975年完成“上段厅”和“宸殿厅”，剩下的“松厅”、“樱厅”、“梅厅”以及“御厨子”①的内扉，我决定在第一期工程终了后再考虑完成的期限。

我首先开始研究鉴真和尚和唐招提寺。在扬州大明寺

① 收藏佛像、经典等的木箱。

讲授律学的和尚，会见为招聘传戒师而渡唐的日本留学僧，决意东渡日本，是唐天宝元年(742年)和尚55岁的时候。经受了阻挠、海难和漂泊，五度失败，双目失明，弟子身死，终于第六次东渡成功，踏上了日本国土。天平胜宝六年(754年)进入奈良都城，历尽十二年苦难，完成了宿愿。这时和尚已经67岁了。

东大寺大佛殿前设戒坛，天皇、皇后、皇太子和百官受菩萨戒，接着，四百一十四个沙弥受比丘戒，原有的四十八个僧人也重新受戒。

翌年，东大寺戒坛院落成，天平宝字三年(759年)，建成了律学的根本道场——唐招提寺。据传，这和尚像是天平宝字七年(763年)春，弟子僧人忍基，梦见讲堂大梁折断，遂知和尚迁化之日不远，便同诸弟子共同塑造而成。和尚辞世是这年5月6日。

历经一千二百年星霜，如今依然屹立于奈良之西秋篠川畔的森林里，唐招提寺壮丽的伽蓝配置一定给所有来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吧。一进入南大门，正面看到的天平时代金堂的壮观景象也是独一无二的。此外，平城宫朝集殿移筑来的讲堂，再建于中世的藏经楼(现在的鼓楼)、东室(现礼堂、东室)，尽管时代不同，但和殿堂内众多的威严的佛像一起，充分显现出天平时代的面影。

1972年全年，我由对于鉴真和尚和唐招提寺的研究延伸到对于奈良、大和路自然、历史和文化的探求，并开始构思障壁画。

从前，我对奈良、大和只有个漠然的认识，想不到有了制作唐招提寺障壁画这一明确的主题后，就像实习旅行的学生一样，尽情饱览了四季变化中的山野景色、森林田园、皇陵神社、古寺佛像和城乡村镇。

我从青年时代就喜欢万叶和歌，如今在这有缘之地上，我超越寄情于自然的感兴和漫长岁月的流水，一一品味着即便是现代的我们也能感知的那种令人精神振奋的新鲜景象。但是，大和路遗留的无数古坟，沉重地飘荡着远古的安魂曲，在那幽冥的底里潜隐着难解之谜。古寺和佛像与其说属于日本，不如说更带有浓重的异国情调。

以奈良为中心的这块地区，还有通向柳生的道路，山边的道路，都介野高原的道路，飞鸟路，佐保路，西京的道路，斑鸠之道，竹内街道，葛城，金刚沿线之道，初濑，室生路，吉野路……我探访的足迹无所不至。

长期以来，我巴望利用一段时间探访那些比起京都更接近根源的地方，就日本文化的形成、日本的民族性和日本美作深层次的思考，这个时期终于以此种形式来到我的面前。

在这个期间，不用说我多次访问了唐招提寺。我独自坐在御影堂的“宸殿厅”，想起和尚渡日五次失败，费时十二年才如愿以偿，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和他所创建的这座律宗的根本道场——唐招提寺令我肃然起敬。对于和尚的崇高精神和深厚的慈悲情怀，我崇仰不已。经过深思熟虑，在这洁白的隔扇上逐渐浮现出所应描绘的作品的形象来。

那是一幅由云烟缥缈的深山、汹涌澎湃的涛声，还有岿然不动的岩石所构成的海景。我打算把“上段厅”正面的大“壁板厅”、旁边和顶部橱柜的两面小隔扇，以及房内的八面隔扇用来描绘山，而把海画在“宸殿厅”的十六面隔扇上。

1972年是我为绘制唐招提寺障壁画迈出准备工作第一步的一年。这个构思渐渐决定下来了。我一方面在高知县立乡土文化会馆举办北欧、京都、德国、奥地利旅行写生和习作展，一方面在福冈、北九州市举办《描绘古都》和《窗》组画的习作及素描展。

在高知举办展览会期间，我访问了足摺岬和室户岬。足摺岬更西方的大堂断崖是一处富有野趣的壮丽景观。室户岬也完全变成了观光地，1955年我在这里的海岸上以雀榕树的树根为基础绘制了题为《树根》的作品，现在同那时的情景迥然各异了。雀榕树站立于柏油路一侧，披着满身的尘土，攀附着岩石喘息着，那姿影令人哀怜。

我利用在福冈和北九州市举办展览的时机，穿过虹之松原到了唐津。又到伊万里，经有田停留于佐世保，从弓张岳眺望九十九岛。然后绕道柳川、熊本渡天草，看西海岸的大江天主堂和崎津天主堂，到达下田这个寂寞的海岸温泉旅馆。当夜得到川端康成先生急逝的报道，匆匆返回东京终于赶上了密葬的时间。至今令我难忘的是，到达下田不久，从窗户里眺望夕暮的天草海面，看到空中低悬的一弯上弦月的上面，有一颗又大又亮的星闪耀出奇异的光辉。这是清雅澄净的夜间星辰。它那荧荧迸发出来的光明似乎眼看就

要飞出天空，消逝到远方。看样子那是生命消失之前瞬间的光辉。那时不正是川端先生故去的时刻吗？那星星不正是先生的灵魂迸发出的光芒吗？我在心里长时间思考着。

这年8月，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我为日本政府制作了奉赠毛泽东主席的《春晓》。

因为从第二年1973年起，我必须拒绝一切邀约，全力投入障壁画的制作，所以趁着当年这一年，我决定参加画廊等展览会上的展出。当我考虑这些作品的主题时，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那时候，我满脑子装的是障壁画，至于其他方面的制作，从心情上可以说一片空白。我把过去旅行的写生拿出来观看，也引不起多少感喟。

这时我面前浮现出一幅幻影：一片碧绿的风景里，突然出现一匹小白马，沿着长满繁茂的针叶林的池畔由右向左走着，不一会儿，小白马又从视野中消失了。于是我感到，在我随时见到的或所画过的各色风景中，不断出现一匹白马。

这白马总是在远方，显得很小，它没有向画面的前方走来。我过去的特色可以说不在风景中画入“点景”，所以对此我本人也感到意外。

起初，并未想画成组画，随着不断出现的伴有白马的风景，作为小幅画的试作，我一下子画下了十余幅来。在这一年的大小展览会上，我又根据试作绘制了几幅作品。如“日展”的《白马森林》，“未更会”的《绿响》，“青羊

会”的《嫩叶季节》，“九皋会”的《夕明》，“银二会”的《水边早晨》，“无穷会”的《草儿青青》，“创风会”的《湖水澄明》，“五山会”的《岸边白马》以及“中央美术馆企画展”的《唤春》等。

这年，每日新闻社出版了随笔集《听泉》，集英社出版了豪华版画集《描绘古都》，讲谈社出版了《日本的名画　东山魁夷》，还有，日本美术社出版了《东山魁夷　人和艺术》。

1973年为了准备绘制障壁画，从1月里起我就到各地的高山和海隅作旅行写生。前一年里定下了《山云》、《涛声》这个题目，所以从寒冷的季节到春天，我绕着波涛汹涌的日本海巡视了一遍。新绿的初春和繁茂的夏季又是观看山间云雾翻卷的好时候，所以计划这时节去山野。

于是，从青森县浅虫经龙飞崎、盛冈，来到太平洋沿岸，又巡视了宫古、净土浜、北山崎、田老和三陆海岸。接着由岩手到秋田，横跨东北地方来到男鹿半岛，然后经金崎、门前、户贺抵达入道崎。台地上孤零零站立着的涂得黑白分明的大厂塔，俯视着海浪中嶙峋的岩石群。

从秋田沿海岸南下，入山形县，停宿于温海。南北走向的海岸几乎成为一条直线，断崖临水，岩石和波涛互相搏击，景色壮观。

来到能登。从称为能登金刚的福浦到富来的一带海岸，多是断崖和奇石，地形富于变化。“岩门”这名称来自一座有洞穴的大岩壁，这座大岩壁岿然耸立，突现于汹涌的浪涛之

中。与之相对的是叫做"鹰巢"的奇石，尖细险峻，凌厉而立。

富来附近的"关之鼻"，冬天到那里一看，被那里凄绝的景象所征服，附近的黑崎也很壮观。住在轮岛城郊一家旅馆，从这里可以瞥见海浪拍击着弯曲的海岸，这种情景最适合我要描绘的障壁画的构思。

我又踏足于北边的曾曾木海岸，窗岩异样的形状呈现在眼前。大海一望无垠，白色的狂涛交混着剧烈的咆哮。从这里到仁江的一带海岸，岩石绝壁逼近大海，阻塞了道路，钻过几道山洞前进。这种寒冷和狂风，干什么都不成，写生也只得等到稍稍春暖时再来。我注视着天空、波涛和岩石，想把这种情景深深印在心中。

从福井出发到越前海岸，突兀而奇险的岩石连绵不断。天空中浓云密布，大海在黑暗中涌动着。

离开宫津到奥丹后半岛，绕半岛北侧一转，看到经岬一带被狂涛削成了断崖。间人浜，耸立着被称为"立岩"的巨大的岩石。

由城崎过但马海岸西去，经香住抵浜坂。停宿于汤村温泉旅馆，到浜坂和浦富一带去写生。由浦富到网代的海面上，分布着松阴浓密的小岛，宛如蓬莱仙境一般。

从鸟取过白兔海岸，沿日本海的旅行眼看就要到达西边的终点了。接近益田和山口县境的户田小浜，从前我曾经到那里作过写生。从山崖上面眺望海涛拍打荒凉的海滩，那种壮美的景象让人饱览不厌。我就是从这里得到启发，在创作皇宫壁画《黎明潮》时，用以表现波涛的情景的。海涛时而涌来，时而退去的样子，我在后来的障壁画中也用来作为

参考。

我又到青海岛看了看。要想观看荒海耸峙的巨岩，应该说这里是最为理想的地方。以前，我从仙崎乘船到岛屿中间的柴津浦内，从那里攀登陡峻的山坡，站在悬崖上俯瞰北面的海水。如今，这里已经架起了青海大桥，乘车很容易到达。海岸上生长着松树的岩石，稍微有些变形，成为我这次创作障壁画的重要题材。应该由海的旅行转为山的旅行了。这年，成立了濑户内美术馆联络协议会，作为第一次活动，在冈山、广岛、山口、香川、爱媛、德岛等濑户内海沿岸六个县，分别举办了我的绘画展览会。由于每次展品陈列和举行开幕式时我都必须参加，所以有机会到濑户内海的各个岛上旅行。

站在冈山县的风景胜地鹫羽山上，眼下就能望见柜石岛，这个岛和我有着密切的关系。备赞濑户中的盐饱诸岛由二十八个岛组成，柜石岛是其中之一，同西边的艺予诸岛相呼应，那里是濑户内海航行的重要据点。

自藤原纯友的“天庆之乱”以来，经过倭寇的源平时代和织田丰臣时代，到幕府末期的咸临丸，以海洋为舞台而活跃的岛民，具有悠久的历史。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海岛上，无疑是参与了这里波澜壮阔的历史。自古就有了“人名”这一制度，建立了特殊的体制，我家的系谱也是其中之一。

祖父于维新时代去江户，获得榎本武扬的知遇，在品川经营船运业。由于他舍弃一切离开了海岛，名字也从户籍上消失了。还在岛上时他的名字叫做仁平次，不知为何改成了

新吉。如果祖父不去江户，抑或我的父亲和我还都是这个岛上的居民。

这座美丽的小岛住着一百四十户人家。沿着松林中的小道，登上小山的峰顶，景色迷人。明朗而静谧的海面上大小岛屿星罗棋布，过往船只穿梭不断。远望是平静而优雅的景致，但那里却翻卷着剧烈的海潮。

鞆之浦、宫岛、大三岛……我巡视了这些在历史上有着无尽趣味的内海的景观，又访问了四国的足摺岬和室户岬。总之，濑户内海和太平洋沿岸之旅，我并不指望用来作为制作障壁画的参考。季节也从春天到了初夏，这是一次饱尝明媚的阳光、鲜丽的青绿和秀美风景的岛屿和海洋的旅行。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会成为一次很好的参考。这是因为，障壁画上的海洋，并非表现冬季日本海荒瀚的景观，而是作为日本的海洋，还要作为鉴真和尚慈悲的一种象征，这种意义必须首先给予考虑。

山野旅行从5月下旬开始，以黑部为起点。从宇奈月乘一种只有顶篷的简易轨道车，深入峡谷内部。沿着悬崖峭壁上的轨道，我仰望着黑薙、猫又、钟钓、猿飞、榉平等苍郁而险峻的山峦，眼下是在岩石间涌动的滚滚的急流。简易轨道车咔嗒咔嗒地前进着。然而这里展示的风景，真正使我饱尝了山谷美的真趣。

从宇奈月到立山，于滂沱大雨中停宿于千寿原旅馆。翌日参观称名瀑布。规模之大似乎超过华严和那智。

次日，乘缆车登美女平峰，由弥陀原向室堂行进。来到

弥陀原，只见一片雪原，排列着针叶林，使我联想到北欧之旅中所见到的挪威的哈尔丹盖尔高原。在室堂遇到了暴风雪，乘公共汽车穿过立山山下的立山隧道，到达大观峰一看，眼前出现一块大冰壁。

从积雪的陡峭的山坡上可以遥望黑部湖碧玉般的湖水。鹿岛枪、爷岳、鸣泽岳、赤泽岳、斯巴利岳、针木岳等山峰，锐利的棱线相互连接，和不入视野的室堂峰迥然不同，从这里可以远眺雄伟的全景画面。

空中缆车向着令人目眩的深谷下降。到达黑部平峰，湖水就在眼底。风很强劲，飞雪从谷底下飘旋向上，忽而化成一片灰色的空无的世界。

6月中旬，到飞弹山旅行，对着高山、平汤、上高地等青叶繁茂的山景写生。回到高山沿白川街道前进，跨过小鸟山口、松木山口，经过御母衣水库时，下起雨来。不一会儿，眼下展现碧绿的山后，看到了毛草葺的大屋脊的人家。人们称为白川乡的地方，多数指的就是保存着尖屋顶的古老民宅的荻町、鸠谷、平濑和饭岛一带。作为大户人家，都具有五层的宽大房舍。

从这里登天生峰。进入山道时，雨止了，雾从山谷里飞升起来。溪谷两侧远近的山峰瞬息之间时隐时现。顺着山肌漫卷的云烟千姿万态，眼前的树叶浓淡相间，这种幽幻的景观，使我不由惊呆了。

这种壮丽的景色远远超过了我在构思御影堂“上段厅”时心中已经描画的山景。到达山口时，我已经处于忘我的境

地，仿佛星空之中有人在命令我：把这里的风景描绘下来！

我接连几天到天生峰写生。从高山沿宫川而下，再登上由角川经小鸟川的道路，颇为便利。然而，遗憾的是我再没有遇到那种烟雾涌流的情景。但是我以实景作为比较，根据记忆和速写，还是制作了几幅云烟模糊的风景画。

我在天生峰和黑部写生，有幸获得最适合《山云》这个题目的构图，又打算把瀑布速写下来。我在黑部、立山、天生峰分别看了作为参考的几处瀑布，忽然想起要到藏王把那里的“三段瀑布”画下来。于是从白石经过远刈田温泉，渡松川。从望瀑台远望，瀑布被茂密的树木遮挡住了。瀑布因为分几段流泻下来，和我希望的样子有些不同。然而，瀑布悬挂的情景以及周围的树木都是无法言状的。我也曾经去过日光地方的雾气涌动的瀑布，最后我决定在障壁上不画那顶顶有名的“名瀑”，而画这条隐身于树木葱茏的山谷间静静流淌的细小的瀑布。

我把海和山的素描一幅幅贴在画室的墙上，一闭上眼就联想起御影堂“宸殿厅”到“上段厅”房屋的结构、壁龛以及障壁的排列。1973年深秋，终于决定了《山云》、《涛声》的构图。

11月，在银座的松屋举办了《出现白马的风景》的展览，接着又在名古屋的丸荣、神户的大丸举行了展览。为此，又追加了《森林之装》、《麦秋之丘》和《风吹海滨》三件作品参加展出。所以在这一系列中包括前年制作的“日展”上的九件大幅展品，共绘制展出了十二件画作。其他六件只停留于小幅的习作阶段。

这年的“日展”上展出了《春雪》，新潮社出版了画集《出现白马的风景》。此外，我担任了环境厅自然环境保护审议会的委员。

障壁画在构图时，最初先勾画为实际幅度1／20的小型草图，然后再制作一幅1／5的中型草图。1974年1月，我把两幅草图带到唐招提寺，同御影堂实际现场作了一番比较，遂确定了整体的构图。将中型草图扩大到实际幅度绘制了大型草图，同时开始了1/5的试作。

3月末，再次将大型草图运到唐招提寺，安装在御影堂内的墙壁和障壁上，对构图作最后一次审定。眼看就要进入实际创作了，因为准备时间颇费了一些日子，我担心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但我总认为，没有充分的准备就开始进入大规模制作，那是很危险的。海和山的大量素描，实际使用不到十分之一，但我决不看作浪费。正因为如此，我心中才能确实把握自然的活脱脱的姿态及其要谛，保持鲜明的形象。我在画面上所要表现的固然是象征性的海和山，但必须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于是正式进入创作，首先从“上段厅”开始描绘。用纸是云肌麻纸，颜料以群青、绿青为主，比起以前皇居宫殿壁画《黎明潮》来，是将细粒的颜料加以烧制，使之稍微暗淡些。所谓烧制就是像做菜一样，将群青和绿青的颜料用火烧炒，使原来鲜艳的颜色变得青黑。先打上底线，然后再涂几次颜料，工程进行得徐缓而绵密。

这年，“日展”理事长任期一半，就因健康的原因而急急辞任了。于是常任理事会邀请我就任理事长，我当然是极力推辞的。人各有志，我自己虽然也可以画画，研究美术，写写文章，但我很明白，对于指导美术团体开展活动，我是一窍不通。还有一个实际问题，那就是我经常到外国旅行，平时也很繁忙，担任“日展”这个大团体的干部，反而会给大伙造成诸多麻烦。

然而，长期以来，我又是“日展”的一员，即便自己觉得不合适，但理事会全体理事既然决定下来，也就不好推翻，只能找个妥协的办法。结果，辞职的理事长还有一年任期，这期间我暂时代理，等到来年改选时再选举合适的人担当。

11月，在盛冈的岩午县民会馆举办了“东山魁夷展”。第六届“日展”上展出了《静夕》。这幅画纵长的画面上几乎画满了青一色的山体，下方配上一条白色的瀑布。这年夏天，我还想再看一次山雾的状态，又从高山来到天生峰。但连续都是晴天，未能见到想看的景观。谁知越过平汤峰，深入到穗高岳和笠岳对峙的峡谷内，沿枪见、穗高和新穗高等散在的温泉上行，却有幸在这里看到了由谷底向山肌升腾涌动的雾。“日展”上展出的《静夕》，就是取材于此。这和不画雾时色彩接近障壁画的“墨绘”不同，是统一于深沉的青色的。

障壁画的制作颇费时日，进入昭和五十年代，我突然着急起来，不知能否如期完工。幸好有着认真的草图作依据，可以大致不走样地开展工作。

但是这是广及数间房屋的大障壁画，庞大的壁龛，众多的隔扇，都要分别配置于连续的画面之中。要在统一的构思下将色调调整得浓淡相宜，不是容易的。又因为是大作品，工作中必须时时用心，不能稍有疏漏。

就这样，唐招提寺御影堂第一期工程在5月里如期顺利完成。举行奉纳典礼后，一年之中只是在6月的“开山忌”公开展出三天和秋季的赏月会公开展出一夜。所以日本经济新闻社在东京高岛屋、大阪高岛屋、名古屋丸荣、神户大丸(同神户新闻社合办)分别举办了专题展览。因为内容奇特，所以各地的展览都是盛况空前。NHK电视台和日本经济新闻电影制片厂，自始至终为障壁画的绘制工作长年累月进行了录像。NHK和日本经济新闻电影制片厂分别以《唐招提寺的山和海》和《唐招提寺之路》为题名，不定期地放映，广泛介绍了绘制的过程。新潮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分别出版了书和画集《唐招提寺之路》和《唐招提寺御影堂障壁画》。

我66岁了。唐招提寺障壁画的绘制，还剩下第二期三间房屋和四十二面隔扇画。

第 三 部

一块石头落到静静的水面，从那里描画出重重圆环，波纹向外面扩散开来。

1975年5月，我在唐招提寺御影堂的“上段厅”和“宸殿厅”，完成了分别题为《山云》、《涛声》的障壁画。绘制这样的作品，宛如水面落下一块石头，眼见着水纹向四方散开。它给我以后两年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我能够连续到法国、德国、中国和美国巡游一番。而且，出乎意料的是，这障壁画本身也伴随着鉴真和尚到巴黎公展。这本自传的第三部，说的就是自1975年6月唐招提寺开山忌那一天起，到两年后的同一天又回到同一地点为止这段旅行的圆环。

障壁画《山云》、《涛声》二十八幅作品奉纳给唐招提寺御影堂，是1975年6月3日。本来每年的开山忌舍利会是在5号、6号、7号三天，一般都是对外开放的，但先邀请有关方面的人士举行奉纳典礼。

这是个晴朗的日子。这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障壁画被镶嵌在御影堂里。在这之前我一直放心不下，但由于“上段厅”和“宸殿厅”都是格调高雅的建筑，增加了厚重感，看起来肃然齐整，这时我才松了口气。

本来，障壁画是在清楚地掌握建筑物的风格、房屋的构

造的前提下，再考虑主题、构图、色调和表现形式才能进入创作。

在庄严的诵经声中，一些往事又浮上心头。我想起曾坐在这座房子里反复推敲、运来大小草图加以研究探讨的那些日子。我又想起到山和海巡回旅行并画出众多素描时的情景。

我在鉴真和尚的尊像前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敬意。因为我之所以能顺利完成绘制任务是由于有和尚热情护佑的缘故。

在御影堂内的三晓庵举行了茶会，谷川彻三先生、京都和奈良的国立博物馆馆长以及众多人士都出席了。奥野诚亮先生、圆城寺次郎先生、西大寺长老致了贺辞。森本长老满怀喜悦表示感谢。为绘制障壁画而多方尽力的今里广记先生、冢本素山先生、山崎种二先生、胁村义太郎先生、渡边忠雄先生都荣获了感谢状和纪念礼物。我也得到了丰厚的赠品。

6月6日开山忌的法会像例年一样在讲堂里举行。旗幡和五颜六色的垂幕在初夏的风里飘动。讲堂内，本尊的左右前方放着高高的讲台，主讲人森本长老和读经师京都泉涌寺长老相向而坐。开山忌上每年都在东室举办纪念讲演，这年我受委托在《山云》、《涛声》这个题目下，就障壁画的一些问题，以及我走过的道路都是由于有佛缘的指引等内容，进行了一次讲演。

常言道，人是先有意志才有行动。那么，意志仅仅来自自身吗？抑或来自外界而传到自己身上，却信以为是自身的

意志，实际上是在外力的引导之下行动。

我从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自己不是主动生存着，而是被动地生存着。我不知道靠什么而生存，靠什么而走路。但靠着这样的思想，我将地上存在的万物和自己维系于同一种宿命。我感到有了相同的根底。

我在看到的风景和我相对的风景之中，听到了连接着我内心的大自然的呼吸与脉动。山间的云朵并非靠自身的意志而奔涌，波涛也并非靠自身的意志而搏击和轰鸣。这些不是都靠着根本的动力和生命根源的引导而存在的吗？

这些障壁画并非是我想绘制而是受某种指令而绘制的。我是说，来自鉴真和尚精神上的力量指引我使我一定绘制出来。

开山忌的三天十分热闹。

这障壁画一旦被收纳入御影堂，一年之中只公开展出数日，因此在举行奉献典礼前后，障壁画及其草图、试作和写生等分别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和神户举办了一般性的展览会。等这些事情办完之后，我生活的脚步又该向着障壁画第二期工程静静地迈出了。

但是，生于水上的波纹却越来越向四面八方扩展开了。在东京举办展览时，观众中有两个特具慧眼的人观看了这些障壁画。其中一人是吉井画廊主人吉井长三先生。

吉井先生在东京和巴黎都有画廊。巴黎的画廊为卢奥和斯琴等举办过展览会。在进入巴黎那一年，陈列了铁斋的作品，介绍了日本的艺术。这都是非卖品，是只供参观的展览。次年，他带了浦上玉堂的作品来。吉井先生说，他之所以

要脱离买卖而举办展览，是想为提高西方人对日本美术的关心发挥一些作用，这关系到提高画廊的格调，我从吉井先生身上发现了那种纯粹的抱负。

到了第三个年头，吉井先生正考虑举办什么样的展览时，他看了我的障壁画，打算把试作和素描拿去试试。对于铁斋和玉堂这种崇高的艺术，巴黎人当然表示理解，但据说由于时代不同了，这种理解尚未达到十分全面亲密的程度。按吉井先生的想法，若展出现代障壁画的试作等作品，人们也许会感到更亲切，更容易接受。

我听了这一提议大吃一惊，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如果举办障壁画展览，或许能给人以接触日本美的感觉，但至于小型试作、草图还有素描之类，究竟能指望获得何种反应呢？可是吉井先生都耐心地说服了我。于是决定将在巴黎画廊陈列的作品先陈列于东京的吉井画廊，听一听美术评论界人士毫无顾忌的意见。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务必拿到巴黎去展出。

就这样，计划于这年10月，在巴黎的吉井画廊举办“唐招提寺障壁画习作展”。驻法大使北原秀雄先生闻讯决定在画廊公开展出之前，先将这些作品陈列于大使馆官邸，由他召开介绍会。

当晚真是贵宾满座，令我惊奇。前总统蓬皮杜夫人，希拉克总理夫妇以及外交部、文化部有关人士，美术馆馆长和各国驻法大使等，出席人数众多。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收藏的我的绘卷《秋风行画卷》，也照大使的吩咐迅速送来陈列。由NHK录制的障壁画制作影片的法语版也放映了。

北原大使的介绍会出自对两国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的重视，我担心像障壁画试作这种简单的作品果真能回应他的心愿吗？但当晚的宾客们都表示出好意的理解，这也多半来自大使的一副热情。

接着，在吉井画廊开幕前夜，评论家、美术家四百余人济济一堂，从画廊中央到道路上都站满了人。当时访问巴黎的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今日出海先生也出席了。前面曾提到东京障壁画展举办之际有两个别具慧眼者，其中之一就是这位今日先生。

在巴黎，我住在协和广场的克良旅馆。10月初，树林每天都增添一些秋的色彩，路上的落叶也很显眼。灰暗的天空使得广场周围的建筑带上了朴素的调和色调。

我在学习绘画时曾经访问过巴黎，那已是四十年前的往昔了。那时我住在蒙帕尔那斯后街的简易旅店里，参观了美术馆，对街上的情景作了写生。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再来到这里，巴黎以意想不到的多彩的日子迎接我。然而，紧紧抓住我的心灵的却是那漂浮于广场上的孤愁的影子。

忽然，我听到了一种低沉的絮语。那是广场各个角落被人丢弃的小椅子发出的话语。那是一种设计简单的铁椅子。年轻时我到广场来写生过，可是没有注意这种椅子。

我把这些椅子说的话记录下来。其中，我感到对于自己所置身的场所的一种谛念静静流贯到心中。一年后所产生的诗画集《协和广场的椅子》，就是缘于这次同椅子的邂逅。我想这仅仅是一次巧遇。为什么这样说呢？此后每年访

问巴黎，多住在同一旅馆里，可是广场上的椅子再也没有同我亲切絮语。契鲁利公园和沿菩提树大街的林阴树下虽说都摆放着一些，可在广场石板地上却很少再看到这椅子的姿影。

这年在巴黎举行的唐招提寺障壁画习作展是我在国外的最初个展。刚提起这件事时，我还有些气馁，没想到巴黎的人们给予我如此热情的欢迎。仔细想想，这些障壁画的习作并非给人看的，而是作为障壁画绘制的准备仅仅为自己而制作的。这些障壁画，既是作为日本山海风景的象征而绘制的，又是献给远古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含有安魂意义的礼物，可以说是我的祈祷。人们对这小小个展所表示的关心抑或是这作品中表现的虔敬的思想引起的吧。

波恩的日本大使馆宫泽泰公使很早就说过，继巴黎之后也想在德国的科隆举办一次，征求我的意见。德国是我年轻时的留学之地，战后也长时期呆过，并到各地旅行。若有机会我很想在德国举办一次展览。正好这时大使交接，新大使上田常光赴任，德国的展览会就由驻德日本大使馆主办。

莱茵河畔的科隆，靠近首都波恩，因为有德国最大的哥特式寺院而著名。这里有豪华的日本文化会馆，有完备的展览会场和讲演会场。个展就在这里举行。当时的馆长是松田智雄公使。我临时由巴黎回到日本，完成了“日展”的参展作《秋深》，为出席审查会，11月初又赶往德国。举办一个月的巴黎个展于11月8日结束，立即将作品送往科隆。科隆的展览会从11月22日开始，展出约一个月。

在科隆个展之前，我在汉堡和麦伦呆了十多天。因为我

想看一看德国北部的湖沼地带的秋色。所幸，这年秋天气候稳定，还残留着许多红叶，令人高兴。

所谓红叶，是指栎树、菩提树、枫、柏、白桦等，呈现着黄褐色和茶褐色等沉滞的色调。

然而，由此而酝酿了北国秋天朴实的情感。汉堡市内和近郊有很多森林，尤其是称为萨克塞·维尔特的大森林，我忘不了年轻时见到的秋的色彩。六年前来访时是早春季节，而这次我一边踏着地表上厚厚的落叶，眺望着黑暗的水面上漂流的五彩缤纷的红叶，一边在森林中散步。我感到眼前又鲜明地出现了遥远往昔的情景。

麦伦位于汉堡的东南方，这是一座被几处湖泊包围的小镇，上次旅行曾在这里呆过很短时间。那时曾打算，找个机会慢慢住上一段时间。这回总可以实现这一宿愿了。充满野趣的静寂的环境，已经等待着冬的到来了。我很喜欢这样的季节。

科隆的展览会上，上田大使在日本文化会馆举行了开幕酒会。大使致辞之后，讲堂里放映了德语版的NHK录制的《唐招提寺的山和海》。接着来客一同进入展览会场，一起畅谈，至晚方散。和巴黎的豪华阔绰大异其趣，日本研究学者之多是其特色。正因为我和德国交往甚久，这里的朴实更能达到心灵的交流。

科隆展览会期间，驻波恩的日本新闻记者一天晚上举行夫妇集会，在莱茵河畔一家有关系的餐厅里招待我们夫妇。这是一次亲切愉快的集会。文化会馆的人说，这倒是一次例外的集会。

而且稀奇的是，许多日本人从地塞尔多尔夫租借大轿车来参观展览。展览会持续了一个月，期间，我沿莱茵河旅行，还到过奥丁维尔特和修维尔茨维尔特山中。接着又到慕尼黑，12月初再次回到科隆。在文化会馆讲堂，举行了题为《在两个故乡之间》的讲演。其内容如下：

从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科毕业不久，于1933年到1935年赴德国留学。从青年时代起就对西洋文学、美术和音乐感兴趣。在欧洲大陆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发达起来的西洋文化，比起日本文化更严谨、更富于智慧的要素，我被它所吸引，我想通过同它的接触，使自身的精神获得更坚强的锻炼。同时，我想脱离日本，从外界观察日本的美。在我的心中，对西欧的憧憬和对日本的乡愁，共同作为精神形成的两大要素孕育着，成长着。

思考一下日本的文化，可以说是自远古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并遵照本国风土和民族性反复加以提炼纯化的结果。

莱茵河带着沉郁的水色流淌着。葡萄园的叶子落光了，两岸的山岩突现了出来。这景象和山上的古城和废墟十分相似。河岸上美丽的村庄整齐而又静谧。

德国最长的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是描写青年英雄和王妃之间生死恋的悲壮的复仇故事。这故事自莱茵河畔的维尔姆斯起始，终结于遥远的风族①的都城和多瑙河畔。

莱茵河的民歌多属明快的曲调，很适合于举杯唱和。然

① 德语Hunne，4世纪进入欧洲的东方民族。

而，莱茵河的水流本来就具有浓重的性格。冬天观看这河流的表情就有这样的感觉。古布莱茨是毛赛尔河流入莱茵河的城镇。我在这里住下，沿毛赛尔河溯流而上，访问了山丘上的哥赫姆城和山谷中被森林包围的古城埃尔茨。尤其是埃尔茨城，被谷底漂荡的雾气包裹着，显得幽深而又神秘。

担任过卢弗特·汉莎航空公司日本分公司经理的凯木帕君，现在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塞哈姆，任该公司教习所所长，他对我说，要是来德国，务必请到他家住上一夜。他向科隆又打电话又写信，并开车到古布莱茨接我。我喜欢凯木帕君的诚实的性格，这是在我旅行中难得碰到的，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厚意。

相约的那天，我请凯木帕君到饭店来，一同吃完午饭，使沿着莱茵河右岸向塞哈姆驶去。和乘游船时相比较，莱茵河的景色完全不同了，中途，在位于小山脚下的古老僧院，饮品了上好的葡萄酒。

快到塞哈姆时，天黑了。车子迅速登上城郊的山路，远山上闪耀着圣诞树的灯光。他说，那就是教习所，我听了大吃一惊。终于到达凯木帕君的家里。这里位于距教习所不远的村头的山丘之上。他的夫人生了四个孩子，两个女孩，一对孪生男孩，都长得活泼可爱。

休息一会儿吃罢饭，在宽敞的大客厅同他家人聊天。豪华的录音机里播送着优美的音乐。

凯木帕夫人是一位善良朴实的妇女，做得一手好菜。像他们这种对孩子们充满爱情的家庭，在德国虽说并不少见，但仍能给人一种好感。地下室有个大冷库，不光肉类和菜

蔬，连面包也有一个月的存货，使人感到在这边鄙的土地上，生活也在合理地进行着。

翌日早晨，参观卢弗特·汉莎公司的教习所。这是一座十二层楼的漂亮的建筑，教习和住宿设置完备。不管从哪扇窗户望出去，都是一派好景色。完全远离开都市，在自然环境幽美的奥登维尔特山中有着这样的设施，我以为这完全基于德国式的有利于健康的构想。

感谢这次热情的款待，告别凯木帕一家，从达尔姆希塔特车站乘车到修维尔茨瓦尔特的特利贝尔克去。哈登尔堡，巴登巴登，车子沿莱茵河岸而下，然后再换乘支线列车向山里进发。

天完全黑了。钻了二十几个短小的山洞，最后抵达山间小镇特利贝尔克。火车沿小溪跑了一阵，驶入城内。小镇几乎没有道路，两边商店的灯火和屋檐下成排的小电灯，闪耀着星星般的光亮，在眼里映出温馨的色彩。11月末，到圣诞节尚有一段时日，但小镇已经充满着山城特有的静谧的情趣。

早晨起来，看到山上白雪皑皑。城镇后面有一条掩映在浓密枞树丛里的小道，我们顺着沿山道奔涌流淌的小溪登上山去，不久即听到轰鸣的水声。花岗岩的绝壁上，一条瀑布像喷泉一般流泻下来。

返回小镇，在乡土博物馆里看见集中展示的一些古代的时钟和大八音盒。这个镇子不光是疗养地，听说居民也以制作钟表为业。旅馆的烧鳟鱼美味可口。

舒维茨瓦尔特是“黑色森林”的意思，是德国西南部山

地的名称，因为笼罩着幽暗的针叶林，所以有这样的名称。我到过德国各地旅行，这山地却是第一次，很想去走一遭儿。城镇三面都包围在茂密的枞树林里，登了一段山路，周围就是一片白雪。被包裹于这种自然的怀抱里，我的身心变得安然，同时感到精神抖擞，完全忘掉了寒冷。日暮雾起，风景更增添了梦幻般的情趣。

从托里堡乘车到慕尼黑。早晨由旅馆出发，沿着新雪初降的美丽的山路下行，司机指着那条赞克特·格尔根附近山谷里的小河说："那就是多瑙河。"欧洲第二条大河多瑙河，原来就发源于这个舒维茨瓦尔特山地。正午到达乌尔木。哥特式的寺院尖塔高耸入云，据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尖塔。在这儿稍事休息后出发，傍晚抵达慕尼黑。

进入12月，眼看就是圣诞节了。在德国，用复数称圣诞节为维纳哈丁。这个节日在贝也伦地方，从11月30日的"圣安德莱亚斯"那一天开始，到过年1月6日的"圣三王"那一天结束。以前，我曾经由初春到夏末去德国和奥地利旅行，画了好多素描，并根据这些素描制作绘画。当时，还写了游记《马车呀，慢点跑》。这次想从晚秋到冬季再去旅行一次，结果借着在凯伦举办"个展"的机会实现了这个愿望。上次旅行一结束，我就把冬旅的计划对妻子说了。妻说："寒冷季节的旅行，最好趁着年龄不太大时进行。"我也这样认为。岁月流逝，没想到六年之后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这期间，根据以前旅行中积累的材料制作绘画，并得以发表，接着又埋头绘制唐招提寺障壁画。这次在凯伦举办障壁画试作展，可以说直接和这次冬旅有关系。因此，这次德

国之行，也一定像石头落水一般，画出一圈清晰的波纹。

要想在贝也伦地方朴素的雪山村庄度过圣诞节，不可能在日本就能预订到合适的旅馆，所以必须到慕尼黑来寻找。

呆在慕尼黑期间，我和市旅游局商量，订了旅馆，打算从圣诞节一直住到过年。因为还是12月上旬，我们先留在弗塞，等到20日左右再去欧巴奥。

弗塞是奥地利国境上的古镇，是风景胜地。从前打那里经过，对那里美丽的景色记忆犹新。可是欧巴奥在哪里？地图上找不到，看来是个偏僻的小地方。我只知道，在贝尔黑台斯公园车站下车后一直向山里走。

贝尔黑台斯公园位于奥地利的托尔茨堡附近，我和妻子都喜欢这里，多次在这里住过。我特别记得，年轻时曾在这里度过新年之夜。我知道这地方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贝也伦的古老习惯。但这回要从那里再向里走，到一座寒林去过年。我们满怀喜悦期待着。

因为旅程已经预先约定，所以我们既能尝到同在慕尼黑度过圣诞节一样的情趣，同时又能游览郊外的几处湖泊。

耸立着新哥特式尖塔的市政府前的广场上，在圣诞节期间的每个晚上都十分热闹。高大得有些出奇的枞树，装饰着无数蜡烛形的小电灯，俯视着广场上杂沓的人流。到处都摆满了杂货摊点，基督诞生场景中的小偶人，包着核桃和蜂蜜的点心，缀有红烛和彩带的枞树叶子和幼小的枞树等。小孩子们有的紧紧挽着母亲的手，生怕走失迷路，有的坐在父亲的肩头兴高采烈，他们拨开人群向前走去。

一群少年排列在市政府大楼二楼阳台上，用美好的嗓音唱起了圣歌。这时，人们都驻足倾听着。走进弗劳恩教堂一看，同杂沓的外界大不相同，这里十分安静，正在举行庄严的弥撒。

位于市西北隅的纽芬堡宫庭园，草坪上盖着一层薄雪，池水大部分结了冰。有成群的家鸭和天鹅。天鹅在冰面上东歪西倒地走着，十分有趣。不见一个人影，灰色的绵云浮现在空中，有的地方泛着明丽的亮色，表示着光芒钝寂的太阳就在那里。森林里黝黑的树木向四周扩展着锐利的枝条，丝毫不见阴郁的颜色。清澄的大气里，感到一种静谧的生命的跃动。我想，这可是可供作画的风景啊!

我们还到对面伊扎尔河附近的英国式庭园去看了看。沿着池畔和林中的流水散步。这里也是大城市中无法可比的静谧的自然风光。看到伊扎尔河的激流，使人想起贝也伦山地附近的这座城市的环境。

慕尼黑可以说是艺术之都，在众多豪华的美术馆里，我被阿尔特·庇那可蒂克美术馆中丢勒的《四个使者》表现的深刻的“人性”慑服了。

国民剧场是遭到轰炸被完全摧毁后又在原址上重建的。正巧我们在这里观看了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的演出。指挥是日本人也很熟悉的萨维里舒。赫尔曼·普拉伊轻妙的演技，剧场里堂皇的建筑，歌手和乐队的高水平，还有礼貌的观众，这一切都使人感到了传统艺术的深厚情味。

弗塞是一座古老而宁静的边境城镇。发源于奥地利梯劳尔山中的莱黑河，越过奥德国境，立即沿着弗塞城向北流

去。

到达弗塞的翌日早晨，下雪了。这是盼望已久的雪。我立即雇了车子到维斯教堂去。沿着森林的道路跑了一阵子，小鹿跑出来越过了路面。钻出森林，看到倾斜的山丘上耸立着外观古朴的教堂。教堂装饰着丰富的堪称德国洛可可艺术精华的雕刻和绘画，灿烂夺目。正好是礼拜天，举行弥撒，鸣奏着风琴声。走出教堂，便听到钟声在寒冷的山间空气中震荡。

雪下得很大。到林达霍夫城去。夏天来时，看到以淡绿的山野为背景的城镇洁白而艳丽，冬天里却有些黯淡寂寥之感了。但是，落雪的庭园内成排的枞树和其他高大的落叶林却显现出庄严的美来。

在弗塞街上买了鞋子。这是专门踏雪用的结实的鞋子。沿着莱黑河走了一圈。载着雪的树干，青碧深沉的河水，对岸枞树茂密的山峦，河里群集的天鹅。

到诺依·休维舒坦因城去。登山时乘马车，下山时沿着积雪的山路步行。这座城镇荒寂的冬景比起夏天我来时更加有趣。贝也伦王路德维希二世，按照自己的爱好建筑了三座梦想之城，林达霍夫城也是其中之一，而最后的城就是这座诺依·休维舒坦因。

这座城建成，正值王位被废除的时候，王子不久就在此城到慕尼黑之间的湖泊上神秘地死去。那是1886年的事。现在成为讽刺的是，这三座城都成了德国盛大的旅游资源地。

这里，我必须交待一下到弗塞旅馆住宿的事。这家旅馆房间极少，是由女经理和她的弟弟、母亲三人经营的，位于

城镇旁一个僻静的地方。我开始不解其故，也许现在是冬季，因为附近有座大湖，到了春秋两季，这里也许成了舒适的休养地吧。

眼下快到圣诞节了，除了我们夫妇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客人了。城里的旅馆明显地都歇业了，只有这家小型旅馆为我们准备了温暖明亮的房间，热情迎接了我们这对旅人。

食堂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奖状和几枚奖章，我开始没有注意，仔细一看，原来是烹调比赛的奖品。我们一住进来，就觉得菜做得好，问了女经理，才知道是做厨师的她的弟弟获得的。

在弗塞住了一周，其间，我们和旅馆经理的家人们相处得十分亲密。我们离开旅馆的前一天，女经理和她的母亲一大早就在大厅的一角竖立起一棵枞树，缀满银色的玻璃球和彩带。晚饭比平时更加精心调理，吃饭时，旅馆经理全家和我们夫妇都站在刚制作好的圣诞枞树前，举起香槟酒干杯。“你们不能呆到维纳哈丁(圣诞夜)很是遗憾，那么就早一点进行庆祝吧。”女经理说罢，我们一起唱了《今夜神圣》等祝贺圣诞节的德国歌曲。

12月20日，到达南贝也伦山城——贝尔希斯花园。一走出车站，骤感寒气袭人。天完全黑了，灯火阑珊处，只能看到白色的雪。这座车站我已深为熟悉，但是将要住宿的旅馆却远在山奥。

尽管如此，出租车司机一听说旅馆的名字马上点了点头，于是放心了。车子沿着山间溪流跑了一阵。黑暗中，圣诞

树随处可见，伫立于家家户户的门口，甚是美丽。积满雪的圣诞树枝上，灯火闪闪，将周围照得一片朦胧，犹如梦幻一般。远远望去，仿佛嵌镶着金色的小铃铛。

不一会儿，登上曲折的坡道，来到高原也似的丘陵之上。丘陵上有座小型教堂，门口的圣诞树照耀着白色的墙壁。看到了村庄里几户人家的灯光。车子过了村子，越过一道山岭，又驶向渐渐昏黑而幽寂的山中。不久，来到一户人家，只见黑暗之中大枞树上缀满灯火，清晰地照耀着房屋后边白桦树上的冰凌。这是将自然生长的枞树装扮成了一株圣诞树。这里就是我们将要下榻的旅馆。

被领进楼上的房间，里边摆放着简朴的家具和床，墙上挂着绘有龙胆草花纹的小型匾额。桌子上站立着的一支插在枞树枝上的红烛，被摆放在雕花的小盘子里。

翌日早晨，醒来时一片寂静。打开窗帘，清澄的天空，是连绵不断的银白色雪岭。树木的小枝条上覆盖的细小的雪粒，像水晶树林一样光耀闪烁。

住在旅馆的日子里，经常下山到贝尔希斯花园的镇子上去，从那里再去柯尼斯湖和亨塔湖。这些湖夏日的景象我已看过多次，冬天的样子却是第一次看到。奇怪的是柯尼斯湖没有结冰。湖上飘着浓雾，湖岸和水面一片朦胧。两边高高的断崖也完全看不见了，只有靠近湖面的雪坡闪着白光。突然，雾气飘走了，高空里出乎意料地浮现出俾茨曼山巨大的岩壁。我吃惊地仰望了它一会儿，随后它又消隐在再次卷来的浓雾里。

亨塔湖一片冰封。我沿着被称为“魔法之林”的树丛中

的溪流小路前进。因了雪的魔力，使我有一番彷徨于超现实世界的心境。

一天晚上，我出席了贝尔希斯花园的圣诞节歌曲晚会。和日本城镇的公众会堂稍有不同，这是一座宁静的具有休闲疗养和演出双重作用的建筑。会场中小小的舞台，由几根小枞树支撑着，后边板壁的中央，是用浓绿的枞树叶扎成的巨大的背景，只点燃着一些蜡烛，显得素朴而清洁。这座镇子和附近乡间的男女，人人穿着极富乡土色的服装，分成几个小组，静静坐在乐队后边。这些人当然不是音乐家，而是所谓业余的演出。然而，这里是被称作乡土音乐宝库的南贝也伦的山地，多次举办和推广了继承圣诞节古老风习的歌曲演唱会。

在这次晚会上，我依次观看了圣诞节贝也伦富有乡土气息的节目。舞台正中坐着解说人，他读了一段意味深长的短文，接着就是唱歌和演奏。

唱歌多半是由男女三人为一组而进行。乐器有小号、木琴再加上吉他、大提琴。竖琴多由农民五人组演奏，偶尔也加入小提琴和黑管。轮到自己时，表演者静静走上台，或歌唱，或演奏，完了以后回到座席等着下一次出场。听众也是抱着和听一般音乐会不同的心情，所以始终很少鼓掌，都是入神地听着。

仅有一次，最令我吃惊的是，从观众席后方传来了异常响亮的铃声，一位修道士模样的白胡子圣诞老人，领着手提小篮子的女孩(实由男孩扮演)，走上舞台。喧嚣的铃声接着又在那打扮得怪模怪样的人群中响起。只见一些人全身绑

着麦秆，戴着生有两只角的毛皮面具，腰间挂着巨大的牛头铃铛。最后的怪物形象可怕，全身卷裹着铁锁。

为我们所熟悉的圣诞老人，在这里却成了严肃的僧正和圣尼古劳斯。他带领一帮小鬼，站在农家的门口，给好孩子分苹果和核桃，把坏孩子交给小鬼带走。当热闹的这一群退向舞台背后时，伴着虔诚的歌唱和乐音，一幕短剧上演了。说的是两个放羊娃，玛丽娅和约瑟夫在伯莱翰寻找旅馆的故事。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德国圣诞歌曲，他们一首接一首唱的是古老而朴素的牧羊圣歌。

12月24日，是欧巴奥圣诞节的前夕。山丘上小教堂的钟楼里响起了钟声。山丘的那一面响起了一阵子枪声，半夜里开始做弥撒时，一切又归于沉寂。教堂内祭坛左右站立着圣诞树，树枝上点满了蜡烛，然而也仅仅是这种朴素的装饰。村里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穿着艳丽的乡土服装。弥撒结束后，参拜教堂后面的墓地，到了墓前每人在上供的小圣诞树上点燃一根蜡烛，向亡灵祈祷，然后踏着闪着雪光的道路静静走回家去。

不久就是除夕之夜，依然是在举办圣诞节晚会的同一会馆里举行新年联欢会。这回是在大厅里搭起华丽的舞台，由轻音乐团演奏。中央用圆桌圈成空地，人们先是跳舞，再各自入席举杯祝贺节日。每当奏起贝也伦或梯劳尔当地的民歌曲调，座席里就是一片欢腾。

临近夜半，演奏中止，电灯也暗了下来。突然，外面山谷里响起枪声。快到12点时，大厅一片黑暗，人人都神情紧张地捧着香槟酒杯。十二点整，欢声四起，“恭贺新年!”人们互

相举杯，一饮而尽。这时，山谷中又响起枪声的交响曲。人们一起走到阳台上。隔着一道山谷，山上山前，村民们站成一排，用古老的短枪连续射击。这是传统的地方风习，震耳的枪声和火药的红焰，将万物从冬眠中催醒，呼唤着春天的到来。

在南德度过圣诞节到新年这段时光，是想接触一下人们身上素朴而虔敬的性格，当然最大的目的还是想置身于自然的冬景中进行写生。我的众多作品的主题，都是基于对清澄的自然和素朴的人情的感动之上。北德的晚秋，南德的隆冬，在这些地方，我发现许多使我心灵激荡的题材。

在这种节令旅行中进行写生，决不是轻松的事情。妻对我说，冬季的旅行最好不要年龄太大，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旅行巨大的魅力吸引着我，使我忘掉了年龄和寒冷。对我来说，最要紧的就是经常保有这种新鲜的感动之情。

从德国归来之后，相隔了很久，我又在几家画廊的展览会上展出了作品，而且开始举办在旅行之前和新潮社相约定的纪念讲演会。我以《六支彩色铅笔》为题，讲的并非是这次旅行的记录，而是一个交织着幻想的故事。这次讲演每月一次，连续举行了六个月，将这些讲稿加以整理，于当年年底出版了单行本。

我想把唐招提寺障壁画作为第二期工程，描绘中国风景。我的这一愿望实现了，同时决定到中国旅行。

从4月末到5月末，由藤堂明保、岩波雄二郎、前野直彬、杉本苑子和野村万作等人，共同组成了日本文化界代表团，

我们夫妇也应邀参加。

从北京到大寨、西安、南京、扬州、上海，之后，我们夫妇同代表团一行分别，又从太湖到遥远的南方桂林，继续作写生旅行。这次行程，包括几处和鉴真和尚有缘的地方。尤使我惊叹的是桂林的风景。

二十二天的中国旅行，由北到南，是一段相当长的旅程。但是，只不过看了这个广大国家的一部分，仅仅以见闻记述就能出版一本书。我在这里就把唐招提寺障壁画作为次要的主题，将探访中国风景的印象作些极为断片的记述，以资留念。

抵达北京机场后，我首先对通向市中心的林阴道感到震惊。柳、白杨、槐树等，在道路两旁分别排列成四五行，高大繁茂。风从树梢呼啸而过。对面远方是广袤的田园风光，悠悠大地的景观。而且，这是一种从大地吸收养分向广大空间延伸的巨大的生命力。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之旅在各地获得的印象的象征。它不显得小气，而带有伟大的动感，显示出一种能量，一种由无限深厚的文化产生的新的活力。

新绿的森林包围着的故宫，黄色琉璃的屋顶，红色的城墙，从北京饭店俯瞰过去，也很美丽。当我钻过雄伟的天安门和午门，仰望着正面太和殿那端然屹立于大地之上的雄姿时，甚为感佩不已。

这次旅行和过去的惯例不同，我带了一些为了画素描的日本纸，因为我想用水墨画的技法作画。我心中在想，唐招提寺障壁画的第二期工程，如可能，我将制成水墨画。

在故宫博物院特让我们观看了名画，给我留下深深感

动的是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宋梁师闵的《芦汀密雪图卷》，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卷》，马远的《踏歌图》、《水图卷》，元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等。

在北京去游览了八达岭的长城和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当天可以来回。宏伟的规模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些都证明了大陆风景的雄大以及在这里演进的人类历史的波澜壮阔。

在北京停留了八天，然后乘火车到西南方去。走了六小时，抵达阳泉，从这里乘汽车到大寨。大寨有九十户农家，居民约四百五十人，其中有一百六十人居住在小山村里。为了防备旱灾水害，将布满石子的荒山野岭自力更生开垦出来，建成旱涝保收的梯田，以此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我被生存在大地上的人们的坚强毅力所打动。

下一个目的地是西安。登大雁塔，站在钟楼之上，我怀念着古代帝王的城池，尤其是唐代的首都——国际大都会长安往昔的情景。日本的留学僧，不远千里渡海来到这块土地，他们一定非常激动。鉴真和尚也从扬州来到这里，学习佛法。

唐代吸收西方世界众多文化精华，并发扬光大，然后又传到日本，给奈良时代以极大影响。我们兴味十足地参观了出土文物的宝库——陕西省博物馆和六千年前人类居住遗址——半坡博物馆。西安东北的骊山之麓，又令人想起玄宗和杨贵妃的华清池。这池子掩映于初夏阳光照耀的绿树丛中，静静地满贮着一池碧水。

在南京看了长江大桥，接着去扬州。城外的丘陵上有宋

代以来文人墨客的清游之地——著名的平山堂。旁边的法净寺是唐代大明寺的遗迹。

这里就是日本来的两位留学僧询问在大明寺讲经的鉴真和尚愿意不愿意去日本的地方。如今，仿照唐招提寺金堂建筑了鉴真和尚纪念堂，安放了木雕的和尚像。我向和尚焚香礼拜。

扬州是水都，有座美丽的湖泊，叫瘦西湖。市内多处地方风景如绘。既是古代利用水运的商城，又是文化艺术之城。这里有清代极富个性的八位画家，称“扬州八怪”。在一个雨夜，人们把博物馆所藏的这些画家的作品运到旅馆里供我们鉴赏，这番好意令人难忘。

回到南京，到中山陵缅怀伟大的孙中山。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参观现代中国各个地方的产品。此外，在上海博物馆还特别观看了马远、沈周、倪云林、恽南田、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

到了上海，我们夫妇单独一行，和译员一同去无锡。车窗外看到的田园风景和北方大不相同。麦田已经黄熟，粉红的紫云英，鲜黄的油菜花，到处是沟渠，悠悠然摇船的人们。稍为宽阔的河流中帆船和驳船来来往往。村落附近，赶着鸭群的少年，耕田的水牛，构成一幅静谧的风景。

从无锡站下车，来到太湖畔的旅馆。太湖是横跨江苏、浙江两省的大湖。我走出旅馆，来到朝雾飘荡的湖畔，又在村头的林阴道上散步。茂密的芦苇丛中，停着几艘渔船，晨炊的轻烟袅袅升起。

对岸一片迷蒙，湖上靠近这边浮现出几座绿岛。早饭后，每条船都扬起了帆，一只只次第离开湖岸。最初的船帆已经在雾中淡化了，似乎消失到无限的空间之中。

湖畔公园的蠡园，用太湖石堆积成具有幻想的造型。山边公园的梅园，全山一片梅林，花事正盛，芳菲四溢。无锡市有两位年轻的画家陪伴我们。我专心写生，妻子去参观制作特产的泥人工厂。

由无锡回到上海，坐飞机去广州。广州位于中国大陆的南端。从广州机场一下飞机，就像进入澡堂里一般，既高温又高湿。第二天早晨，因为桂林机场天气不好，出发稍微迟了些。这期间，游览了白云山。关山月先生陪我们一起去桂林，他是广州的画家，也是中国大师级的国画家，关山月先生从前访问日本时，到我家里来过，一起欢谈建立了浓厚的友谊。

从广州乘飞机约莫四十五分钟抵桂林。临近桂林上空时，从云隙间窥见了异样的地形。地面上耸立的群山犹如青笋一般，又细又尖。飞机降落在奇峰包围的机场上。

桂林是世界上少有的风光明媚的城市。桂，并非指日本见到的桂树，而是木犀，大街上这种树很多，秋初开花，这时，满城正飘流着木犀的香气。从这里沿着漓江顺流而下，到阳朔，两岸风光甚是有名。

这天，我们首先乘车去阳朔，由水陆两方面寻幽探胜。穿过水田和村落，远近群峰可见。但不管怎么说，最妙的还是第二天的船游。

清晨8点，船从桂林市中心出发。由这里到阳朔沿漓江

而下，要走六个小时。一路上都是连续不断的堪称天下奇观的宏伟风景。汉语中有许多夸张的形容词，但要表现这些景观恐怕也会感到不足吧。开始时，有很多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不久眼前次第出现怪石奇峰，精神一直处于亢奋之中。

晨光之中，可以看到浓密的榕树的树阴投映在河面之上。竹林，偏远的村落，放牧中的水牛，还有扬帆向上游行驶的船只，任其顺流而下的船只。一个渔夫划着小小竹筏，上面有两只鱼鹰和一只鱼篓。我想，到了夕暮黄昏，能看到有趣的喂食鱼鹰的情景。

船行到水流湍急的河段，两岸高峰逼近眼前。南画中的幻想世界在这里化为现实的风景。也许在这大地的一隅，确实有神灵留下的幻想的世界。我埋头只顾飞笔作画。照我本来的性格，我是不画即兴式的素描的，但此时也像别人一样，将这些时时变化的风景用水墨描绘下来。

中国之旅，经历了广大的范围，看了许多富于变化的风物。我们多次对人们热情的接待表示感谢，然后离开了北京机场。此外，这次旅行的收获之一是首次画了许多水墨素描。接触中国风景时，我感到用水墨作画对我最合适。我毫不犹豫地自然用起墨来。我希望我将来试作的水墨画不像现在这样简单，而具有幽玄和厚重的风格。可以说这次旅行使我迈出了第一步。

从1月里开始举办的新潮社纪念讲演，到了6月里就结束了。8月，我根据去年秋取材于巴黎的《协和广场的椅子》这本诗画集绘制了一幅原画。用钢笔画线，使其带有朴素的色调，并施以淡彩。这种技术开始时一点没有想到，当

我考虑选择适合此种内容的表现手法时，突然就这样做了。这种极为自由的描画，倒是一种快乐的工作。铜版画也开始初次尝试。

从9月到11月上旬，连续在熊本、金泽、神户举办了我的作品展。熊本和金泽，展出的是自1962年北欧旅行以来直到制作唐招提寺障壁画，以我作为绘画基础的试作草图为中心的一些作品。而神户展出的是，除以上之外再加上美校时代的作品，还有从东京近代美术馆和艺术院等租借的几件，带有表现我五十年绘画历程的意图。

熊本市，三十年前我应征作为二等兵编入这里的联队，这里是我迎来终战的地方。当时，我每天接受怀抱炸弹向战车进行肉搏攻击的训练。有一天，我去清理专卖局的废墟，受到舰载飞机一阵猛烈的射击，而这个地方正是举办此次展览会的百货店的所在地。可以说是奇缘巧遇吧。

我再次探访这些令人怀念的地方，其中有分班时驻防的本妙寺内的庭院，还有我远眺宏伟的阿苏山、顿使我对风景开悟的熊本城址。

金泽市是未受战争灾祸的少数城市之一，保有日本传统的美。我喜欢那种朴素的风格，很早以前就经常到那里访问。

展览会在兼卞公园举办。开幕那天请前一日来金泽出差的安岛文化厅长官剪彩，这是一个举办单位的热诚得到充分体现的盛会。

神户市是我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过去在这里多次举办过展览。但五十年回顾展却还是头一次举行。现在想想，

我是大正十五年春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科的。这一年岁暮就是1925年，我专心于绘事已经满五十年了。经入江小学、神户二中(现在的兵库高中)进入美术学校后，一直生活在东京，而父母直到战争开始时都是住在神户。因此神户应该说是我的故乡。

就这样，在国内连续举办几次展览后，10月，又和去年一样，决定在巴黎举行一次个展。此外，外务省约请为华盛顿新盖的大使馆官邸绘制大型绘画，还要由巴黎到美国去看看新筑大使馆的样子。

当年巴黎的个展，带去的是为《京洛四季图》的组画制作的画稿。会场依然是玛基尼奥的吉井画廊。同去年秋一样，这是一次特别展，不出售展品的展览会。10月23日，从东京出发，在这之前必须完成“日展”上的展品制作。

我从中国旅行的素描中选了一幅《桂林月夜》加以绘制。素描是用水墨画的，要制成大幅作品，不是简单的事。作为向水墨画过渡中的试作，我使用颜料，运用水墨风格的色调进行绘制。我过去画了许多青蓝色调的风景，这回是用不很熟悉的表现手法，感到准备工作也不充分，但仍然当作下一回制作障壁画的一次研究进行试作。在日展开幕前我出发去巴黎。

巴黎的个展会场里排列着《京洛四季图》的试作稿，同去年的《山云》、《涛声》试作展不同，十分豪华，前天晚上的庆祝会也很热闹。熟人增多了，会场气氛十分亲密。北原大使依然给予很多关照。尤其是受到在日本时曾接触

过其作品的布拉杰和卡特朗两位先生的邀请，使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情景，感到很荣幸。我感到我和巴黎心灵上的沟通，一年年越来越紧密了。

从去年就着手制作的石版画，拿到牟罗劳工厂去加工。这里排列着古时候遗留下的机器，蔚为壮观。布拉杰先生也到这里制作版画，回去时他用车把我送到旅馆。我通过美术，加深了同各位人士之间的理解与信赖，增强了艺术进取心，同时也感到心理上年轻了。这都是巴黎给我的。

我还住到塞纳河的支流卢安河畔的小镇茅勒进行写生。古老的城门、教堂、石桥、磨坊，河岸上优美的树林，一派令人心情安谧的风景。这里有印象派画家西斯莱的住居。不远处有莫奈的知音库莱曼索的别墅。

从巴黎乘协和飞机到华盛顿。第二天参观新建的大使馆官邸。这是由已故吉田五十八先生设计的大型建筑，以日本风格统一起来，纯日本式的庭园和茶室已经完工。关于墙面和绒毯的色调，东方大使征求我的意见。从坐落于树木繁多的华盛顿恬静而优美的市街上这一点看，这座官邸的装修必须达到品位高雅才行。至于我的作品挂在什么地方，房间的宽度，画面和窗外庭园的调和以及作品的题材等，都一一在现场进行讨论。

国立美术馆富丽堂皇的建筑，丰富的展品，弗利亚美术馆中的日本美术品，使我感到美国的富有。一次，我看了弗尔兰德尔菲的庞兹个人美术馆，对这位专门收藏法国印象派作品的个人收藏家的执著精神，十分钦佩。

在华盛顿西南谢南多国立公园的山上住了一夜，欣赏

了这里清幽的自然风光。乘飞机横跨大陆去三藩市。正是晴天，地上景物历历可见。越过带雪的洛矶山脉，就是克罗拉多河吧，幽深而险峻的山间峡谷，使人联想到月球表面呈现异样地貌的干燥地带，这是连续不绝的宏大的景观。

三藩市气候温和，山坡上一排排人家令人感到亲切。乘在铃声叮当的电缆车上的人们，町角花店的阳台，喧闹的渔港，到了晚秋树木依然一派浓绿的公园，给我留下了明丽而温馨的城市的印象。

美国之旅以去华盛顿办事为主，来去匆匆，但我还是清楚地了解了大陆的雄伟广大。仅就我所见到的，是质朴的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发现追逐新奇的情况。我到达华盛顿时，正值总统选举战结束，这是个宁静的夜晚，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东京——巴黎——华盛顿——三藩市——东京，我绕地球转了一圈儿，1976年，这对于我是不可思议的一年。前年秋，呆在欧洲，1月末由德国回国，4月到5月在中国，10月到11月，由法国去美国，这一年的海外旅行实在多。在日本也常常旅行，我把旅行同平时的生活一样看待。尽管如此，我在这一次却走了三个大陆。

从美国归来后，没想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总统向我颁赠功劳大十字勋章，在德国大使馆举行了授勋式，并受邀参加招待宴会。我于德国并没有什么功劳，战前是我年轻时候留学的国度，其后直到现在，德国方面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并对我工作的意义给予承认，使我很感谢。

12月，诗画集《协和广场的椅子》和德国冬天旅行故

事《六支彩色铅笔》出版了。版画《海和山》也制作完了，这样，就把诗画集中的原画和版画一齐摆在东京的吉井画廊里。这个展览会年初开始在名古屋、神户、京都、冈山等地巡回展出。

1977年1月末，岳父川崎小虎去世，91岁。他年轻时以传统的大和绘为基础学习绘画，其后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在日本画坛留下了独特的足迹。他是一位爽朗、温厚、心性恬淡的人士，又是一位具有执著信念的人士。晚年生活平静，愈添枯淡之趣味，即使卧于病榻之上，也未曾放下过画笔。

我受外务省委托，要为巴黎的日本大使馆官邸作画。从美国一回来，我就及早动手，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度很慢。到了2月，埋头于此项工作，终于完成了。这期间，我还得为华盛顿的大使馆官邸画样稿，进行总体构图。既然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只好缩短睡眠时间。

当初，这本自传抄的第三部分本来打算从1975年6月唐招提寺开山忌那天着手写作，到两年的同一天同一地点写完这部《旅环》，但不知不觉就进入了1977年的3月间。我在开头写道：

“一块石头落到静静的水面，从那里描画出重重圆环，波纹向外面扩散开来。”

这两年里，就是记述这种波纹不断扩散的情景。在这里，我必须说说这最后一次的大波纹——巴黎唐招提寺展览会。

话题稍稍拉回到前边。1976年年末，以国际交流基金的今日出海理事长为核心，巴黎唐招提寺展的实行方案得到

了落实。以《日法文化交流协定》为基础，两国政府间进行接触，在文化厅的协助下，慎重进行了准备。

主办者日方是外务省、文化厅、国际交流基金，法方是外交部、文化部、巴黎市，会场是普其·帕莱。展期从1977年4月6日到5月22日。

展品有国宝鉴真和尚坐像以及重要文物：木雕佛像八座，铜版推押式佛像五座，主要选择了奈良时代的。镰仓时代的是《东征绘卷》五卷中的二卷。再加上我画的御影堂障壁画《山云》、《涛声》二十八幅。

这样的展览至今未有前例，尤其是把和尚像拿到海外展览，也不是没有恐惧和反对的声音。但是，由于运输和陈列都万无一失，从展出的重大意义上考虑，终于得到了许可。

今日先生负有重大责任，从举办这种展览的决心上看，可以想象是经过再三冷静的判断的。唐招提寺森本长老的决断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鉴真和尚像是唐招提寺之魂，是最为诚笃信仰的对象，决非什么美术品。

森本长老对于已故马尔罗先生访唐招提寺时，对和尚的精神深为感佩的情景一直难以忘怀，他相信巴黎市民高度的感受性和理解力，才答应下来的吧。或者说，比这更重要的是，也许基于鉴真和尚那种排除万难、决心渡日的精神吧。

我曾担心，我自己制作的障壁画和代表日本文化最高水平的诸佛像一同在巴黎展出，是否有些僭越呢？再一想，本来奉献给和尚之灵的作品，陪伴和尚一起渡洋也是一种

荣幸的事。

再说，巴黎人知道鉴真和尚，并不知道这座寺院，更不知道障壁什么的，因此以和尚像为中心，精心配置诸佛像，同时将御影堂内部情况再现出来，使人们看到寺的环境氛围，才更有意义。这就是今日先生的考虑。

这次会场布置委托给了谷口吉郎先生，获得他的允诺是这次展览走向成功的巨大推动力。因为筹备期间没有充分的时间，文化厅、国际交流基金、东京以及奈良的国立博物馆、谷口先生的建筑研究所、担任工作和运输方面的人员协同一致，独立进行了各自的工作。巴黎的北原大使充当总联络员，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展览会的成功同大使的热情是分不开的。

谷口先生完成御影堂“上段厅”和“宸殿厅”的构图，又到川口市附近的丹青社的车间里进行组装。“地板厅”、旁侧的棚架、饰有玲珑剔透花纹的栏杆、小墙壁、柱子、暗钉等都标出了实际的尺寸，创造了一种古色古香、纯朴自然的殿堂氛围，着实使我惊讶。将此分解之后运往巴黎。

此外，东京国立博物馆有唐招提寺金堂精巧的复原模型，决定一道带去。到后头才知道，即便分解为三组，从大型运输机的入口也搬不进去。但是，幸好有飞经美国的更大型的班机，于是决定由这种飞机运输。

3月26日，今日先生夫妇、谷口先生夫妇及其公子，还有我们夫妇从羽田出发，在巴黎同打前站的国际交流基金理事村田先生会合。到普其·帕莱一看，会场内许多人都在忙碌地干活。我看到了文化厅的田边、鹫冢两位先生，奈良博

物馆的阪田先生，谷口建筑研究所的沙川先生，多闻堂的冈村先生，还有丹青社和日本通运公司的人们。在他们的指导下，巴黎的工人们齐心合力劳动的情景使我深为感动。他们对日本建筑很感兴趣，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拉日本式的锯子。我觉得在这里，也开始了心心相印的文化交流。

4月2日早晨，鉴真和尚像开始拆包。当和尚像显现的一瞬间，我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安放在展柜中之后，和尚那慈悲的心怀，温和的面颜，还有泰然自若的神态，仿佛在其中静静地呼吸着。此时，普其·帕莱展览馆的馆长多·比西夫人，不由抱住今日先生在他两颊上亲了亲，想使得今日先生大吃一惊吧。这天晚上，唐招提寺的森本长老也到达了巴黎。

4月5日清晨，万里无云。普其·帕莱展览馆正面大门敞开，头戴银白色兜盔、身着红黑军服、腰佩长剑的仪仗队威然站立。法国总统杰斯卡尔·德斯坦夫人到达，巴黎市长希拉克夫人、北原大使等迎接，今先生和我们其他人一一被介绍给两位夫人。接着举行盛大的唐招提寺展开幕剪彩式。

第一室陈列金堂的巨大模型，墙上挂着唐招提寺金堂的全景照。下一间房内是药师如来立像、狮子吼菩萨立像等各种充满质感的木雕。柜子中是美丽的铜版推押式佛像，第三室正面是鉴真和尚像。前面的水盘中有人陆续献花。房间的一隅有巨大的木雕佛头，下面的房间是缺少头部和两手的线条流畅的有名的如来形立像和《东征传绘卷》。最后的大厅堂内是障壁画《山云》、《涛声》，保持着御影堂原有的氛围。

北原大使首先把总统夫人等一行来宾请进“波涛厅”，在这一天特别打开了室内的隔扇，又看了“山云涛”，然后静静地关上了。观众们从各种角度，抱着极大的兴趣来到展览会上。尤其是鉴真和尚，所有的人都明显地受到深深的感动。

4月6日起，展览会向普通市民开放，观众超过原来的估计。四天后的礼拜天，售票处排起了长队。人们不是用好奇的目光，而是用虔敬的态度，来到这片精神美的世界里。

每天，开馆前和闭馆后，森本长老都向和尚焚香、献花、念经。我们也坐在长老背后，向和尚像祭拜，静静地度过那一刻，心里感到洗涤过一般洁净。会场的保卫人员和扫地的人们，从和尚像前通过时，也必定摘下帽子，放轻脚步。我们在展览会热烈举办的当儿，怀着愉快的心情，11日离开巴黎，先行回国了。

一回到东京，马上投入华盛顿大使馆官邸大型画幅的制作。我用暗淡的青色描绘云雾升腾的山峦。这画先前已经着手，由于5月7日起东京将举行我的较大规模的作品展，如果可能我也想将这作品一并展出。因为一旦交给华盛顿的使馆，日本人看到的机会就少了。

这次作品展，在组织委员会的运营下，会场设在涩谷东急本店，展出两周。自1977年《残照》以后到现在参加“日展”的作品，从《北欧风景》、《京洛四季图》，还有德奥旅行中绘制的《描绘古都》、《出现白马的风景》等组画中选出一部分参展。再加上东宫御所壁画《日月四季图》、皇

居宫殿壁画《黎明潮》、唐招提寺障壁画《山云》、《涛声》的画稿以及唯一的绘卷《秋风行画卷》，也一起陈列出来。

承蒙东京近代美术馆的好意，该馆所藏十七幅画作，还有日本艺术院、国立剧场、山种美术馆以及其他个人收藏的作品六十八件，也参加了展览。华盛顿大使馆官邸的画于开幕前两天完成制作，题名《山岭云涌》陈列出来，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地苦干。这幅独自一人在画室中、在这所安谧的房间完成的画作和我本人结为一体，寻觅到一种宁静的心灵。这就是我的生命。

7日晚间的宴会，来了众多亲切的人们，又高兴又感激。但另一方面，当我从作为画家三十年来的事业中选取主要作品陈列出来的时候，其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但转念一想，今后再重新跨出第一步来，心情就稍微明朗些。艺术作品只有在作者死后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我只能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

东急本店的画展开幕不久，我们夫妇又得去巴黎。5月18日，巴黎的吉井画廊要举办第三次"个展"，还要出席22日唐招提寺展的闭幕式。

吉井画廊今年的特别展览上，展出了我去年中国旅行时制作的水墨速写。展出前夕，钢琴家瓦森堡先生，画家卡特兰、布拉吉烈两先生送我美丽的鲜花，出席者之中熟人越来越多了。获须高德、佐藤敬两先生也来了，他们对我表示出永恒不渝的友谊。

21日，森本长老再到巴黎，第二天，有莱蒙·巴尔总理

夫妇出席的展览会闭幕式隆重举行。此次展览参观人数最多时是平日两千人，假日四千人，是普其·帕莱创立以来的最高记录。说明书增印了两次，在闭幕四五天前全部售罄。法国的新闻机构也连篇累牍使用了什么“森严、静寂的美”等一类赞词。我处身于满场热心的观众之中，实际体验了艺术超越国境、实现心灵沟通的意味。

6月6日，奈良唐招提寺，像往年一样，在讲堂举行了庄严的开山忌法要。在御影堂，于《山云》、《涛声》障壁画的包围中，鉴真和尚的尊像，在原来的御厨子中受到了参拜。在东室，举行了今日出海先生的纪念讲演。今先生以欢乐的语调说道：“自打和尚像平安回到日本那一天，我才睡得安稳些了。”

我的历时两年的旅行的圆环至此终结了。在水面上不断扩大的波纹的引导下，度过了多彩的年月。如今，我眺望着画室窗外摇动的绿叶，审视着相隔很久又重新获得宁静的自己的周围，又向着等待我的唐招提寺障壁画第二期工程迈开了第一步。

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5月末到6月，我在读卖新闻《自传抄》栏目里，连续发表了自己从1975年唐招提寺障壁画《山云》、《涛声》完成之时到1977年6月开山忌为止的两年间的自述。“审视着相隔很久又重新获得宁静的自己的周围，又向着等待我的唐招提寺障壁画第二期工程迈开了第一步。”——我写了这样的话，就搁笔了。现在我把自那以后到目前的情况加以补足。

如今回顾一下，1978年完成了第二期障壁画的准备，眼下正值全力绘制之中，我是遵循预定的路线踏踏实实走过来了。

但是，历时两年的旅行的圆环至此完结了，眺望着画室窗外摇动的绿叶，审视着相隔很久又重新获得宁静的自己的周围……云云，这些话，说的只是巴黎唐招提寺展平安闭幕后，所获得的一瞬间的平静。

7月，很早前曾有人提出的《东山魁夷的世界》摄影工作确定下来了。这是由集英社和朝日影视公司共同制作的三十五毫米的彩色电影片。其目的不是在电视里放，而是在电影院里放。起初，我有些踌躇，没有马上答应下来。但是我想，这种电影不是在普通影院放映，只不过将画集扩大成更大的画面，作为青少年教育的视觉教材使用吧。这件事将会占用我很多时间，但又一想，如果年龄再大些，就更难以答应他们的要求了，我为策划者们的热情所感，还是答应下来了。

8月里，我到遥远的中国西部，即所谓的西域，也就是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行。我和以中岛健藏先生为首的诸位先生同行，他们是宫川寅雄、白土吾夫、井上靖、藤堂明保、司马辽太郎以及团伊玖磨。长年以来，我向往西域，能够加入这群具有丰富知识的人士之间，真是没有想到过。

提起丝绸之路，这是日本人趋之若鹜的时髦的旅游胜地，正因为如此，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段关键性的丝绸之路，一直对外国人紧闭大门。

乘上大型喷气客机，早晨8时半从北京出发，直指乌鲁木齐向西再向西飞行三个半小时，长达二千八百公里，无论在时间上和距离上都使人感到十分遥远。眼下广阔的大地令人难以想象。荒瀚的沙漠地带很多。云层间出现了天山的雪岭。在乌鲁木齐一走下飞机，看到高大的白杨在风中摇曳，城中的广场上可以看到色彩艳丽的花坛。青年女子都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步履轻盈。街上的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风貌，其中也有金发碧眼的少男少女。

这里人口是一千一百万，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汉民族，剩下来百分之六十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等十二个少数民族。

维吾尔自治区的面积约为日本的四倍半，是东北阿尔泰山脉和南边昆仑山脉夹持中的盆地状的沙漠地带。高约三千米到五千米的群山组成的天山山脉横跨东西。天山北麓是伴有沙漠的广阔的草原地带，南麓是中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古代的人们，把围绕这片死寂沙漠的天山山脉南麓和昆仑山脉北麓的雪水引来，并利用地下水，建成了几片绿洲，过着农耕和通商的生活。中国的丝绸沿着绿洲和绿洲之间的道路运往遥远的罗马。印度的佛教又从遥远的地方传到日本。

我们到达乌鲁木齐的夜晚，在市广场的剧场里观看了民族歌舞，饱览了舞台上陆续演出的优美的歌曲和舞蹈，陶醉在琵琶、三弦琴、琴、小提琴以及曼德琳等为原型的各种乐器的音色之中。据同行的团伊玖磨先生说，由这里向东流

传为雅乐，向西流传为管弦乐。

乌鲁木齐博物馆富丽堂皇，不愧为西域出土文物的宝库。这里陈列着从石器时代以来的文物，尤其是汉、唐时代的染织、绘画和陶俑等使我很感兴趣。其中一些同正仓院的宝物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具有和波斯甚至遥远的希腊的文物一样优美流畅的造型。

我们一行以乌鲁木齐为根据地，首先乘飞机沿天山山脉飞向伊宁。向北一望，是茫茫的沙漠，南边是天山连绵的雪岭。不久，山容平缓，绿树繁茂，已经到绿洲城市伊宁了。

城中小河奔流，随风可看到白杨树在风中摇动着梢头。清澄的大气，明丽的阳光，牧歌式的景物使人心旷神怡。

在北方的塞里木湖度过一天，那里真是梦幻之国。从伊宁市乘车沿着流向山中的小河攀登。山上广阔的湖泊出现在平缓的牧场的斜坡上。对岸遥远的山峦迷蒙一片，呈现出蔷薇色。山顶的白雪非常明净。在近景的牧草地上只能看到五座小小的游牧民族的毡包。在这片广袤的风景之中没有一座房屋。羊群，马群。骑马巡游的哥萨克族的人们。

边防战士认真地比武，接着是具有丰富民族色彩的赛马、游戏、唱歌跳舞，节目在灿烂的阳光中陆续演出。演员都是双颊晒得黝黑的青年男女。

回到伊宁的第二天，访问了郊区的维吾尔族人的家庭。坐在屋外果实累累的葡萄架下鲜艳的地毯上，吃着葡萄、西瓜、哈密瓜和桃子等。房东家的女儿姐姐弹长杆的二弦琴，妹妹跳舞，头上戴着维族妇女绣着独特花纹的小圆帽，两侧

垂着长长的发辫，穿着色彩鲜艳的花裙子，轻快地跳跃着。

回到乌鲁木齐，下面该去此次旅行最主要的目的地吐鲁番访问了。车子从乌鲁木齐向东南行驶。越过丘陵地带，奔驰在荒寥的土地上。可以看到大的盐湖，有时通过小村庄，遇见放牧的羊群，几乎都是被称为戈壁的沙碛地带。戈壁是固有名词，是不毛荒野的意思。

吐鲁番盆地是海面以下的低地，群山环绕，年降雨量十六点六毫米，四十度以上的天气持续三个月，地表超过七十度。但是由于有效地利用地下水和天山山脉的雪水，农作物特别是葡萄为主的园艺作物都很适宜生长。无核葡萄是这里的特产。

我们首先访问了交河城址。向吐鲁番之西，越过荒瀚的沙漠旷野，换乘吉普，沿着河床前进，丘陵在两条河流的夹挤之间耸立着。丘陵之上有古城遗址。两千年前，这里的车师国曾极盛一时，到了元代就成为废城了。夕阳映照着红褐色的废墟，实在美丽。暮色逐渐加浓，弦月在天上更加明亮了。

第二天看了高昌城址和阿斯塔那古坟群。高昌城从西汉到明初，隐藏着一个一千五百年的荣枯之梦。明丽的阳光下横亘着广阔的遗址。到地下去参观了两座阿斯塔那古坟，一座古坟中有人物画，另一座中有花鸟画，都是唐代的，留下了鲜明的色彩。

回乌鲁木齐后乘机去和田。飞越天山山脉最顶峰时，其壮大的景观用言语难以形容。名实相符的天山，山色壮丽，于广阔的沙漠正中，群山高耸，白雪皑皑，犹如怒涛排空，在

遥远的对面聚合，重叠，忽儿又从眼下向后方迅速退去。

不久，飞机告别天山，向南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飞抵和田。这里是西域南路的要冲，古代的于阗国，现在仍有必要多加发掘和研究。细细的沙尘时常飘落下来，落在绿树之上，白白一层。驴子拉着货车来来往往，这沙漠之城的情景令我难忘。这里自古以产美玉而闻名。在月夜中的白玉河河滩上，我在夜色之中拾了几颗白石子。

10月，我在东京的吉井画廊举办“中国之旅展”，展出了1976年首次中国旅行的水墨速写。在这之前，5月里在巴黎举行了展览。“日展”上展出了《冻池》。结冰的池水一隅，显示着冬的威严与自然的生命，是面对此种风景时我的心灵的写照。色彩调制得十分朴素，使其更接近于水墨画。12月，在白虹会首届展上展出《晓云》。这幅画是全面吸收水墨画技法的第一幅真正的作品。

1978年，去奥日光对着雪景写生。纪录电影的制作人员也来了，拍了一些我在雪中画画的场面。

2月，在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举办了题为“卡斯帕·戴维德·弗利德里希及其周围”的展览会。大约两百年前，这位出生于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并在多累斯顿度过画家生涯的人的作品，在日本首次展出。他作为德国浪漫派的代表画家，引起了我的关注。近代美术馆要我在展览举办之际，进行一次讲演。凭着这种关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和多累斯顿国立美术馆的人访问了我的画室。这件事成为翌年在东柏林和拉伊布其赫举办画展的契机。

不久，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安达健二馆长来商谈关于

将我的作品作为弗里德里希展的交换展送到德国进行展览的事。接着，民主德国驻日大使向日本经济新闻社圆城寺次郎会长正式发出邀请。于是决定展览会在第二年春天举办。

3月，千叶县美术馆举办“东山魁夷展”。自从战后在千叶县居住以来，不觉已经三十多年了。

从前年就开始筹备的中国“东山魁夷展”，从大幅作品到速写画，总共一百五十件。这次大规模的作品展5月至6月下旬先后在北京和沈阳开幕。据说中国是首次举办外国现代画家的展览会。主办者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经济新闻社，协作者是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和山种美术馆。

会场设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5月26日举行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中国方面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文化部副部长王阑西、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中日友协副会长赵朴初、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画家华君武、关山月、吴作人、朱丹、黄永玉、艾中信等及有关方面一千多人；日本方面有日本经济新闻社会长圆城寺次郎、近代美术馆馆长安达健二等代表人士日本大使佐藤正二夫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以及正在访华的日本作家代表团成员井上靖和水上勉诸位人士。王炳南先生讲完话后，我也表达了谢意。

开幕式结束，大家一起进入会场。这座大殿是位于北京中心的故宫(以前的紫禁城)雄伟的建筑群之一。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建造于明代，清代加以补充，被指定为中国的重要

文化遗产。

内部经过改装，用于大型展览会，首次举办的就是这次展览。从日本运来的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日本经济新闻社、山种美术馆、冈村多闻堂等收藏的作品，还有展览会主办单位的人员预先布置的展品，《路》以后的代表作三十件，中国之旅中包括六折一对的《漓江暮色》在内的写生六十一件，唐招提寺障壁画草稿及素描二十八件，还有《京洛四季图》组画中的正式画和习作、素描三十一件，分成各组进行陈列，并使之系统化。

这次展览产生很大反响，远远超出预想之外。此时正当中国面向新的历史迈开巨步，文艺方面欣欣向荣。《人民日报》等众多的报纸以及其他出版物，刊载了大量的人们对展览会的热情介绍和解说的文章。还有许多人直接给我写信，用热情洋溢的语言畅谈自己的感想，这尤使我高兴。

在北京，承蒙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管理局王冶秋局长的好意，我观赏了院中珍藏的名画。除了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时看的顾恺之《洛神图卷》、展子虔《游春图卷》之外，这次又看了石涛的《风景图卷》等。另外，各地征集来的稀世名品的展览会也令我很感兴趣。

王炳南会长举行了招待宴会。王冶秋局长在仿膳饭店(位于北海公园)请吃清朝宫廷的菜肴。还观看了相隔很久又重新演出的京剧。佐藤大使也举行了招待宴会，领受到了各方面的盛情。

同日本作家代表团一行在王府井北京烤鸭店(即吃北

京鸭的专门店)共同举行了答谢宴会。席上,中日友协副会长赵朴初,还有展览会开幕式那天,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分别就唐招提寺障壁画《山云》、《涛声》这一画题赠送了诗作,这使我难以忘怀。

赵朴初先生的诗是:

目听涛声起壁间,
手挥云影落尊前,
无边世界现庄严。

逸兴遄飞超象外,
诸天纷下赴毫端,
始信奇思出奇观。

(载《人民日报》)

林林先生的诗是:

永忆鉴真遗爱,
异邦风月同天,
精心作画慰先贤,
献出深情一片。

浩荡涛声碧海,
空明月色云山,
悠悠大地意相连,

春晓笔开新面。

(载《人民日报》)

两诗均由藤堂明保先生译成日文。林林先生诗中除了《山云》、《涛声》外,还提及了初次到中国旅行时的写生画中的《大地悠悠》,还有日中恢复邦交时日本政府赠给毛泽东主席的《春晓》。

新闻出版物登载了介绍和解说文,还有林林、常任侠、远运甫、张仃、吴作人等的评论。除了上面两位先生外,还有王堃聘、张望、艾青等也赠了诗。其中艾青先生的诗如下:

致东山魁夷

好像是幻觉,
好像是梦境,
人和自然得到谅解,
自然赋有人的心灵;

无论是林间的瀑布,
湖沼中的倒影,
初春的月夜、山峦的黎明,
都浸透了画家的爱情;

多么妩媚的樱花,

多么豪华的竹林，
多么纯朴的白桦，
还有密林中流出的“绿色歌声”……

那怕是红叶如火，
那怕是古庙铎声，
那怕是漓江的清流见底，
那怕是透过雪树窥见的奥地利古城，

都得了高度的默契，
描绘出最美的图景，
坚固像一片片大理石，
却感触到跳动的生命；

真实与想象的结合，
东西方绘画的融会贯通，
中日两大民族的联结，
色彩谱写最美的歌声……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这些诗证明了艺术可以超越国界，达到心灵与心灵的沟通。

展览会结束后，我和圆城寺先生、安达先生访问洛阳，在黄河流域的龙门石窟，观看了北魏至唐的佛像雕刻，瞻仰了山坡中腹刻在大石壁上的巨大卢舍那佛坐像，为其雄浑

壮丽而感叹不已。洛阳博物馆、王城公园内的汉墓和壁画都很有意思。

在南京博物院，观赏了南宋阎次平的《牧牛图》以及直到清代时的水墨画。在扬州，再次拜谒了法净寺内鉴真大和尚纪念堂。到瘦西湖写生。在扬州博物馆参观金农、郑板桥、罗两峰等“扬州八怪”等清朝画家的作品。想起两年前，这座博物馆闭馆，有人热情地冒着雨将这些画包在毛毯里，送到我们宿舍里来供我们欣赏。

回到南京，在这里同圆城寺、安达两先生分别，遂同从北京陪我们来的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夫人姚淑贤女士以及该协会其他人员，还有每次访华为我们担任翻译的王庆英小姐以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木村美智子女士，再加上我们夫妇，一行人向盼望已久的黄山进发。

午后离开南京。出了郊外，车子在田园风景中奔驰，日暮时分抵达芜湖。下榻于绿树繁茂的小山山麓一家宾馆里，翌日，从大赭山顶的瞭望台眺望迂回宛转的广阔的长江和环境美丽的芜湖市全貌。

安徽省对外友协的两位人员陪同我们去黄山。车子沿着长江前进，不一会儿便行驶于广阔的水田和麦田之中。

到泾县吃午饭。河水奔流于平缓的碧绿的山脚下边。道路通向山里，越过山头，又是山连着山。看到一座突兀的山石上高悬着一道瀑布，知道不久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夕暮将临时分，到达坐落于急流涵泳着岩石的溪谷中的黄山宾馆。

这里有温泉涌流而出，有旅馆、温泉游泳池和疗养院，

是攀登黄山的根据地。黄山位于皖南,不是独立的一座山,而是数十座山峰的总称。连绵的群山之中,只有两三座辟为旅舍的古寺的遗迹,没有村落。简直是世外仙境。

第二天早晨下了场大雨,首先到附近去看瀑布。瀑布那种时而从雾中出现又时而消失的幽幻的景观,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为了照顾我们和旅途上的安全,一行共十一人,从宾馆出发了。

从慈光阁这座佛寺后头开始登山,山路是连绵的石板坡道。雨一个劲儿下了起来。如果一步踏空,就有掉落谷底的危险,所以必须看着脚下边喘息边攀登。我心想前头恐怕还有几千级石阶吧。但是,随着一步步上升,空漠的云雾中有淡墨般的山岩伴着奇松次第出现,把我引入幻想的世界。

脚步越来越沉重,心脏剧烈跳动。在一行人的照料下,我终于到达有名的迎客松旁边的玉屏楼。这时,暮色已经包围着群峰。

早晨很早起床,幸好,这时雨止了,眼底下白云浩渺,远近浮现出险峻的山岭。这就是集中了云、石、松所谓"黄山三奇"的壮丽景观。我拼命进行速写。这天是晴天,告别玉屏楼再登一段难行的石阶,一边欣赏着眼前不断出现的雄伟的奇峰巨石,一边来到了下一个目的地——北海宾馆。

翌晨,4时半起床,观看朝阳从重叠的峰峦的后边升起。在这座宾馆附近,有个地方可以眺望始信峰、清凉台、排云亭等黄山富有代表性的景观。山中三日,画了许多速写。

第四天,回到山脚下的黄山宾馆,洗温泉澡,使疲劳得以消除。至此,时时记挂的第二期唐招提寺障壁画的预备写

生画已全部完成。接着便进入构图和绘制的过程了。

在姚淑贤女士等许多热情的人士的关照下，当初认为无法实现的黄山写生顺利完成了。即将离开黄山的时候，宾馆人员中有的流下了眼泪。我胸中充满难以形容的无限感谢之情。

从中国归来，心中感到非常愉快和轻松，展览会受到意想之外的好评和热情的欢迎；又登了向往已久的黄山；障壁画的题材也已齐备了。但又同时感到身心的疲劳。在中国展览会上展出的《漓江暮色》的六折一对，其幅度正好和御影堂的八面障壁相匹配。画这样的画，也是为了练习水墨画，当然很有意义。刚刚画完《漓江月明》等三幅作品，马上又去中国布置展览会，出席开幕式，一直很紧张。而且又登黄山画了那么多的速写，实在有点勉强了。这次投入障壁画的绘制之前，有必要稍微充实一下体力，还想有一段静心构思的时间。

正好要到欧洲办事，顺便想去德国南部的山村呆上一段时间。

所要办的事情是：关于我的纪录电影，要求要有北欧和德国的场面；慕尼黑的木名濑总领事写信来，希望商量在该市举办展览会事宜；还要为巴黎出版的诗画集作石版画。6月下旬，我比摄影人员早一步去丹麦的哥本哈根。在蒂阿哈文(鹿园)和北面的贝勒蒙则沼泽完成写生场面的摄影后，立即到西柏林去。在年轻时借宿过的诺廉多尔夫广场和达勒姆美术馆的伦勃朗的名作《倚窗而立亨德利凯》前摄了影。逢闭馆日馆长勃克教授特为我们开了馆，使摄影顺利完

成。这幅伦勃朗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馆长陪伴我们在美术馆里转了一圈儿，再次观赏了卢卡斯·库拉那哈的《逃亡圣家族小憩》和安托尼奥·波莱沃罗的《妇女侧面像》(以前认为是宾纳茨阿诺所作)等令人怀想的作品。

在诺廉多尔夫广场，一个偶然路过这里的老人告诉我，他从战前就在这一带居住，附近的电影院(很奇怪，这建筑竟能免于战祸)过去的名字叫“麦特劳包尔”，并谈到了旁边酒店老板的故事。我租住过的宿舍自然已经不存在了，房号还依然保存着。通向里院的入口，当时是美容院，现在变成了花店。我去买花，问了问女主人，她是战后的居民，什么也不知道。

在柏林和一行人告别，同妻两人去慕尼黑。听木名濑总领事谈在这里举办展览的事，决定同慕尼黑方面进行磋商。

总领事夫妇用车子从慕尼黑送我们去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安格，途中参观了贝萨堡古城，并在分布着许多小湖泊的塞恩的寺院里吃午饭。他们知道这一天正逢我的生日，都举起葡萄酒杯祝贺，能在贝也伦美丽的风景中度过快乐的生日，是值得庆幸的。

安格是位于牧草地带中央的小村庄，周围是和缓的丘陵，从阿鲁伯旅馆的房间内望去，是一派和平的山村风景。

旅馆前面是绿茵广场，中央是高耸的圣母像立柱。取名升天圣母教堂的教堂尖塔屹立于广场一端，和圣母像柱相对立。广场周围的人家，家家窗户里盛开着花朵。关于安格村，德国旅游局日本事务所所长斯托帕利赫先生对我谈起一些情况，这里的确是一座虔敬而清洁的村庄。沿着绿色山

谷中平缓的道路下行，放牧中的牛的铃声，盛开的野花，鲜绿的牧草，山丘上闲静的农家，映现在我眼里的全都是天堂的景色。

这座村庄附近的山谷里，有森林包围的静寂的湖泊，湖畔上有古老的奥古斯汀派①修道院建筑物。从一百五十年前，这里就是有名的啤酒制造厂主维宁卡家的所有物，一直到现在。在斯托帕利赫先生的联络下，我们夫妇呆在安格的那段时间内，经常受到他们热情的接待。

从安格进入奥地利，住在扎尔茨卡莫玛古特的哥萨。这里也是绿色山谷中的村庄，从哥萨瓦哈夫眺望，南面开阔山谷的正面，是连绵的名叫哥萨·卡莫·毕肖普斯·米采的雄伟的山峦。

沿着村边的山道攀登，不一会儿就看到山脚下哥萨湖清澄的水色。这里是风景胜地，远远可以看到达哈修坦山岭的白雪。

从这里走了两小时艰难的路程，就来到了赫他·哥萨湖。荒瀚的石壁包围着湖泊，深蓝的水色透明而又美丽。在湖畔旁的山间小屋内吃了中饭，有乳酪、香肠、面包和牛奶。清澄的大气，明媚的阳光，鲜花怒放的湖畔，这顿中饭吃得非常香甜。

在哥萨湖畔乘电缆车登茨维泽尔·阿尔夫山。从晴明的高原上眺望达哈修坦连绵的高峰，眼下就是哥萨湖、哥萨村的山谷。我在安格和哥萨度过了宝贵的时间。我在这里静

① 基督教宗派之一。

静地省察自己，凝神考虑即将开始的障壁画的构思。

回到慕尼黑，在德阿·昆斯特美术馆看了大慕尼黑展。在总领事官邸，和慕尼黑当地同日本具有深刻关系的人们共进晚餐。大家热切希望展览会能按时举办，有很多人希望继明年东德展之后能尽早举行。

由慕尼黑去巴黎。吉井先生前来迎接，下榻于可以俯瞰丘尔利公园的毛利斯饭店。因为《协和广场的椅子》一书就要由巴黎的皮阿扎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次是来商谈此事的。

其间，和吉井先生一同拜谒凡·高生前的有缘之地欧拜尔。参观了凡·高画过的教堂，凭吊了位于麦田中的凡·高兄弟的陵墓。此外还访问了多年来的画家朋友布拉吉利位于卢贝尔的别墅。这是一座古老的宫殿，建筑物和与此紧紧相连的后山风景秀丽。这次欧洲之旅，得以在贝也伦和扎尔茨卡莫玛古特等地呼吸清澄的空气，到山野中散步，身心得到了完全的恢复。置身于西欧而进一步回顾日本，并神驰于东方，我感到唐招提寺障壁画第二期工程的构想，那种朦胧而悠悠的山水之情景，在这次旅行中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9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主办的素描展“唐招提寺之路”在银座松屋开幕。这是早先出版的同名素描集的原画展。东京展出后，到1979年1月，又到神户、大阪、名古屋进行巡回展。

10月，为“日展”绘制展品，今年是改组后十周年纪念展，我必须做审查主任。

我把在黄山的印象，用水墨画加以表现，题作《黄山雨霁》展出。这也是作为障壁画准备的第一阶段而绘制的。这样一来，加上春天在中国展览会上展出的六折一对《漓江暮色》，御影堂两间屋子的水墨画真正的试作已经较为完整了。接着就要进入障壁画的小草图制作了。

新潮社的《东山魁夷画文集》全10卷和别卷1卷，讲谈社的《东山魁夷全集》全10卷，几乎是同时出版的。新潮社的画文集《我游历的河山》收录了初期的作品，10月开始，每月刊行。讲谈社出版的《京都》的续作和素描，从11月开始，隔月发行。

这种事是迄今为止很少有的。我认为，两个出版社在内容、体裁所有方面都不一样，可能不会有多少相互抵触，故按预定同时出版。

11月，在巴黎吉井画廊举办了《协和广场的椅子》原画展，同时作为法国版的诗画集出版了。巴黎的人们寄予这次展览会极大的热情。以谁也不曾关注的椅子为主人公，通过椅子的独白讲述人的存在本身的哀怨与谛念，对此人们似乎都具有共鸣感。

在画廊举行的开幕晚会上，虽然是连续第四年，但仍然非常热闹。展览期间，许多人在留言簿写下感想，其语言有许多自然成了一首诗。丘鲁利公园中椅子的管理人所写的感谢的话，也令人欣喜。巴黎市长希拉克先生，代表巴黎市赠送了感谢的金牌。

呆在巴黎期间的某一天，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安托诺努夫人向旅馆打来了电话。安托诺努先生是比利时国家

电视台的人，夫人是日本人。前年秋天，到日本来取材，拍摄了我在画室内作画以及在奈良写生的场面的电影，当时正在上映之中。她一个劲儿请我到布鲁塞尔去，说从巴黎坐上特快列车，在坐席上慢慢用完饭就到了。

这机会很难得，我也很想看看布鲁塞尔和布尔吉，于是应邀到布鲁塞尔住了三天。从古兰·普拉斯中央广场周围风格统一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可以想见古代这里作为繁荣的商业城市的面影。同过去看过的欧洲的广场大异其趣，这里使人感到庄重之中具有市民阶层富裕和华丽的色彩。尖塔耸峙的哥特式政府大厦，巴罗克式的金色屋顶等以暗灰和金黄为主调的丰富多彩的建筑群，使得整个广场具有调和的色彩和统一的风格，巍然屹立，蔚为壮观。

那个有名的撒尿的小孩，位于广场附近的横街上，要比想象的小一些，是1600年初制作的一座可爱的雕像。

布鲁塞尔市内可看的建筑很多，皇宫院子中的日本五重塔有些异样，每层都安装着悬窗，在我看来有点奇怪，但却是一座结实的木结构建筑，下部是日本式的大门，装饰着细致的木雕花纹。这是大约八十年前的建筑。据安托诺努先生说，这座建筑的由来他不太清楚，但已伤痕累累，如不加以修理，就无法保存下去了。

靠近市郊，围绕几座水池和河渠的是一片广大的落叶树林。树叶已经散落了，我很有兴致地观望着具有浓厚北国意味的风景。

使我感慨最深的是访问古都布尔吉，它确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17、18世纪的建筑都得到完好

的保存，房舍齐整，到处有运河，我为这极富情趣的氛围所吸引。

自从当初访问贝基那吉(拜更·荷夫)以来，我就深感到这座城市的魅力。庭院的草地上，夕阳照射的林木拖曳着长长的影子。庭院周围排列着13世纪建筑的低矮的房舍。尼僧的黑袍和白色的头饰、落叶，银白的鸽群停落在古旧的带有防风板的屋顶。

实在寂静。现在回想起来，这座城镇的任何一个地方，总是照射着低低的斜阳，古老的砖瓦房上，运河的桥上，水面飘摇的阴影上，都是一脉柔和而安谧的阳光。这是因为我们访问这座城市的时候，正值晚秋季节和一天中一定的时刻吧。

中世纪的骑士建筑，如今成为汉斯·麦姆林宫美术馆，关于圣卡特琳娜的祭坛画都是优秀的作品。其他如圣母子、威尔兹拉的圣龛。在诺托尔达姆寺院观看了米开朗基罗初期的雕刻作品《圣母子像》。在古劳尼耶鲁美术馆观看了弗拉·安吉利科的众多作品。弗拉·安吉利科的作品，件件都保持着原样的色彩，表现细致而鲜明。馆里的人很亲切，把放大镜借给我用。

在安托诺努先生家里，观看了题为《日本的美》的电视美术节目。其中有和日本人自身看自身的不同角度的观察，我看得津津有味。

回到巴黎，接到慕尼黑木名总领事的电话，要我回国前再去他那儿。因此我决定归国时绕道慕尼黑。

在慕尼黑总领事馆公邸的晚餐会上，见到了民族博物

馆馆长德克托·劳尼格夫妇、贝也伦州教育部的德克托·凯姆教授、德日协会慕尼黑会长维·布利则先生，还有长年在东京德国使馆工作过的德克托·查鲁先生等人。大家以民族博物馆我的作品展为话题，一直谈到很晚很晚。

要把许多代表作筹备齐全是相当困难的，所以继东德展之后举办比较合适。然而单是东德展，向各位收藏者筹借作品就要花去近五六个月时间，要是接着再到西德办展，时间会拖得很长。况且，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等地的日方举办人，也不可能长期派员守候在那里。我去美术馆展览场地去看了看，最后决定慕尼黑的作品展和东德展分开，归国之后将来选一个合适的时期再说。

年末，将从前京都的冈墨光堂委托绘制的障壁画原版隔扇四十二面完成后送去了。

迎来了昭和五十四年，开始绘制为障壁画实际尺寸1/5大小的中小草图。这次和《山云》、《涛声》的画法不同，如果用水墨绘制，其制作方法、顺序当然大不相同。但对于我来说，整体的结构和每个部分的形式、浓淡的色调等，必须在绘制草图和试作阶段初步确定一个大致相符的状态。

不用说，水墨画是推崇气韵生动的，我在写生的时候，每次到中国旅行，我的不少作品也是力求一气呵成的，但绘制大幅作品，这更是一项讲求沉着稳健而又具有深度的工作。

一下笔就能呼风唤雨，要想用这种方法将四十二面隔扇一气完成到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也不想用面面俱到的

方法而束缚住手脚。

在正式进行绘制时，总还会怀着一种拼命的精神投入工作的。所以在这之前就要使身体十分紧张起来，对我来说，这就是万全的准备。

御影堂三个房间的题材决定分别取材于黄山、扬州和桂林，因为各自都有实地的写生，所以首先从黄山这个房间开始构图。这个房间位于“上段厅”的北侧，同“上段厅”连接，有四幅一组的隔扇。与此构成直角的另外四幅隔扇，同东邻的有御厨子的房间相毗邻。这八面隔扇在正中构成直角，可以组成连续的画面。

但是，例如四折一对的屏风，每半双为一组，一方面要显示各自画面中的紧凑感，一方面又要每一双并列在一起，使其互相呼应，每一双都能成为一个整体的构图。这座房间的八面隔扇也必须作出这种考虑。

绘制黄山的那间房间的八面隔扇时，我将左边的四面画成略略俯瞰的风景，而右边的四面配备了稍微仰视的山景。左面山岭由重叠的云海中飘浮而出；右面高耸的山峰上配以向右上方氤氲而起的云烟，给人以动的感觉。

中央安装御厨子的房间——“宸殿厅”的隔扇是大小八面，因此御厨子的和尚像和这一面相对应。这房间是三个房间中最大的一间，而且周围是由二十六面隔扇围成的四方形。于是，我在构图时便设想整个房间是扬州名胜瘦西湖，湖岸或者湖中的小岛上有厅堂，其中也可以安置御厨子。

就是说，鉴真和尚坐在了故乡扬州古老的柳树随风摇曳的美丽的湖泊之中。御厨子背后的大柳树的枝条布满了

十面隔扇。正对御厨子正面的大小八面隔扇，可以窥见中程距离上浮着小岛的广阔的湖面。左右各四面隔扇，一方是稍稍靠近岸边的柳树，而与此相对的另一方则是遥远的对岸的风景。

御厨子正面的八面，四、二、二各一组，由两根柱子间隔开来。中央的两面逢开山忌时拆卸下来，人们由“宸殿厅”向御厨子祭拜。在这两面隔扇上，可以看到对岸的远景，现在瘦西湖的五亭桥以及旁边建筑的一部分。这些当然不是唐代的东西，只是起着表现这湖的景观的作用。风吹湖水垂柳摇曳，我的构图就是想给和尚尊像送去促人怀思的故乡的清风。

最后的房间是月夜漓江的景色。两岸奇峰并立，河水远流而去。我所表现的是所谓桂林山水，因此，月亮也在构图中占有适当的地位。但是，从桂林到阳朔，有许多地方在构图上参考了实景。对于黄山的动态景来说，这里便是静寂的世界，我想绘制成为具有梦幻之趣的风景。

以上就是逐渐决定下来的第二期障壁画三个房间的构想。

以前应约为红十字总部贵宾室绘制的作品，期限已经临近，从年末时动手制作，现在即将完成。这是题为《晴明的朝雾》，是在黑部峡谷写生的基础上制作的水墨画。3月里完成了连作《冬天的诗》，这是应读卖新闻社之约，早在三年前就动手制作的石版画。《枯野》、《冬树》、《湖畔》、《冬华》和《树冰》五幅作品，同序诗一起分别附有短诗。这些都是色彩鲜明的画作。近几年一直倾心于水墨画

绘制，能够腾出手来绘制一些富有色彩的石版画，我以为还是极有意义的。因为对于新鲜色彩的感觉也就是向敏锐方向进展的感觉。我很早就考虑过障壁画完成后的事，我一方面希望更深入探求水墨的世界，也比以前更重视色彩的作用。我并不以为这两者是矛盾的，毋宁说由此而产生的紧张感使得我的精力能够持续下去。我认为这是幸运的。

前年着手筹备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办的展览会也决定下来了。4月26日至5月20日，6月1日至7月8日，分别在东柏林的阿尔蒂斯·莫塞乌姆国立美术馆和拉伊普契黑造形美术馆展出。我们夫妇4月20日离开东京，乘飞机去柏林。

我们受到美术馆和文化部有关人员的欢迎，随后进入亚历山大广场的希塔特·柏林饭店。从第二天起，到阿尔蒂斯·莫塞乌姆指导展品的陈列。展览会场很轩敞，各个房间也很宽大，顶棚很高。《京洛四季图》、《1950年作〈路〉以后的代表作》、《皇居宫殿壁画〈黎明潮〉的试作》、《唐招提寺障壁画〈山云〉、〈涛声〉试作及其有关作品》，分成以上若干组，并选定了房间。我和陪伴展品先行抵达的日本经济新闻社的盐川裕尔先生、近代美术馆的尾崎正明先生一起决定展品的场所。阿尔蒂斯·莫塞乌姆的人们给予了热心帮助。

午餐时从餐厅窗户眺望，菩提树大街战后新植的菩提树林阴道的对面，可以看到将东、西柏林分开的勃兰登堡门。那里位于我眼下坐着的地方的西端，距离很近，但感觉遥远。当晚，在菩提树饭店，柏林国立美术馆总长德克拖·

巴尔特盖教授举行宴会招待我们。他诚恳地说，他很想为国家画廊收藏一件展品。

到达柏林的第三个晚上，在柏林歌剧院观看了莫扎特的歌剧《魔笛》。这座令人怀念的歌剧院，外观上不必说，就连内部也照过去的样子加以改建了。星期天早晨，排队购买了学生优待入场券。要是在称为"顶棚栈道"的地方观看，会感到剧场更加广大，这回却是二楼正面的座席，比以前要狭窄得多。《魔笛》的舞台设计、表演既古朴又富现代气息，很有意思。观剧之后，走出大门，正对面的芬巴鲁特大学(以前的柏林大学)一派通明，依然是往昔的景观。我站在夜气湿润的柏油马路上，想起了四十五年前的往事来。

圆城寺会长和安达馆长也到达柏林，德国方面为之举行了欢迎晚宴和记者招待会，电视台和电台进行了采访。日本大使馆也举办了招待宴会，一连忙了几天，眼看着迎来了20日开幕这一天。

开幕式和日本大异其趣，来客坐在会场内第一室《京洛四季图》连作广阔的展厅中的一排排椅子上。人数要比预想的多得多。首先由阿尔蒂斯·莫塞乌姆的宁代尔馆长作热情的致词，然后柏林音乐大学四人演奏家分别用小提琴、大提琴、黑管和风琴演奏维维蒂、亨登尔和巴赫的曲子。

接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演员用德语朗诵我的散文诗《听泉》。下面是霍夫曼文化部长讲话，圆城寺会长、安达馆长、中尾大使和我等讲话。开幕式以后，全场巡视一周。4时开始，6时结束，时间相当充裕。

当夜，文化部部长在共和国宫举行招待宴会，霍夫曼部

长作了十分幽默的讲话,大家兴高采烈共进晚餐。

就这样,开幕式顺利结束,其后,电视、广播和报纸作了大量报道,展览会幸好获得了众多观众,反响很大。

“他的自然哲学和泛神论的把握是同德国浪漫派的世界观相通的。对于他来说,风景是象征的世界,是冥想和精神统一的对象,是生成、毁灭、生成这种循环往复的自然直接而具体的体验之场所。”(《诺伊斯·多伊切兰特报》)

“这些风景把从自然获得的印象作为基础,但决非来自特定场所的记忆,他想把观察和描写所获得的感动传达出来(而且,这也是可能的)。可以说这些都是由于对泛神论的祈念而形成的。这种对于自然的虔敬,将他的艺术和日本的神道与欧洲浪漫主义相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从这种深沉安谧的作品中发现彼此心灵相通的路径。”(《诺伊艾·茨阿杜报》)

这里译出的两篇评论的摘要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神道”这个词儿。这虽然使人有些意外,但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开幕式第二天早晨,我同安达先生一起离开柏林,到南边广漠的田园和幽深的森林风景中跑了一趟。约两个小时抵达多累斯顿,在奈维饭店休息一会儿,参观了阿尔台·玛伊斯塔美术馆。在该馆馆长德克塔·玛雅夫人的陪同下,观赏了拉斐尔的《圣母耶稣像》、季罗塞内的《睡眠的维纳斯》、丢勒的《年轻男子的肖像》、伦勃朗的《和萨斯克亚在一起的自画像》等名作,同时看到了蒙特涅、蒂茨阿诺、友托里乔、赫尔拜因、维·艾克,尤其是弗梅尔的两件作品,

这些优秀之作使我很感兴趣。

此外，还在格吕内·盖维伯美术馆看了查克森王室的珠宝展览，和圆城寺先生会合，并在多累斯顿郊外的古罗塞·泽多利茨森林之城的餐厅里用餐。翌日，参观诺伊·玛伊斯塔美术馆，在日本见到的弗利德里希展览会上的展品，有许多是这里的收藏品。

访问了位于湖岸上的狩猎之城莫里茨·布鲁克和易北河畔的极富东方趣味的皮尔尼茨宫。在市内的圣十字架教堂，听了晚礼拜的音乐，唱的是莫鲁斯贝尔卡(1889～1971)的合唱作品。我离开日本前夕，听了正在访日的这个教堂圣歌队的《马泰受难曲》，甚为感慨。这一天却是丁林根学院合唱团演唱的，我同样受到感动。

第二天早晨，离开多累斯顿去麦森。我年轻时访问过多累斯顿，对集巴罗克建筑之精粹的这座美丽的古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如今，亲眼看到战争使这座古都蒙受极大破坏的情景，心中感到一阵难受。

去麦森途中，看到易北河沿岸美丽的风景，我的心稍稍轻松了一些。尤其看到河岸丘陵上的葡萄园，看到富丽堂皇的古城和大圣堂耸峙于古朴的红砖瓦建筑群中的情景，心情仿佛得救般地变得愉快起来。

我们首先访问的是阿尔布来赫托城，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后半叶，城内建有许多陶瓷工厂。欧洲制陶历史最悠久的麦森陶瓷制作方法保有严格的秘密。大圣堂位于原来洛马来斯克圣堂的所在地，是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建立起来的哥特式建筑，内部的墙壁上有奥特一世及其嫔妃等13世

纪优秀的雕刻作品。

我在有名的麦森陶瓷器博物馆，参观了1710年以来陶瓷制品的大型展览，还看了制陶过程的现场表演。

在麦森同安达先生告别。同时也跟自到柏林以后一直担任翻译的庞迪小姐告别。我们夫妇只随一辆车子和一名司机继续旅行下去。首先去被称做“查克森的瑞士”这个地方。过了皮尔那城，沿着台地状的广阔地带行驶，逐渐看到了远方一排排具有特色的山峦。车子沿易北河峡谷下行，不久抵达河岸上的巴特·山大城。

这座城是这个地方著名的疗养胜地，城镇虽然极普通又狭小，但朴素而又闲静。欧洲的疗养休闲地区，首要条件是有益于健康而环境幽静，这里也显示出这样的特点。

翌日，在附近一位画家哈塞先生的陪同下离开饭店。到了丘陵地带，便看到遍生百合的山峦。这地方的山峦，在起伏较为平缓的台地上，随处都能见到类似巨大的帽子状的地形，侧面虽然陡峭，但顶部多呈平缓之状，坚实地栖息于大地之上。

沿着可以俯瞰波莱茨谷山脊上的道路，到霍克·修坦因的山城遗址去。走过陡峭山谷上的石桥，站立在山城遗址狭窄的平地上。冷雨降下来了，周围薄暗，风声猎猎。据说这里是威巴在歌剧《魔弹的射手》中获得“狼谷”这一意象的地方。第二幕结尾，夜间，在阴惨的山谷里，两个猎手在恶魔声音的引导下铸造魔弹，这是歌剧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场面。现在，看到这个霍克·修坦因的“狼谷”，同舞台上的情景颇

为相似。

接着，到附近的洪·修坦因去巡游。这里是面临山谷的古城，保留着古老面影的房舍，教堂的尖塔，背后的山峦……所有这些都是中世纪宗教画和人物画背景中时常出现的风景。

吃罢中饭，去看巴斯泰的山峦。在森林中下车，沿小路前进，来到可以眺望山峦的地方。眼前是直立的岩石的峭壁。这是以神的巨手将无数岩石堆积起来，随意构筑的伟大的纪念碑吗？远景上高耸着“百合之山”和“帝王之山”，那里有连绵的丘陵。易北河泛着银白的光亮。

次日到凯尼赫·修坦因（“帝王之山”）去。这座山和“帝王”这一名称很相符，高大的城墙是利用险峻的岩壁建筑而成，山顶建有城堡。

山中有开凿岩石建成的电梯，我们乘这电梯到达城墙上头。转了一个大弯的易北河水，河岸上建有一排排红瓦房的“帝王之山”城，就在眼下。“百合之山”等峰峦耸峙，绿色的丘陵地带，针叶树的森林，对面波希米亚群山遥遥在望，气势雄伟。

一大早离开巴特·山大城，花三小时到达莱比锡，立即到造型美术馆去，会见了馆长达克塔·维克拉教授。继柏林之后，从6月1日到7月8日，要在此地举办我的作品展，日本经济新闻社的盐川先生和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的尾崎先生，也从柏林赶到这里进行商谈。维克拉馆长表示，他一定为展览会竭尽全力，对此次展览他抱着衷心的喜悦和期望。

现在莱比锡展览会结束了，回想起来，我深感柏林国立

美术馆总长德克托·巴尔特盖教授和这位维克拉馆长是我艺术上的知己。

旅行的日程全部排满了，我想尽早到各个展厅去转一转，把展品分配一下。墙面过于广阔，馆长把每一件作品都陈列得很有余地，希望能使作品前的每个观众都有充裕而宁静的时间。在日本无法做到的陈列方法，在这座展馆中却是可能的。

这座美术馆不是王公贵族的去处，而是市民的消闲所，虽然名作很少，但也集中了15世纪以来德国的奈达兰德，意大利绘画中的库拉那哈、巴尔登葛、温德尔·温德、伦勃朗、拉斐尔，直到弗利德里希的众多优秀之作。

自莱比锡去诺姆堡。建有四座高塔的大圣堂耸立着，周围是保留着古趣的房屋。这是一座值得纪念的13世纪的建筑。促使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访问这里的是一位久想见面的美丽女性的姿影。

进入圣堂，首先进入第一内厅，东西之间有间隔，西侧有里墙和柱子，分别悬着四人八体的雕像。其中边境伯艾肯哈尔特二世的乌塔妃的像，是我自年轻时留学德国以来最为向往的女性。雕像的优秀自不待言，而且表现了女性的温柔，并且是活生生的艺术。整个雕像宁静自然，使人切实感到一种内部生命的充实感。

从诺姆堡向北是平坦的大道，夕暮将近，抵达库维特林堡。

翌日早晨，在小鸟的鸣啭声中醒来。时针才指着5时，立即起床出发。薄雾溟濛，是个令人舒心的早晨。

沿着旅馆前的小河，穿过高大的菩提树林阴大道，从石板路攀登到建有两座尖塔的教堂和城郭的修罗斯堡。正如所想象的，这里完全是中世纪时代低矮的木结构房屋，一排排并列于狭窄道路的两旁。古风的街灯在街角放射着淡白的光芒。朝阳透过雾层，明朗地照耀着。

住在这座城里的画家莱维凯先生前来陪伴我，我们乘车去哈尔茨山地。高耸的丘陵之上犬牙交错的岩石重重叠叠，现出可怖的景观。这里就是魔山的入口吧。

“这是恶魔的城墙。”莱维凯先生指着说。

不久，便沿着水流激越的包蒂河进入溪谷。两岸高耸的山石直逼眼前。陡峭的花岗岩悬崖的顶端，一方是“魔女的舞场”，一方是与此相对的“马的足迹”的著名传说的发源地。我们沿着山路向“魔女的舞场”前进。下雪了。站在“魔女的舞场”上，先前走过的包蒂河远远在足下的谷底流淌着。对面隔着山谷的绝壁，在雪雾中时隐时现，看上去更加壮美。歌德《浮士德》中的“瓦普尔基斯之夜”一节里甚为熟悉的布劳金山，当在这个地方的西边。据说今年因积雪很深，无法登临。

回到库维特林堡，走在城里，越发感到这里才是真正的古都。过去我所看见过的众多的所谓古都，在完好的保存上很少有令我感到惊奇的。然而，这个城市的气氛稍有不同。从整体的风貌上，这座城镇很少显现出供人观光的意图，无论是广场还是道路，都极为自然，极为静谧。行人和车辆稀少，仿佛这是一个被时代完全遗忘的城市。

访问山城的圣塞尔维提乌斯教堂。据说这是由罗曼奈

斯克[1]的巴吉利卡[2]在14世纪改建成哥特式的，两座尖塔19世纪又进行大幅度的改造。

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建成的城堡，现在辟为美术馆。在那座被称为“巴罗克厅”的大厅内欣赏了音乐会。在等待开演的当儿，我眺望着窗外暮色苍茫的古都连绵的房舍和随处高耸的教堂的尖塔。今晚，距这座城镇不远的布兰肯堡的台来曼室内管弦乐队，将演奏巴罗克音乐。曲调和演奏都很优美。尤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演奏低音大提琴的那位天真烂漫的女子。

从音乐会归来，路过莱维凯先生家。在轩敞的客厅里同夫人谈话。夫人的叔父就是那位有名的“原始画家”艾伯特·恩拜尔特。

离开库维特林堡，接着驱车向北去麦克伦堡湖沼地带。

在坦葛明台观看了美丽的城门和市政府大厦。来到这里，看到建筑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德国北部特有的红砖瓦的建筑物。在稍前方的修坦达尔也是多富变化，那城门的塔似乎没有骨架。从这里向正北方有道路相通。我们逐渐进入波罗的海沿岸的麦克伦堡地方。

下榻于穆利茨大湖北岸度假村的库林库饭店。住在附近的来维尔的画家辛柯先生说，这一带是自然保护区，有的地方不许常人进人，最好请穆利茨地方博物馆一个名叫瓦

---

① 法语romanesque,日耳曼系中世纪美术的样式。
② 古代罗马用于法庭和公众会堂的长方形建筑。

莱的人做向导。

第二天，在这人的陪伴下走出旅馆。来到湖畔，在一个闲人免进的小小半岛上，参观今已濒临灭绝的欧洲种野牛的饲养场。这使人不得不联想起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壁画，那具有迅猛力量的伟容表现得多么逼真啊！

古拉鲍赫非村庄农家的烟囱上有鹳鸟的巢。玛赫那湖畔的丘陵有古柏数株，劲健的巨干，刚毅的枝条，仿佛蕴含着许多苦恼而挺立着。道路稍微升高一些，我的面前豁然开朗。一株巨大的柏树截断远方绵绵山岭的棱线耸立着。静穆的天空向广漠的地平线扩展开去，似乎在倾听地面上的万物虔敬的祈祷。

附近，被称为巨人冢的巨石堆和丘状古坟散在各处。这是史前的遗迹。向远方无限绵延的丘陵——完全是卡斯帕·戴维德·弗利德里希绘画的主题。麦克伦堡就是他的故乡，从这里再向东北，面临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格拉菲斯瓦尔特是他的出生地。

归途上路过布兰登堡，尽量选择荒地和森林中的路径。几头野鹿横穿过道路，野兔奔跑，天上可以看到鹰的雄姿。以穆利茨湖为中心的数不清的湖泊，和幽深的森林一起，成为野鸟、野兽的住处，得到了保护。

在新布兰登堡，正在举办辛柯先生的“个展”，他的专攻是版画，练达而锐敏的素描表现力和明朗而幽默的风格，具有和谐一致的魅力。夜里，我应邀到他家里。他夫人是小学教师。此次旅行对于我来说是很难得的，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画家陪伴，虽然时间很短，但都能一同亲切交谈，有了接

触生活的机会。地方文化，各自发展了自己的个性，没有一切都向大城市看齐的倾向，我认为这一点是好的。

第二天，再次到有高大柏树的地方去写生。这一带，我想多呆一些地方，从容地进行写生。

回到柏林，到从前相约定的艺术大学讲演。外务省摄制了关于我的艺术和生活的纪录电影，这回给大使馆寄来了德语版的片子。首先上映电影，接着我讲了三十分钟，谈了我小时候来柏林留学的理由，自己对于东西方的认识，还涉及到日本美术的特征。我说的是从前学过的没有过关的德语。讲演一结束，伴随着掌声，有人送我一束玫瑰花。窗户玻璃上贴着绘有太阳旗的讲演会的广告画。

归国途中路过哥本哈根，下榻于夏洛劳台伦德森林中的斯克利达库龙饭店，面对着刚刚抽芽的林木写生。森林树阴里像下了雪似的，开放着一片白色的野花。

回到日本，休息了一阵子便投入唐招提寺障壁画的实际制作。旅行前就着手准备的1/5的试作也完成了，但浓淡的色调作了几次调整，考虑到构图有可能变更，是在底色较为厚重的纸上绘制的。进入实际制作时是采取了一气呵成的办法，即先薄薄地打了底色，不像试作那样反复涂染淡墨，也就是一次性完成。今后必须无间断地埋头于这一项工作，而且首先要精神饱满，充满自信。

《旅环》决定就此搁笔。旅行的圆环本来就是一生行走的轨迹，扩大也好，缩小也好，只要我活着，今后也不会有

休止的时候。我有个习惯，每旅行到一个阶段，就考虑："到这里可以了吧。"这本《旅环》的第三部分，开始写于1975年春天，唐招提寺障壁画第一期工程完成之时，我所走过的道路，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我自身希望《旅环》能具备向心力，不断向圆心缩小。

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两种向不同方向作用的力，怎样才能保持均衡，这也许是贯彻一生的问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旅环
作者＝（日）东山魁夷著　陈德文译
页数＝１４３
ＳＳ号＝１１１０５０３５
出版日期＝１９９９年０８月第１版